THE EASTERN MISCELLANY

東方雜誌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 藏書

第二十五卷 第十三號



民國十七年七月十日

Vol. XXV, No. 13 July 10, 1928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General Sales Ag nts: The C 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投稿簡章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意見其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及地點詳細敘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 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乙) 酬書券或本雜誌

(丙) 尤有關係之稿特別從優議酬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類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八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倘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認不致酬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 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東方雜誌社收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十日初版

編輯者 錢智修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印刷所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及大書坊

定價表

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零售 每冊定價一角二分半 郵費 國內二分 國外八分

預定

時期	冊數	書價連郵費 國內	書價連郵費 國外
全年	廿四	三元	四元六角
半年	十二	一元五角五分	二元三角五分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爲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廣告價目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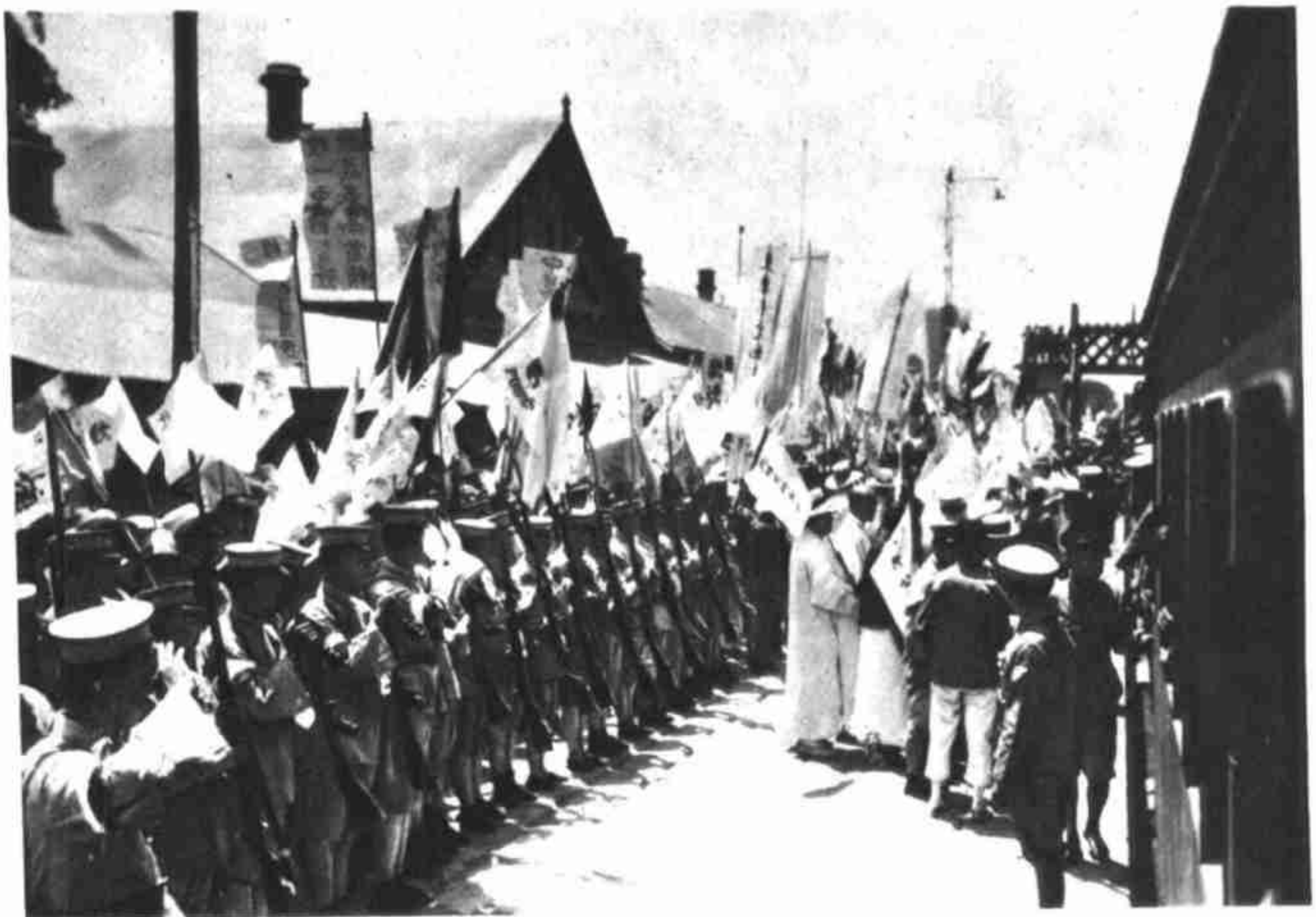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正 又首篇之對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上等	圖畫中及首篇以外正文前後之對面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三十二元	十八元	十一元半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 (一)定單號數 (二)定戶姓名 (三)在何處定 (四)原寄何處 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北平歡迎蔣總司令(一)



(上)北平民衆團體在西車站歡迎蔣總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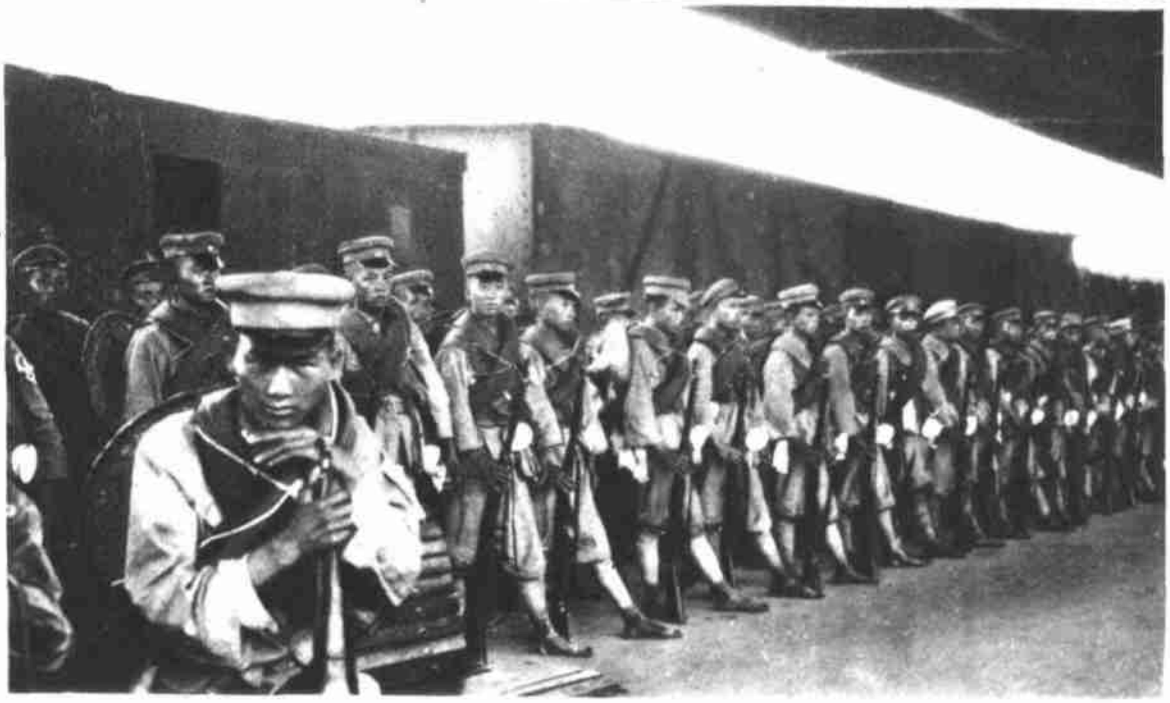


(下)與蔣總司令同往北平受民衆歡迎之李總司令

北平歡迎蔣總司令(二)



西車站月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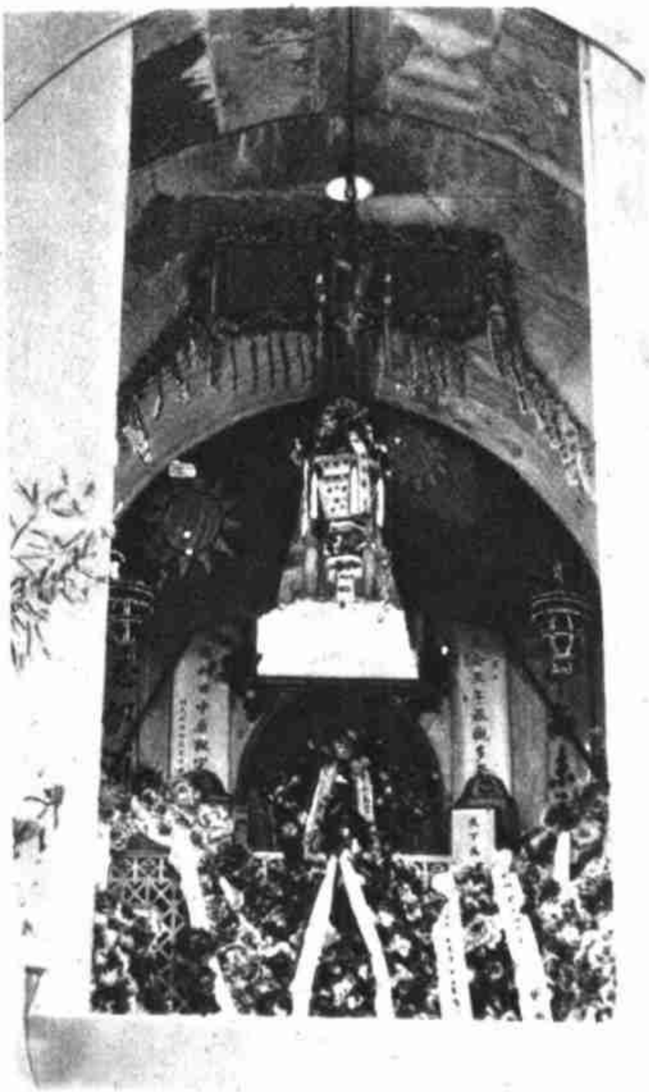
蔣總司令之衛隊



西站門公安局中之休憩室

碧雲寺祭告總理(一)

總理靈前





致祭人員

讀祭文



碧雲寺祭告總理(二)



馮總司令啟視靈柩



致祭後蔣馮閻李四總司令合影

(前列自右至左　李蔣馮閻)

平津慶祝北伐勝利大會(一)



北平天安門前之綵牌樓



北平慶祝大會到會之民衆團體



北平慶祝大會之講演台

平津慶祝北伐勝利大會(二)



北平慶祝大會盛況一



北平慶祝大會盛況二



北平慶祝大會盛況三

平津慶祝北伐勝利大會(三)



天津慶祝北伐勝利暨歡迎蔣總司令大會



天津慶祝北伐勝利大會中之講演與聽衆

(此二幅為中國攝影學會周誦先君所攝)

南口陣亡將士追悼大會



南口陣亡將士追悼大會之盛況

蔣總司令馮總司令李總司令均參加



演講時之馮總司令



主祭時之馮總司令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
第十三號

民國十七年七月十日發行

插圖

北平歡迎蔣總司令……五幅
碧雲寺祭告總理……五幅
平津慶祝北伐勝利大會……八幅
南口陣亡將士追悼大會……三幅

國際

▼法國大選後的衆議院與內閣……頌華（一）
▼美國兩大黨選出的總統候選人……頌華（二）
▼南斯拉夫與意大利互相仇視的風潮……頌華（四）
▼大克那亞里加問題之解決……育幹（五）
▼新土耳其財政上改良的設施……頌華（七）
一個具體的兵工政策……陸世益（九）
■世界上有多少書……湯德衡（一二）
向左轉的德意志國會選舉（柏林通信）……葆真（一三）
南京都市美增進之必要……陳植（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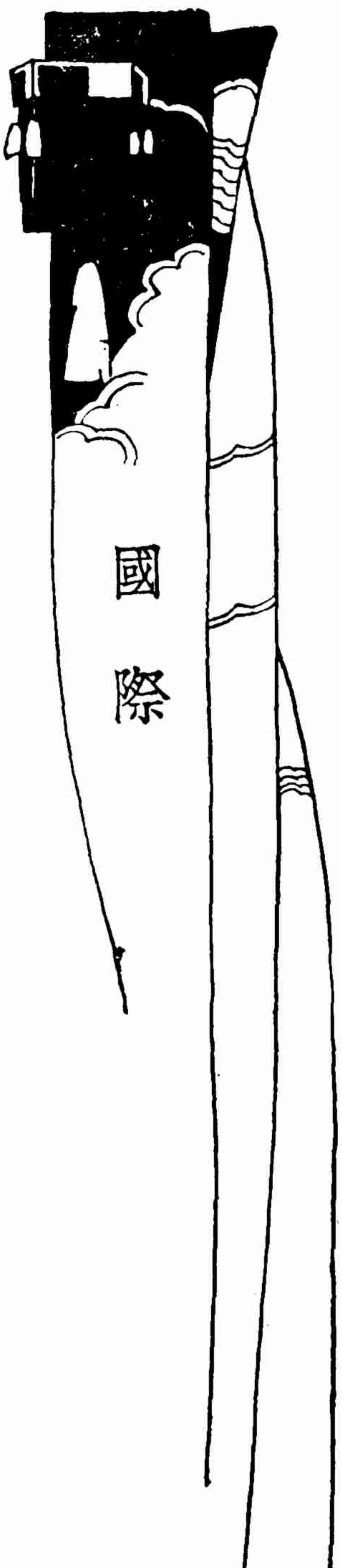


世界論壇

關於蘇維埃政治形式與西方文明關係的論辯……（四三）
□肯定的意見……倪　林　□否定的辨論……羅　素
□肯定的駁詰……倪　林　□否定的駁詰……羅　素
關於民治主義成敗問題的論辯……（六〇）
□代議政治之破產……威廉第二　□意大利爲什麼不行民治……慕沙里尼
□民治主義的成功……瑞　紀　□歷史家對於兩位獨裁的批評……涉特威爾
今後政治學應走上自然科學的途徑……宓賢弼（六九）
■最近國內外世界語運動概况……幼　雄（七四）
五百年前中日交涉之一幕……鄭鶴聲（七五）
莫利耶的研究……董家濼（八五）
■紐約省的汽車多如牛毛……逐　初（九七）

新語林

麥加城與內志國王伊平沙特……哲　生（九九）
光明與文化……微　知（一〇五）
草木有知……微　知（一〇七）
世界接吻的風尙……彭兆良（一一〇）
老鼠是人類的大敵……逐　初（一一三）
Château-Thierry 通信（小說）……爲　容（一一五）
■權度標準……（[illegible]）
甘酒（小說）（日本加能作次郎著）……黎烈文（[illegible]）
時事日誌……（一三一）



法國大選後的衆議院與內閣

法國衆議院選舉的結果，樸蔭凱賚派得有四百左右最多數的票大佔勝利，本誌今年第九號國際欄內法國大選舉揭曉一文講過了。如今我們再根據外訊，將改選後各黨在衆議院所占的席數以及內閣的人選分述於後。

改選後各黨在衆議院所佔的席數，自右至左，依次列舉，有如下表：

保守主義者（Conservatives 大都是保皇黨員）	一五
共和民主黨及民主黨黨員（Republican-Democrats and Democrats）	一六二
左派共和黨員（Left Republicaus）	九四
激進黨員（Radicals）	六四
共和社會黨員（Republican Socialists）	四六
激進社會黨員（Radical Socialists）	一一〇
社會黨員（Socialists）	一〇一
共產黨與共產社會黨員（Communists and Communistic Socialists）	一六
亞爾薩斯自治黨員（Alsastian Autonomists）	三
黨籍不明者	一

衆議院議席總數計六百十二席

我們看了上表，覺得亞爾薩斯自治黨黨員有三人當選爲議員，倒亦是一件頗堪注意的事實。因爲在亞爾薩斯與勞倫，近有自治運動發生，足使法國的當局頗感不安。（參觀本誌本年第二號國際欄亞爾薩斯勞倫的自治運動一文。）不過法總理樸蔭凱賚於五月六日在梅次（Metz）演說的時候，提及亞爾薩斯與勞倫的問題，曾說：『法國堅決不讓勞倫與亞爾薩斯脫離法國。法國對於該兩省創建中立或自治國的提議，決不能予以同意。』所以我們預想亞爾薩斯自治黨三個得占衆議院議席的黨員，雖萬難有所作爲，以達該黨終極的目的，然在衆議

院裏至少亦可助長反對樸蔭凱賚各黨派幾分聲勢，以洩該黨鬱抑不平之氣。

至於改選後的內閣，內閣總理不消說，仍舊是樸蔭凱賚，因爲選舉的勝利歸於他的與黨。財政部長由總理自兼。外交部長仍是白里安，未曾調動。其他各部的部長如左：

司法部長　巴爾都（Louis Barthou）

陸軍部長　班樂衛（Paul Painleve）

海軍部長　李樹（Georges Leygues）

教育部長　哀理歐（Edouard Herriot）

商部部長　Maurice Bokanowski

公共建築部（包括交通）部長　Andres Tardieu

養老俸給部部長　Louis Marin

農部部長　Henri Queuille

殖民部長　Leon Perrier

內務部長　薩勞特（Albert Sarraut）

勞動部長　Andres Fallieres

樸蔭凱賚於這次大選舉所以能很得選民的信仰，獲得勝利，最大的原因恐怕是在他能用政治的手段來整理財政，使佛郎的匯價漸趨穩定，使名副其實的金本位漸漸恢復。不過現內閣對於財政方面仍有許多難題。就目前而論，償還美債是個比較上嚴重的問題。前老虎總理克萊孟沙氏宣稱法國既不願意且又不能返還美債四十萬萬美金。話雖很是率直，但於實際上徒足引起若干糾紛，而於事無補。法國一方面要還債，一方面支出多於收入，財政上實猶未可樂觀。樸總理自兼財政部長，其於財政上所採的治標的方法，乃是發售德國逐年交付賠款的債券，用以填補不足，並償還一部分的外債。今後他對於財政上有無積極治本的方法，使法國財政的基礎安穩，使一般民衆滿意，卻是頗堪注意的一個問題，同時亦是與他內閣命運久暫很有關的一個問題。（頌華）

美國兩大黨選出的總統候選人

歲月不居，美國每四年一度的總統選舉快要舉行了。今年十一月的第一個星期二（即六日）美國的選民又要選舉「選舉總統的候選人」，由這些人於明年一月第二個星期的星期一投票改選總統，而新總統將於明年三月四日就職了。美國共和民主兩大黨照例於事前各開黨大會推選候選總統的人物，以便選民有所抉擇。選民雖不直接選舉總統，而總統的候選人是由兩黨黨會推選的，但選民多選那一黨黨員爲「選舉總統的人」，則那一黨便勝利。故改選總統的實權，其實還是在選民手裏。否則兩大黨何必要預先各選能夠博得多數選民信仰的總統候選人，並預先積極宣傳運動，期得選民的援助，以求最後的勝利呢？只要看兩黨都要於選民身上用十二分的工夫，而於「選舉總統

的人們身上無須多方運動，就可見改選總統之權操於選民了。

如今共和黨已經在六月十四日推選出商務部長荷佛氏（Herbert C. Hoover），民主黨於六月二十九日推選出紐約州州長斯密斯氏（Alfred E. Smith）為總統的候選人了。副總統的候選人，兩黨亦已選出了。民主黨所推選的副總統是個很得人望的法學者，現為上院議員的羅濱孫氏（J. T. Robinson）；而共和黨所推選的，也是一個在上院頗有勢力的議員古爾蒂士氏（Charles Curtis）。這些人都能得到一部分選民熱烈的擁護。惟因美國的副總統須俟總統缺位或因重大事故不能視事，才得行使總統的職權，平時不過為上院的議長，沒有什麼大權。故一般人所最注意的還是總統的候選人。

現在兩黨所選出的總統候選人，彼此很有許多相似之點。以年齡而論，斯密斯氏今年五十五歲；荷佛氏今年五十四歲。彼此相差僅一歲。就他們早年的家況而論，荷佛氏不到八歲，便失怙恃，他是由叔父維護成人的。他因幼年家境困難，故在求學時代，常常兼做些生利的工作。到了成年，經過了奮鬥的生涯，才入政界，露其頭角。斯密斯氏亦幼年喪父，家境清貧。他不能不很早的離開學校，做謀生的工作，以減少他母親經濟上的困難。只因他有辦事才，故投身政界之後，能著深得民心的政績。這樣看來，美國的政側和政黨雖有缺點，然像荷斯兩氏，幼年雖非常困苦，只因他們都肯奮鬥，都有才能，遂都能一躍而為總統候選人，實與平民政治的原則，很相契合。這是我們值得注意的。

荷佛與斯密斯所以能受人尊崇，完全因為他們有卓越的政績。荷佛氏做過礦山技師。他曾受英國礦業公司之聘，赴澳洲茹苦含辛的踏勘礦苗，經營礦務。故英皇曾授他爵士（Knight）的勳位。大戰之際，他任救濟比法災民的事，成績很好，頗受比法等國人士的歡迎，得到了外國政府所贈的金牌，計共八個。後來他在本國為戰時食料品總管理，繁治劇，措施得宜，人民蒙其惠澤，聲譽由是鵲起。自一九二一年起，一直到現在，他為商務部長。商務部經他一番整頓改革之後，摩擦減少，效率大增，而且還以統計材料，新聞消息，供給商界。一般商民莫不稱便。斯密斯氏起初做過某漁業公司的書記。後由於人的汲引，服務於公共機關。他在法庭當過職司，並做過州議員。那時，他得到了許多關於司法立法方面的經驗。他自被選為紐約州州長之後，就將該州行政權集中，剷除了許多積弊。於是政通人和，全州州民對他，深為愛戴。今番兩黨所以推選他們為總統候選人，就是因為他們有這樣卓越的政績，足以號召選民的緣故。

民主黨前總統威爾遜氏是個學者式的，富於高遠的理想的大政治家。如今該黨的總統候選人斯密斯氏，卻是個富於經驗的實際政治家，不是個學者，也不是個理想家，與威爾遜完全不同。荷佛氏訥於言，敏於事，亦以才幹勝，不以學理勝。兩氏的被選為總統候選人，從消極的方面看來，我們覺得美國國民最近的心理，好像是重現實而輕理想，揚立功者而抑立言立德的學者，未免美中不足。但從好的方面看來，選舉總統

的實權，因是操在選民，故兩黨所推選的總統候選人，不能不投選民之所好，足見平民政治的精神，在美國是十分發揚的。此外，舊教徒是否得為總統的問題，或者這次總統選舉的結果可以給我們一個答案。何以故呢？斯密斯氏的祖先，是愛爾蘭人，故他是信奉舊教的。在美國新教向來很盛，自從開國以來，從未有舊教徒做過總統。將來斯密斯氏如果當選為總統，則美國要開一個舊教徒做總統的新例了。

講到最近兩黨宣佈的外交政策，民主黨反對共和黨政府干涉尼加拉瓜選舉的政策，主張許非律賓獨立，並不干涉任何各國的內政。共和黨主張不參加國際聯盟，對中國不干涉，不妨害非律賓獨立。對於東亞謀平和經濟關係的增進。我們料想，未來的總統，如果斯密斯當選，美國的外交政策或者於表面上稍有若干的變更，亦未可知；不過根本的方針，必定仍舊是前後一貫的。大凡政治已上軌道的國，外交上的根本方針，無論何黨執政，總是承襲以往，沒有根本變動的。美國如何能獨為例外呢？至於對內的政策，民主黨主張嚴厲禁酒，主張縮減內國稅，並實行入口稅則，以期維持美國勞工較高之生活。共和黨亦主張減稅，並厲行保護關稅。對於禁酒，共和黨並未公然反對，依此而論，兩黨對內對外的政策，可謂大致相同。惟因兩黨之中，何黨對選民宣傳政綱，能夠說得較為動聽；一般選民到底受何黨宣傳的影響較甚，現在還沒有分曉。故總統選舉的競爭，尚未知在最後的五分鐘鹿死誰手？（頌華）

南斯拉夫與意大利互相仇視的風潮

五月下旬，南斯拉夫與意大利兩國的人民，互相仇視，形勢頗為嚴重。據五月二十九日路透社的羅馬電訊，駐貝爾格拉特（Belgrade）意使奉到本國政府訓令，向南斯拉夫政府為了南斯拉夫發生仇意行動提出抗議，並要求立即有滿意的答覆。同日該社意大利米蘭城電訊，學生擬在該城南斯拉夫領事館前作示威行動，但為保護領署之兵警所驅散，警察傷二人。五月三十日該社羅馬電訊，南斯拉夫政府已依從意使昨日所提出之要求，允即取締仇意行動。但同日該社貝爾格拉特電稱，昨晚（二十九日）此間又發生仇意行動。學生置放障礙物以阻騎警。警察乃用皮帶向學生澆水，學生則投以磚石等物。於是警察始用刺刀衝擊，繼又開槍。又訊官場戒備雖嚴，是日（三十日）仍有仇意示威行動。當巴黎劇團在國家大劇場演劇閉幕時，觀客大聲歡呼法蘭西而辱罵意大利。其中大部為學生。其時南斯拉夫外相與法使同廂觀劇，至此乃立即走出。其後示威者齊集於劇場之外，旋為警察驅散。他處亦有示威行動發生，均被警察干涉解散。貝爾格大學已閉門三日云。

現在要問：兩國間為什麼接二連三的發生這樣不平的事情呢？其中原因是很複雜的。就其比較上重大的原因而論，意國與亞爾巴尼亞締盟，欲以和平的方法蠶食該國，足使南斯拉夫的人民心懷不平，且起恐

慌，乃是一個間接的原因。又南斯拉夫與意大利於一九二四年訂過一個「親善的條約」(Pact of Friendship) 該約於本年一月滿期後彼此承認再延長牠六個月。現在意大利拒絕繼續該約。除非南斯拉夫批准納多拿 (Nettuno) 條約，沒有商量的餘地所謂納多拿條約，乃是協定關於處理在阜姆 (Fiume)，柴拉 (Zara) 及其他中立地帶意僑的辦法的條約，南斯拉夫的政府頗有將該約批准的意思。不過克洛脫 (Croat) 族的領袖賴迪溪 (Raditch) 氏對之極端反對，他努力宣傳反對的理由。一般愛國的青年學子，很受他宣傳的影響。南斯拉夫各地因而陡起示威與暴動，而意國各地及在南斯拉夫的意人亦有仇視南斯拉夫對抗的示威與暴行。在柴拉地方的意人甚致持南斯拉夫的國旗當衆焚燒。所以納多拿條約的批准問題，乃是這次南斯拉夫與意大利間所起互相仇視的風潮的直接的原因。

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意政府不以平等待遇南斯拉夫在意國的僑民，足使南斯拉夫的人民切齒痛恨。據南斯拉夫比德哥 (Pinko) 博士說，現在僑居於南斯拉夫的意僑七千人，得自己設立小學校，培植他們的子弟。而在意國的南斯拉夫僑民五十萬人反沒有一個可以教本國語言文字的小學。雖在大戰剛終之際，意政府嘗允許尊重在意國的南斯拉夫人的言語與文化，誰知到了現在，戰前南斯拉夫人在意國所設五百三十二個教他們僑民子弟的學校都被關閉，那些學校的教職員也都失業了。不但如此，南斯拉夫人在意國的結社，如俱樂部，聯合會等的組織，也被意國政府解散了。因有以上的情形，故這次風潮的起來，決非一件偶然之事。南斯拉夫人中有許多人提議將意政府對待南斯拉夫僑民的情形，訴諸國際聯盟，請求處理，但這項提議尚未實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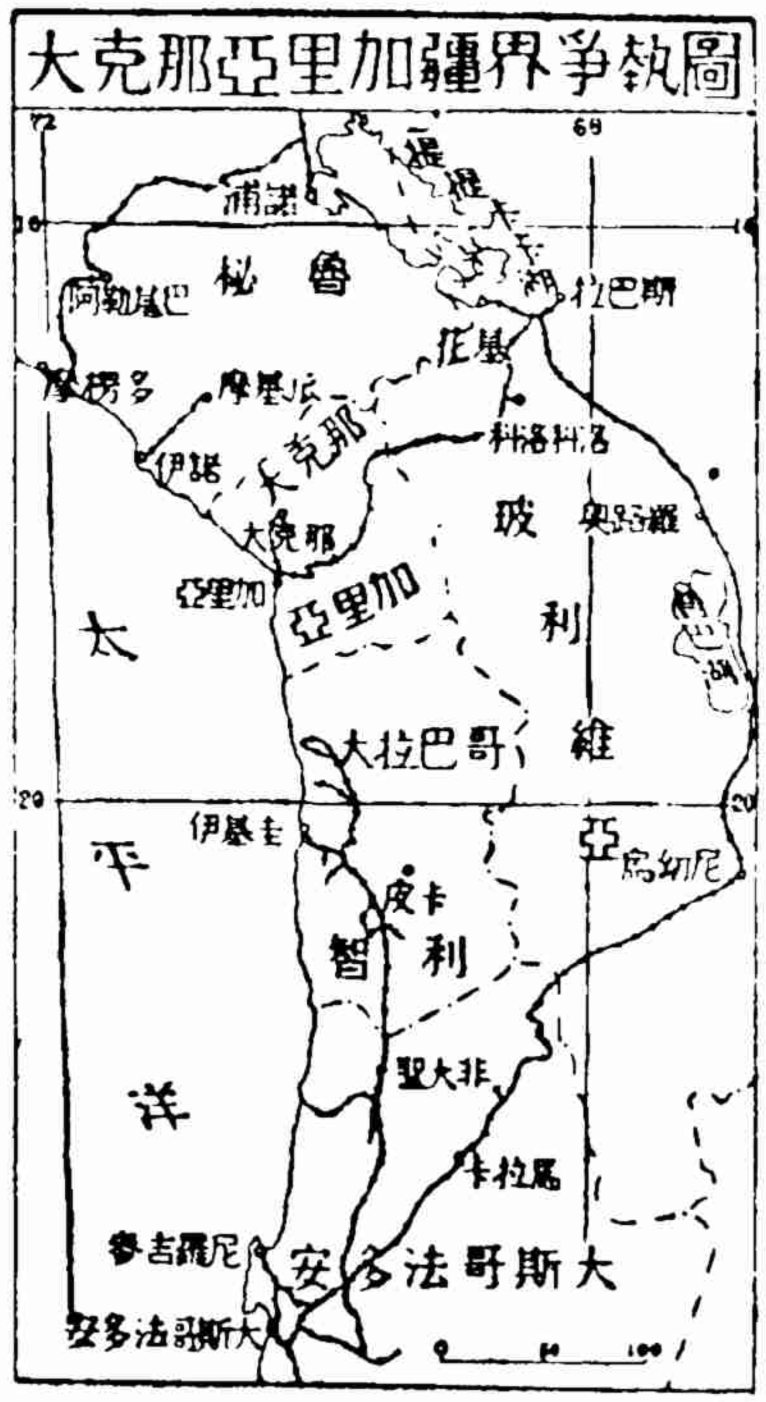
所幸目前南斯拉夫的政府尚能主持和平，而意政府方面態度較前稍形和緩，不事苛求且兩國政府都在那裏防止民間的示威行動，俾問題不致過於複雜。故兩國邦交尚能維持，不致決裂。現在南斯拉夫的外長馬林哥維溪 (Marinkovitch) 正在進行批准納多拿條約的事。他主張用平和的方法與意政府交涉待遇南斯拉夫的僑民問題。故頗反對請求國際聯盟出來干涉這個問題的提議。他以爲除非外交上所有平和交涉的方法，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不必煩勞國際聯盟代爲解決，以傷對意邦交上的睦誼。我們照目前的形勢看來，納多拿條約的批准，多半可以成爲事實。兩國國民互相仇視而起的風潮，可謂已告一個段落。而嚴重的形勢亦復歸於緩和了。可是南斯拉夫青年愛國的熱度，非但未嘗冷卻，而且經過了這次風潮以後，對意仇視的心理，或且更甚。兩國邦交，能否如南斯拉夫現外相的期望，一直維持下去，恐怕還是有些問題呢。(領華)

「大克那亞里加」問題之解決

路透社七月十三日華盛頓電稱：『智利與祕魯兩國，二十年前因大克那、亞里加邊界爭執，斷絕邦交；今因美政府之斡旋，已恢復外交關係。

美國國務卿開洛現希望兩國能籌善法以解決未了之爭端。」這眞是關係南美和平的一件大事。

南美各國這幾年來關於國界的糾紛，比較從前已算少了；現在歷史上關係這樣重大的大克那、亞里加邊疆問題又告解決，不能不算是拉丁美洲的福音！考所謂「大克那、亞里加」問題（Tacna-Arica）的最初發生，還在四十年以前，便是在十九世紀的中期，那時智利秘魯玻利維亞三國的疆界都還未劃得清楚。那疆界原先本是一片荒涼沙漠，所以誰也不會注意；卻不料後來該地硝石漸次爲工商業所重視，應用極廣，因之智利秘魯兩國都想攫爲己有，使有一八七九年的「太平洋戰爭」發生；結果智利大勝，硝石產地也就爲其所佔有，以迄於今。不過智利雖然打了勝仗，秘魯和玻利維亞心裏卻是不服；智利乃於簽訂休戰條約——安松條約時（一八八三）允以大克那、亞里加二地歸當地



人民公決。這塊地方原先本是秘魯領土，秘魯人民自估多數；倘使舉行公民總投票，該地定會要物歸故主的。這樣卻又非智利所甘心。她想到這層，便不免存着悔約的心思，因之兩國國交斷絕了好幾次。智利政府對於秘魯人民時加虐待，秘魯也常施以報復舉動。兩國戰事大有一觸卽發之勢。

後來玻利維亞也加入漩渦。玻利維亞和智利本沒有合作的可能，不過因想由國都建一條通海的鐵路，以爲商業出口地，乃與智利合資進行。智利乃許以和亞里加連絡；玻利維亞爲感恩圖報計，也許智利以安多法哥斯大的地方。這件事卻更爲秘魯所極端反對了。

爲着大克那、亞里加這塊區域而竟至牽動三國的國交，這在拉丁美洲團結的意義上說，是很不幸的事體，所以近年以來，她們自己和姊妹國也都想和平解決。恰巧美國頗有綜攬全美事務的野心，她很想以調人自居，來解決這件事體。不過美國在中南美洲的調停，向來差不多都含有強制仲裁的意味；經她仲裁決定的辦法若不遵行，美國常要強制執行，這是一般拉丁美洲國家所最看不過的事；現在大克那、亞里加的問題，當然也不能除外。近年由美國調停的結果，秘魯及智利兩國公使當於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日在華盛頓簽定一仲裁書及附件，議定會之要款如下：

（1）未能實行之安松條約第三款問題，應聽美國大總統之仲裁；

（2）美大總統應決定在現在情形之下，應否舉行公民總投票；

（3）美大總統倘經決定舉行，則對於舉行之情形有全權處理；

（4）美大總統倘決定不舉行，則智利祕魯對於此決定所發生之情勢可予以討論；同時對於領土事項尚未得最後之協定以前，是區之管轄機關不得有所變更；

（5）如討論不能有所協定，則請美國調停以得到一種協定。

（6）（略）

就上述條文一看，可算毫無結果，不過與美國大總統以極大的仲裁權限能了。一九二三年三月，美國務卿當即通知祕魯智利二國，請其於六個月內陳述情形，如有一國要求延長，得延長二月；此案本已提交美大總統，惟至一九二四年五月尚未決定。現在報上既已說是解決了，想即由於美政府調停的效果。詳情如何，刻下尚未得知。但就國務卿開洛所說『希望兩國能籌善法以解決未來之爭端』一語看來，似乎兩國的糾紛還未曾完全斷絕咧！（育幹）

新土耳其財政上改良的施設

大戰期間，交戰各國莫不增發紙幣，以致財政紊亂。故迄至戰後，她們財政上的整理都很困難，過了好幾年，才有頭緒。有許多國家，不能不利用外資，以圖補救。土耳其本非工業發達富有的國家，而於大戰時却是參加大戰的一分子。大戰告終，別的交戰國都停戰議和，而她則仍在交戰狀態，因爲希臘和她打仗，國內又起革命。故她於財政上實在比較歐洲參戰的各交戰國還要困難。因此早有人推測，新土耳其如果不借外債，財政上的破產終是難免的了。但是革命後的新土耳其至今尚沒有借外債，究竟她的財政情形怎樣呢？我們讀了她財政部長 Saracoglu Shukry Bey 於四月十八日發表的演說詞，以及根據外訊，考了她最近的財政狀況，不但明瞭對土耳其財政不免破產的推測是不確的，而且還覺得她財政上因有種種改良，故以後尚有漸入佳境的可能。

照她財政部以前公表的統計，土耳其於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間財政上的贏餘達三、二六八、三六二元；（以美金計，以下倣此；）於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間財政上短絀四二一、二二九元；於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間則又贏餘五五九、五一七元。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總支出和收入的確數雖尚未完全明瞭，但亦有贏餘的可能。財政部長於演說詞中謂上述的數字，足爲新土耳其的一種光榮，因爲土耳其不但沒有借外債，且能於財政上使收支適合。不但如此，新政府於公共建築以及補助教育上所支出的經費額比從前舊政府時代還高。舊政府時代，領土較廣，但於公共建築所支的經費始終沒有超過財政上總收入的百分之三．五；而新政府這項的支出則差不多占財政上總收入的百分之二五。舊政府時代，教育經費不過占財政上總收入的百分之二；而新政府的教育經費則占財政上總收入的百分之一二．五。以現在的情形與舊時相較，已經有許多進步了。

然照財政上的支出看來，有一點是不能令人滿足的，這就是年費仍頗浩大。現在新土耳其的年費占到財政上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四。按她財政部長的解說，則土耳其年費的支出，雖仍頗大，然比較歐洲各國，還是要算少的。大戰之後，土耳其對內對外，戰事延長，未能早熄，以致軍事不從早收束。這於軍費的不能立刻大爲收縮，頗有關係。

至於新土耳其財政基礎所以尚能穩固的原因，按財政部長的報告，並不是全在加稅，一半實由於收稅方法的改良與國內經濟狀況的逐漸進步。這是我們値得注意的。土耳其在從前舊政府時代是取包稅制的。承攬者爲圖利起見，便不恤竭澤而漁，以致民不聊生。現在新政府改良了收稅的方法，一面注意民生；一面剔除收稅的弊病。故國家的收入比從前多，而人民的痛苦比從前少。至若從前舊政府對內對外所負的債，爲數雖多，然已列入豫算，預備清理。舊時對外的債務，俟與列國議妥辦法，就可開始拔還；而內債則於新政府成立以來，數年之內，已償還了二千五百萬元了。照我們看來，這與國家財政上的信用是很有關係的。

財政部長於他關於備算的演說，提及創立國家銀行的必要。因爲現在的銀行制度有根本改革的必要。照他的計畫，創立國家銀行的資金，可從以下三種來源得到：(一)國庫中所有五十萬元的現金儲蓄；(二)出售了國家所有的，無甚歷史上價値的珍寶所得的現金；(三)以新紙幣代替舊紙幣時所得的一注贏餘款項。

關於第一種的來源，外間以前不大有人知道。及至財政部長發表了，大家方始曉得。第二種的來源，知道的人很多，因爲政府嘗表示過這個意思。而批評者亦很多。不過據說國家銀行的創設，不很靠托這兩注現金。財政當局所注意的倒是第三種的來源。何故呢？因爲到大戰時舊政府所發行的紙幣總額計有八千萬元。從本年正月起到六月止爲舊紙幣一律調換新紙幣的期限。過了這期限，舊紙幣一律作爲無效。現按外報所載土耳其的消息，從今年正月到四月下旬，政府由調換而收回的舊幣不過五千五百萬元。民間所藏的舊紙幣從前因革命與戰爭而燬失者至多。故財政當局預計從第三種來源，可有一千萬或一千五百萬元贏餘之譜。而國家銀行的創設，大部分可賴從這種來源得來的贏餘。

現在新紙幣的總額，將與從前一樣，總共八千萬元。從前的舊紙幣毀失了許多，金融上已呈周轉不靈之象。結果於工商業的發展，頗多不利。所以代替舊紙幣的新紙幣，總額八千萬元，不能算太多，濫發紙幣本來是新政府所竭力防止的。一般人預料至六月底止市面上舊紙幣完全絕跡。有了八千萬元的新紙幣流通，金融界上不患周轉不靈了。

看了上面所述的情形，我們便可知道新土耳其雖沒有借外債，財政上並無破產的危險。財政上的收入雖靠加稅而增加，但因同時改良收稅的方法，剔除中飽濫用的弊病，故尚不致病民。他如創建國家銀行，已有具體計畫；改良幣制，又已見諸實行。故金融界與商業方面，比較在前，可望進步。這都是新土耳其財政當局從困苦艱難之中奮鬥努力得來的成績。可算是東方新共和國一種可喜的氣象。（頌華）



一個具體的兵工政策

——擬國民政府兵工計畫大綱草案——

陸世益

「凡計畫云者，譬之造船，譬之築屋，用各種之素質，而分配停勻之，使各得其用，而適於一定之目的之謂也。其入手也，必先有一定之圖案；其進行也，必經由一定之順序。苟一線之差池，即可以致全局之破壞。故其事爲完整的，非片斷的。紅磚之牆，不能置之砂礫之上；鋼鐵之板，不能附諸木質之舷。故吾之此論國民而以爲然也，則用其全體；以爲否也，則無寧棄之。萬不能採擇一二條試行，若干時所能得成效者也。」此蔣方震對於其所製裁兵計畫之標語也。吾之計畫亦全部息息相關，不可去一。治頭治足，無救危亡也。

「故計畫不必好高務遠，貴能見之實行，不必揚厲鋪張，貴能措之事實。不必矯情抗俗，貴能適合於乎情勢，而不強人以難能。此種計畫，方可得良善之結果。」此滬報對於裁兵之評語也。吾之計畫，皆赤裸裸的老生常談，並不爲數字上之修飾。無一驚人之處，但無一非切中利害之語也。

一

國民政府對於所有軍隊之改造，及國防軍之制置，均遵照孫總理之兵工計畫。

兵工政策，噪於一時。而兵農之聲，亦震天下。吾黨經縝密之考察與比較，知工農原不可偏廢，將來尚將側重農事。惟『工業生產之促進，不能與農業同一程度，同一方法。』（註一）而今日之化兵問題，尤確然獨適用兵工辦法而毫無可疑。因農事籌備，手續較繁，資本過巨（如加拿大改兵二萬爲農，用資金達七千五百萬元。又由西呼延村軍人農事試驗場，開辦及常費甚巨，每期容兵不過二百人。）其直接影響於全體國民之利益者，亦不甚巨。未離農業時代之中國，即使被裁百萬之兵，盡歸爲農，農產增多，亦有限也。且水利未興，道路未治，雖盡爲農，又胡濟也？今若提綱絜領，一日驅此巨額

之兵，從事一利益最普遍之工事，則國民經濟，頓時改觀，全國農事，亦聯帶進步，根本之圖，其在是乎？而論者謂裁兵之安插，當因人地而制宜。東南緊庶，宜於工商，西北空虛，宜於農墾。此爲不知本末之言。今日西北農事之不發達，固關其本身之窳敗，而尤在根本工事之過於荒棄；東南工商雖稍繁盛，尚須有根本之方法振興之。此全在吾黨以大膽之創造力，與澈底的行政能力，斷然從事於最大規模之建設者，若枝節爲之，毫無益也。吾黨應利用不能不裁之冗兵，興舉不可或緩之工事，則兵工政策誠爲今日解決一切問題之關鍵矣。至國防軍與兵工政策相關聯處，當於下文詳之。

且也，兵之改造，須以主義爲依歸。而主義之灌輸，惟工人爲最易，農人遠非其比。同志朱執信之言曰：『現代做工的人，感覺痛苦，了解缺憾的程度，比農人更強。所以現代肯替主義拚命的人，還是要爲主的向工人方面找去。試看俄國的赤衛軍，多是工人出身。在歐洲打仗的華兵，都是華工變成的。他成軍的時候，是從工人中招來，將來退伍，也是回去做工人。所以他感覺工人的利害最深，纔肯犧牲生命爲主義而戰。就這一層，可以曉得兵隊如何纔能成爲有主義的兵隊了。』又曰：『在這工人的生活底下，有輸進社會主義的可能。世界的工人都比農人感覺資本制度的痛苦較早，而且較深切』又曰：『只是寓兵於工，沒有講到農，自然因爲中國農業地區的情形，不很適當。但是另外還有一個理由，我們要找工業地區來做入手路。……等到改造完成之後，當然可以在全國裏頭另外做一個普遍的計畫，斷不能把農人排除在兵役以外的。只是斟酌他農事的季節所宜，另外定一個期來教練，不像工人可以一禮拜幾天的通融。然而這個改變也是很小的事情。』執信之言，澈切已極。歸納言之，兵惟最合化爲工，工亦最合化爲兵。兵之與工，有熱烈之愛力，極易合化者也。今之倡農村立國及化兵爲農諸說者，初聽其言，亦似順理成章。吾人特惜其不明歐西經濟學說遞變之歷史，與中國在國際上所立之地位耳。

二

國民政府兵工計畫與實業建設計畫及國防軍制置計畫相輔並進。中國實業之待啓發者至多，必將由國家以最大規模經營之。即任舉其一，所需人力亦不在少。今以較有知識秩序之游兵改充之，當比另行招募之游民爲勝。（中國無眞正之勞工，欲興大工事，應募者均遊民）一舉兩善。此今日化兵爲工之主張也。化兵爲工，一面除去軍制上障礙；一面自宜另編國防軍，以現代武器之複雜精良，工業動員準備之必要，工與兵有至深密之聯帶關係，此他日寓兵於工之主張也。

三

國民政府所有軍隊之改造及國防軍制置大綱如左：

（一）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後，將全國所有軍隊，不論國民革命軍及其友軍敵軍，同時一律退伍，改為工人。

兵之來也本根據退伍明文，故其去也，亦無所謂裁，退伍而已。退伍之法，方案至多，而莫不視同時退伍為不可能。蓋無非因一時安置不易，故強分先後耳。設備稍疏，流弊無極。廢不能偏，將焉用之？且現在各種軍隊，對於國家功罪如何，今姑不論，而其絕對的無濟於國防則同。專就軍事論，已不能不有澈底之根本改革。至政府直轄之國民革命軍，臨時歸附者居多，質素未盡純一，基礎未臻極固，無庸諱言。依昔年孫總理各省各先裁兵額一半之主張，茲再廣大其意，待全國統一後，使革命軍隊與全國他種軍隊同時改造，以示大公於天下，以樹黨國之基礎。不如是，實無法折服友軍敵軍之野心，亦無法淘汰不優純之分子，更無法促進正式國防軍之制置。不旋踵間，禍變起矣！此吾黨吾國生死存亡之關鍵也。至同時安置之法，正亦多方。百十萬人，何足云多？故吾之計畫自退伍明令頒布後，全國所有軍隊，不論南北新舊，不問國屬省轄，六個月內，一律繳械退伍。退伍之後，改為工人。此種工事，至為簡單易舉，幾朝令而夕可實行。預備之時間至短，所謂六個月者，猶寬以言之也。

（二）國防軍建設未完成以前全國酌留暫編國防軍五十萬人，以國民革命軍充任之，亦限期退伍。

此節似與前節矛盾，聞者或致駭怪。其實以中國地方之不靖，與守法慣性之缺乏，欲完成其計畫，勢不能完全去兵。又因交通之不便，戶口之不清，軍實之不足，教育之未普，驟然欲實行新軍制度，必不可能。則於國防軍建設未完成前，為維持秩序計，不能不酌留若干軍隊。限定退伍年期，與大多數軍隊同一時被裁，不過遲早間耳。至去留之標準，則當擇質素優粹，有功國家統一之國民革命軍中嚴密去留之，以助成國家之建設計畫，自最適當。吾知聞者必多深斥此說為萬不可能，實則勢所必至，理所當然者也。不論何時代何主義之政府，欲實行其政策，不能不藉相當之實力以為助。蘇俄號稱新邦，而其初在營兵數多至百三十七萬。謂中國將來之建設，獨可不藉一兵者，吾不能信。謂以適合之處理此五十萬之暫編軍，亦將流弊如今日之軍閥者，無此理也。

（三）國防軍採用義務民兵制，全國共設幹部軍隊二十萬人，各省不得自置常備軍。

民國十一年孫總理主張『現在兵數，既以次悉改為工兵，徵集愛國之士，編制國軍，即有不還之徒，亦無兵力以為憑藉。』考歐戰後五大強國之軍制，已漸傾向於民兵之趨勢，固不必遠稽成周，近法瑞士也。近人亦有建議中國遵採瑞士軍制，或卓萊氏新軍制者。固為將來必至之趨勢。惟現在實行，未免過早。今日當一面編練幹部軍隊及國民軍，一面著手軍事教育之普及；提倡武裝人民之精神，

以謀根本改造。惟吾黨最須注意者，即中國軍事之進行，當完全由國家分以地段，萬不可分以省區。且除國家直接軍隊外，萬不容省軍如警備軍等名目雜出其間，免再種禍因於無窮也。

政治學者張嘉森近謂吾黨曰：『今日國民黨之所爲，各省軍人有樹降旗者，即任爲某某軍長。軍人收容尤多，則分子尤不純一。外之成功雖易，內之意見反雜。萬一功成之後，因政見之差池，旁人之挑撥，號爲革命軍者，亦分據各省，與今之北洋軍閥同。豈非吾國永陷墨西哥之狀態中，而復何革命幸福之可言哉？……建設之時，又兆分裂。舊軍閥雖去，而新軍閥復生。吾不知中華民國之何日而統一而治安也。』（註二） 嗚呼！此吾青天白日下之數十百前輩，數十萬軍人，數百萬黨員，所當虛心研考，引爲評論者也。去年吾黨中央各省聯席會議所通過之「國民黨的最近政綱」中，國防軍之外，仍有省軍。未幾，廣東省政府根據之，以「編練四師勁旅，專充剿匪之用。」以若所爲，將來趨勢，各省皆得擁兵若干萬；所有省費，用之養兵而不足。割據之形勢未去，而主義之深入人心，一時恐未必遂克制私利之欲念，則以前中國之命運，已斷送於北洋派之駐防軍制，今後中國之命運，將斷送於吾黨之省防軍制。一言喪邦，可勝痛哉！

論者或謂今日各省友軍多誠心來歸。統一之後，令其裁廢，心既不忍，勢亦不能。其說似矣，而實則大誤。君子愛人以德，誠不忍見今日歸附青天白日下之同志，一轉變間，仍爲主義之敵也。至於各省治匪，省警之外，輔以五十萬之暫編國防軍。不久交通漸利，經濟漸裕，匪源即漸絕。五十萬之基本軍，儘足肅清全國之匪，及防制反革命之復起。我敢正告吾黨在位同志曰，願諸公速以斷然之決心與手段，取消省軍制，製爲法律。有不從者，以反革命論，與天下共討之。吾又泣告吾同志曰，省軍制與國民黨不兩立。有省軍制，即無國民黨，無國民政府，無中華民族也。此爲吾黨吾國生死存亡最重大最迫切之問題，故敢切實言之。非敢以一黨員之資格，對於黨政稍有懷疑，妄若評論也。願吾數十百前輩，數十萬軍人，數百萬黨員，深長思之，吾黨國之基礎，即安於磐石矣。

民國十二年十月十日北平所宣布之所謂中華民國憲法，國人共詆爲謬怪。其第三十二條曰：『國軍之組織，以義務民兵制爲基礎，各省除執行兵役法所規定之事項外，平時不負其他軍事上之義務。』第二十四條曰：『省不得自置常備軍，並不得設立軍官學校及軍械製造廠。』又考最近各國之軍制及國中之政論，均無省軍之名目。有之，惟吾國民政府耳。此吾黨偶然之誤也。

（四）積極準備工業動員及交通動員。

現代戰爭已變爲整個的物質戰爭。其故作戰之實力，不僅在軍隊本身之改良，尤當注意於物質全部之準備。列強方以縮減軍備相號召，其實際即以兵數減少之款，用之於整理軍實，故戰鬬力反增加。（前歲日本規定國防充實費，總額四萬萬九千四百六十九萬

元。而兵器充備費，實占三萬萬六千萬元。又另加新式軍器充實費九千六百萬元，其他軍事工業，亦竭力研究。其衆議院議長島田三郎氏曾以『他國競出新發明戰品，月異而歲不同，日本以缺乏經費，未能學步。此項缺點，惟有核減軍額，庶得餘資藉圖補救，』相督責。其陸相山梨半造氏亦謂：『一國欲裁陸地軍備費至一億元之限度，則其國須有資金總額一億五千萬元之工廠，平時製造日用必需之品，一旦有事，則能供給軍火。此外則設如一國工業興盛，足以製造大批硝鐵石油諸品，則減縮軍備，亦復易爲。否則未易輕議。國而大富者，則少數軍備已足應付，因其一旦有急，力能盡量擴充之。反之，國家貧者，其軍備不能不逐漸發展，因不能急促擴張故也。』又日本對於華會毀艦案之討論，亦謂：『工業發達如美國者，將來協定期間滿了後，可出許多新式機械，以濟造艦完全中止之窮。日本決不能追隨此新技術，此日本之所以須竭力維持其工業力也。』最近日軍閥之軍事計畫，定廢除五師團，省千六百萬元，以擴張航空艦隊各種特種武器等。不僅日本然也，前年美國陸軍總長發表陸軍計畫，尤注意於工業戰備，謂『國防法案對於軍需品之供給，亦有詳細之規定；戰爭時所需工業，亦備有統計及利用之法。工業戰備可分爲物品，勞工，運輸，軍裝等四項。現在陸部所儲實有數餘，即行脫售者，其值七千萬金元。』法國政府縮減軍備之原案，於平時兵力決定之基礎，注意行政商業工業農業動員之準備。英國以前運輸大臣爲委員長，著名實業家四人爲委員，設立調查會。其結果所發表之縮減軍備意見，則以今後十年間不起大戰爭爲基礎。然仍附以一種彈力。即萬一發生戰爭時，即得擴張軍備云。其餘近例，不勝枚舉。）一國之工業愈幼稚，斯準備亦愈重要。吾國欲以較輕微之代價，鞏固極重要之國防，則工業動員之基礎，不可不建立也。至交通之關係於國防，與工業同，近尤密切，人皆見之。中國欲實行民兵制，欲求軍費軍額之減少，全賴交通業之急速進展。且吾人之所謂工業也，交通也，當然以社會化爲主，僅於管理上爲動員可能之準備耳。

四

國民政府實業建設計畫之綱領。

（一）謀經濟上的平衡。

發展中國實業，不論如何，必須進行。原無待於兵工問題之促進。至其進行之方，不但避西方文明迂遠之舊路，且應引以爲鑒，而力謀社會經濟均等發展。即於社會全體，同時圖適當之解決。凡大規模工商業，應由國家經營之，不能委諸個人獨占。

（二）以改進交通爲第一步。

孫總理曰：『予之計畫，首先注重於鐵路道路之建築，運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設。蓋此皆爲實業之利器，非先有此種交通運

輪車業之利器，則雖全具發展實業之要素，而亦無由發展也。」

（十三）交通業之改進，實為凡百建設之總綱，需要最殷。實業發展，尤貴利賴，應列為第一步。以兵工言之，亦最為適合，蓋兵非工人，專門工作，均不能勝。惟治河築路，工皆簡易，兵均能之，而直接消納人數復最多，不若開礦造林及工場等工作之用資多而用人寡也。故吾人決定以改進交通為發展實業及實行兵工之第一步。百萬兵工，併力事此足矣，無須視各地兵工之習性環境，而分別從事他種之工作也。

（三）以適宜方法，利用外國資本及人才。

政府欲謀合理之建設，自以吸收外資為最好辦法。故孫總理有「機器借款」及「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畫」等主張也。待國家統一，賢者在位，國際信用恢復，則友邦方樂助未遑，借款條件，當亦極合理而不涉苛刻。至於人才上之求助，並為顯著之需要。依吾之經歷，以為中國實行兵工計畫而不允債權者以有限的監督權，無論事實上彼必不允，即允我信我矣，一時欲盡去種種積弊恐不可能。故吾之計畫，將來不但工程上應與債權者以相當之權，即財政上如散發工資等等，最好許外人參加。此裁兵方法，原為一種臨時事業，略含慈善性質，故即採用昔年北數省外人工賑辦法，於主權決無損。否則即許各法團以監督之權，而事久弊生，同惡相濟，有必然者。事必嘗試而後知困難。吾之所言，乃實驗之結果，懍然有悟，言有所見，非喪心也。（債權者管理財政，即不能完全無弊，但較可減少。）

五

兵工分左之四類：

（一）道路工程。

道路需要之殷，人皆知之，而猶多以政府耗費過鉅，不能直接生利為慮者。則請以美國為證。美國前年由政府資助已成未成道路所徵路稅，為一萬九千四百餘萬金元，而汽車工業付給政府之特別稅二萬六千美金。——福特一家之所得稅，去年為二千七百萬美金，汽車註册費共收入一萬二千二百四十餘萬元，可謂鉅矣。

（二）鐵路工程。

中國事業再無比鐵路建築更重要者。當悉遵孫總理遺策，令工兵擔任之。亦有人主張逕築電車鐵路者，當酌量情形。如京滬及平津等線，分別舉辦之。

（三）水利工程。

水之利不溥，關係農業尤切，以交通方面言，則水路天然為最普通最經濟之運輸。中國南方江河湖澤，縱橫縈繞。如湘粵諸河流，稍加浚貨，即能駛行吃水較深之巨船；又加三吳水國，稍加治理，幾每縣每鄉可通汽船，而農工業亦必連帶振興，不若西北諸省，除築路外，

別無改善交通方法也。

（四）兵工作業。

兵工之義有二：狹義言之，則爲軍器製造之專名；廣義言之，則爲軍人工作之通稱。今茲所論，實兼兩義。

六

兵工依左之分配：

（一）全國軍隊退伍後，一律改爲工人，同時修築全國道路，俟道路工竣後，再分別服務於鐵路水利兩項工程。

孫總理曰：『此等兵士……宜悉改爲工兵。……先修治道路，次及其他工事。』蓋道路之工事最簡，而利益最普遍。即以交通業言，若於修造鐵路治理水路之先，有良好道路，則便利更多。且此等三種工程，性質相近，兵士能先於道路工程上，造成勞動技術。他日服務於後二種工程，更爲熟諳。又因鐵路之建築，動關全局，測量設計，需時甚久，將集全世界之專門學者深長計畫之，事非數年不辦。而兵之待裁，不可一日或緩。（現在已經測量之數鐵路，尚不能消納如是巨額之工人。）故宜先令修築道路。全國道路成後，鐵路水路之建築計畫亦必完成，然後再令分部服務。彼時所需人力，將數倍於今日之兵額也。軍事結束後，雖全國軍隊，同時服務於道路工程。但如最關重要之鐵路，如粵漢線、川漢線、漢口首都線等，皆應提前趕築。

（二）暫編國防軍於現役期內，練習各種工藝，退伍後，由國家安插任用之。

去年中央各省聯席會議所通過關於軍人之議案，有『在兵營中，應授予職業教育，俾退伍後，得資以謀生活』之一條。吾黨計畫，所有暫編國防軍及國防軍，於在營期內，隨其性質志願，各授以一種專門技藝。至退伍時，必成爲良好職工，即分配於國有各工業（或農業）。以將來工業之急進，容納數萬之兵，自必不難。延轉數年，關於軍備之工業，漸與新式破隊等融成一片，而後地段部隊之辦法，不期然而實行矣。若在今日，既不能即採用瑞制，則無論減兵士在營期至至少數，總不經濟。於此短時期中，即施以職業教育，以時日無多，所學膚淺，不兵不工，仍不能自立於社會。故吾黨計畫，除非即採用瑞制則已，否則不妨稍延長現役期，務使一面受完全之軍事教育，一面習優良之專門技術。工與兵二者之教育，同一時期內完成之。在不曾爲國家設立多數之職業學校，以中國待與工事之多，需才之殷，及貧家子弟之苦學無門，國家誠能實行此兵工教育大計，不但兵與工之本身獲益，且因以解決多數之困難問題也。

七

兵工之待遇，適用普通勞動法律。

吾人之主旨，務使軍人退伍後，化爲普通之職工，當以勞動法保護

之。——如工作時間之限制，工資之規定等等，一以普通工人爲例。於其工作餘時，授以相當教育，施以黨的訓練，鼓勵其精神，俾工作能率，盡量發揮。否則若仍用威權迫壓，使成枯燥生活，不出數月，將逃亡無餘。夫兵能盡逃，於裁兵問題本身，固最有利，但爲國家通盤計，不利孰甚焉。吾黨認定兵士爲失教子弟，故與以自動教育，導以自立生活。先與以一部分之管理權，助其成立生產消費等組合，使變爲各工事之主人，應當事者絕無弊可言。生活之安寧康樂，尚勝於南畝之農夫，而「寓兵於工」「武裝人民」「聯業政治」當於此立堅固之基礎也。或謂「化兵爲工」之說尙已，然詰其效不過求消極的容納，若求根本解決，仍在發展農業。——此則未免過慮，不知工之眞義者也。

八

國民政府設立兵工委員會，以綜理全國兵工事業。

兵工委員會爲最高級之常設機關，與軍事委員會相等。惟再不可如軍委會之專以位置全國軍事上之有地位者，並應許國內軍事學者同等加入，庶不致僅有虛名，而害事功。

九

國民政府分設左之各機關，以專管諸兵工事務：

（一）全國道路局。

道路行政，首在統一。不論建築及修養時，國家當特設機關以管理督促之。今不稱國道局而稱道路局者，因吾人之企圖，擬全國道路除距離最短工程最簡者外，悉由國家管理之。以吾國地方行政散漫，與公共心缺乏，證以今日各省新修道路之事實，可測將來，故不可不由國家管理督促之。

（二）全國鐵路局。

管路養路等事均屬之。其權限及範圍，當比民國元年之鐵路公司爲大。政府將來之政治，莫繁重於鐵路之建設，事實上實當離交通部而另設一機關。

（三）全國水利局。

民初北平政府已設此局，當存其名稱，而擴大其範圍。

（四）全國兵工局。

全國兵工製造及兵士工作等皆屬之。範圍比之英之軍需部及我民國四五年之全國兵工廠督辦處爲廣大。

軍事未結束前，政府當先設全國兵工局，以整理統一所克復地段內之兵器製造，並暫時兼理其他兵工各業。

上列四機關，各設局長一人。局長得爲政府委員之一，並得出席於中央政治會議及兵工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等。且均有常設之必要。稱局稱部均可也。當對德絕交時，時人有增設不管部國務員之議。今

後世變何異昔日。故令四局之長，均為委員，於政治軍事，裨益至多。實際論之，將來國之大政當首推交通及工業之集中，將仍令兵工經營之。（即如第一次道路鐵路水路等工程雖竣，但仍令兵工擔任管理及工作之職務。）故此數機關者，有常設之必要也。

十

兵工修築全國道路之大綱。

（一）先以一百萬里為度，四年竣工。

吾國應築新式道路之數，孫總理主張三百萬里。以中國人口及面積論，三百萬里，誠不為多。但道路固為發展一切事業之先導，亦必一切事業，已各有向上之動機而需要之。否則，一旦全國忽有過量之道路，而一切事業遠不足以應付之，非善計也。觀近年北方各省修路後之情況，因信道路之改進，與一切事業實不可相越太遠。且鐵路水路之待興亦至殷。百萬之兵，萬不當盡糜力於過量之道路，而遲緩其餘之要工。故中國之道路，雖至少需三百萬里，但不必以一次完成之。至十萬之說，則僅可指一等道路（即今之所謂國道）言之。應知道路之應用，以網線多為主要，今若僅築長距離之幹線，而其四周仍為舊式之路，則新路之效力亦僅矣。況以百萬之兵，築十萬之路，竣工時間太促，幾使鐵路水路等工程，無相當之籌備時間，亦非計之得也。我之計畫，我國第一次應築之道路，當為一百萬里。今全國已設及應設之縣約共四千；如是，平均每縣有二百五十里之良好道路。又以百萬里除四萬萬人數，則四百得一里，不為少也。（今四百人各造一里，言之似甚易易，實際上則如近來上海一帶士紳之熱心於修路事業，幾於聲嘶力竭，效果亦未大見。故吾終主張交通當由國家集中，俾地方士紳得以其能力之所及，集資以發達其他各小實業。庶道路交通，亦可藉以繁昌。）此百萬里之道路，寬自五十尺至三十尺不等。今假設盡以五十尺計，每九百工人一日中可築成一里；每年可以工作之期約十個月，退伍百萬之兵，除去十萬人從事於築橋製器等工事外，直接築路之兵工為九十萬人。十個月中可成路約三十萬里。如是，至多四年，而全國可造成一百萬里新式之道路。道旁植樹及附近地帶之造林，亦當連帶由兵工經營之。又道路工竣後，所用管理及養路之人數，數實至鉅。故若以消極言，即以此百萬之兵，分配於全國之道路，亦恰適當。固終身不患無安定生活之地矣。（法國管路工人約每五六里一人，各國亦多如此。）

（二）先就原有之舊路改築之，一律鋪石。

路道之建築，係便利一般之交通；並非僅僅為駛行汽車已也。當然就舊有之驛道及通道改築之，為最有利。因舊路為人民慣走之路，距離較短；交通較繁，路基尚存，兩旁復多公地。（如西南諸省之舊官道，均鋪石板，寬闊平坦。改造時若以原有石板，仿北平國道從前

辦法，砌石道於間道兩旁，供重車及人馬之行走，或仿青島馬路上、重車石道之辦法，於路面交通，裨益至多）無需收買之資，省減測量之費，其不能不改道者，亦得改之。乃近人有誤認修路為惟一馳行汽車之用，另築迂遠之路線，費巨額之購地費，卒之新路以工程之粗陋，甫成而即圮；舊路亦因官吏不復注意之故，日益荒廢。此太無常識之故也。又道路之建築，係國家百年大計，工程斷不可苟且，土砂道萬不能通用，當一律鋪石。吾國遍境多山，廉價之石，固取用不竭也。

十一

兵工建築全國鐵路，遵照孫總理之計畫，以三十萬里為度，系統如左：

（一）中央鐵路系統。

此系遍包長江以北之中國本部，及蒙古新疆之一部。以北方大港（在樂亭縣南）及東方大港（上海或乍浦）為諸路之終點。共二十四線，全長一萬六千六百英里。

（二）西北鐵路系統。

以北方大港為起點，經蒙古新疆等處，共約長七千三百英里。

（三）西南鐵路系統。

以南方大港廣州為起點，分七線及聯絡線，共計長七千三百英里。

（四）東南鐵路系統。

包有浙閩贛三省及蘇皖湘鄂之各一部，以東方大港與南方大港及其間之二三等港為終點，分十三線，共長九千英里。

（五）東北鐵路系統。

包東三省之全部，及蒙古與河北省之各一部，分二十線，共長約九千英里。

（六）擴張西北鐵路系統。

分十八線，約共長一萬六千英里。

（七）高原鐵路系統。

包西藏青海新疆及蜀隴滇。分十六線，共長一萬一千英里。

其中多數幹線，當設雙軌，故合七系統諸線共計之，至少當有三十萬里。惟進行次序大可研究，宜擇全體國民之所最需要，與發展他種實業關係最密切，及裁兵安插之最便利者先築之。如全國商會聯合會所主張先築之五大幹線，亦即此意也。

十二

兵工浚治全國水路大綱如左：

（一）運河。

（甲）杭州天津間運河；（乙）西江揚子江間運河；（丙）遼河松花江間運河；（丁）北方大港天津間運河；（戊）東方大港蕪湖間運河；（己）揚子江太湖間運河；（庚）其他運河。

（一）河。

（甲）黃河及其支流（洮河大通河汾水渭水洛水泌水等）（乙）淮河；（丙）揚子江；（丁）漢水；（戊）粵江；（己）河北省諸河（永定河子牙河清水河唐河潮河白河衛河等）（庚）其他河流。

（二）湖。

（甲）鄱陽湖及其水路系統；（乙）洞庭湖及其水路系統（丙）太湖及其水路系統；（丁）其他。

以上不過約舉其大概，掛一漏百，知所不免。然即此數者，果能浚治合法，則農產水利，工商交進，必能頓有起色。以兵工方面論，則一河之工程，已足容納巨萬之冗兵。即工竣之後，一河之管理，亦端需千百之良工。矧爲河工之治本計，造林一事，當連帶令兵工經營之，人數上幾不敷分配。今之上夫多慮兵工於各種工程完竣之後，仍無處消納，故認兵工爲非根本的良策。不知無論工程難巨，終兵工之身，尚恐不能完了。即能完竣，一切修理之職，已足消納數十萬之兵工而有餘也。再以國防言，則與水路之交通，尤有至顯著之關係。曩時於役西南，見湘粵諸河流，多深寬可行巨船，稍加浚濬連貫，則中國中部與南部，立可通連一氣；歐洲方擬地中海北海之通連，故揚子江珠江之接合，亦應舉之水利工程。兩水落差勾配之度，大抵相等，人工不難着手。軍事家有謂德之敢戰，實因北部運河之落成者，其故可深長思也。

十三

交通連帶各業，均以兵工經營之。其主要者如左：

（一）開發石油礦。

將來汽車交通驟見發達，所用石油之量，忽然增多，當於實行兵工計畫之第一步，即開採石油礦。秦晉隴蜀，皆有油源，應由國家經營之。

（二）設立大自動車製造廠。

由國家設立之，同時並許民間設廠製造。（一九二二年美國汽車事業所用工人爲二百四十三萬餘人。）

（三）設機關車客貨車製造廠。

中國鐵路之建築，將於最短時期內完成，所用機關車與客貨車，世界工廠，將難以供給，必由國家自設廠製造。

以上數者，與交通業關係最密，應即由兵工經營之，以期聯絡一致，則退伍士卒之志學較高者，亦可得較優越之工作。餘如鋼鐵廠船上敵士廠等，與交通之關係，雖亦綦切，但其性質，較爲普通，且範圍亦較大，可暫不劃入兵工範圍以內。

十四

全國兵工作業應經營管理者如左：

（一）兵工之訓練。

兵工教育，美國為盛，近年中國各省軍隊之練習職業者，亦漸有所聞，辦法至為複雜，名實多不相符。將來應由全國兵工局訂立章制，劃一進行，要以使士卒於在營期內，得一高等專門之技藝為主旨。

（二）兵工之安插。

為退伍軍人安插職業，似甚不易，其實以中國實業前途之無限量，實業人才之缺乏與不適用，果在營兵士，真能得良好之教育者，則社會歡迎退伍兵工之程度，當遠勝於美國之今日。而此等有主義有訓練之良工及老農，一旦退於民間，將隱隱為各地段各職業之主幹也。德國勞工部救濟失業工人規定，凡一切公共建築修繕或新造之不妨稍緩者，皆暫時擱置，留為將來失業工人之工作。中國由國家經營之實業，將繼續擴充而無間。即不為退伍兵士預留消極之地，（如道路本應築二百萬里，今先築百萬者；亦略含為將來退伍兵留地位之意，）吾敢預言將來國有實業增加之量，必能容納陸續退伍之兵。如是，繼續有年，退伍兵士與國有實業之關係日益密切。輾轉生聚，農均知戰，工皆能軍。至此時也，竟實行瑞士軍制可也。故吾人主張，退伍兵之安插，由國家負責者，非僅僅為兵士謀生活，將以樹新軍制之基礎也。

（三）國有兵工廠之整理。

關於整理兵工廠之計畫，稍事研究，垂十數年。所草數十萬言，不在本書範圍之內。茲所列舉者有三：一、中國造兵力之薄弱，遠不能副吾民族非攻自衛之主旨。時論感國中爭端無已，有主張毀去兵工廠者，然此未真了解平和之意義，亦非謀平和保障之方法。中國今日一切工業之稍有基礎，原動力實發生於兵工廠。吾將令兵工製造與普通工業日相接近，同為捷足之進步。二、中國遲早必將採行瑞士軍制，則雖不能每地段內均有造兵工廠，以利礮隊之徵募，要亦不可以中國之大，而僅僅有三四造兵區域。故吾之計畫，現在全國所有國屬省屬之小大各廠，均不必廢棄，而一律直隸於兵工局；使各廠範圍之內，皆得徵發精良之礮兵。且此等工廠，平日均可製造普通用品之生利而非分利者。至於兵工廠與地點之關係，固甚重要，然證以「我能往，寇亦能往」之古訓，及列強兵工廠不必皆腹地之近例，故謂中國沿邊各廠，必須盡廢者，無是理也。三、將使兵工與兵工廠逐漸聯絡一氣，至若干年後，兵工廠之工人，皆能執干戈以衛國家。所有廠之管理編制，皆一一責之兵工之自身。國家僅總各廠之成，而統一其作業之步驟而已。至設立兵器儲藏所，保存兵器等務，亦應由國家建置之。觀於中國每年至少有三五次兵器庫失慎之事發現於報紙，（未發現者當數倍之，）損失甚鉅，則茲事不可不速為合理之處置也明矣。

（四）民有工業之獎勵

將來中國不論國有工業發達至何程度，在經濟組織未變至某種程度時，民有工業之發達，亦必可觀。國家平日當獎勵之，補助之，臨富戰時之節勒 但絕對的不當礙其自由）

（註一）見 Thilipporich 著工業政策一八一頁。

（註二）見張氏所著之武漢見聞。

（註三）見孫總理爲崗根所著論文。

世界上有多少書？

湯德衡

世界上有多少書這個問題，Buenos-Aires 的統計局長 Zhorn 想給一個答案，那答案是統括世界上現存書籍的總數。至於及今統計的成績祇是公開的圖書館中的書數。目前世界上共有一千零八十三所（譯者按：此或爲一千零三十八所之誤）大圖書館，藏有書籍約一萬八千一百萬萬册。歐洲計有六百六十九所圖書館而藏有書籍一萬一千九百萬萬册；因爲史氏得不到俄國詳細的圖書館和書籍之數，所以俄國尚未算入，次爲北美洲，共有三百十四所圖書館，藏書五千四百萬萬册，然後是南美洲，共有二十二所圖書館，藏書二百三十萬册，亞洲有二十三所圖書館，藏書三百九十萬册，澳洲圖書館七所，計藏書籍一百萬册。那整個的非洲總共祇有三所公開的圖書館及二十萬册書籍。全歐各國以德國爲最多，第二爲法國，第三是英國，末爲西班牙。

一七，七，八。於柏林，譯自B. Z. am Mittag

Agfa 矮克發

果然得手應心　貨色的確齊備的

矮克發照相材料

△矮克發攝影機

德國攝影機新巧的創始者

△矮克發乾片類

特別快片。人像快片，風景快片。天然顏色片。分色片。幻燈片。免返光分色片。最新特別分色片。

△矮克發軟片（卷包）

材料精良大小尺寸均備，各家鏡箱合用。

△矮克發軟片

人像軟片。製版軟片。愛克司光軟片。影戲片等貨色齊備。

△矮克發顯影藥

美杜。海士坤奴。阿美杜。羅地那，美杜乃本廠所發明。

△矮克發紙類

德普透燈光紙共分軟性，普通性硬性三種。照相館及攝影家宜用之。模範紙，肖像紙，放大紙照相館及藝術攝影家尤宜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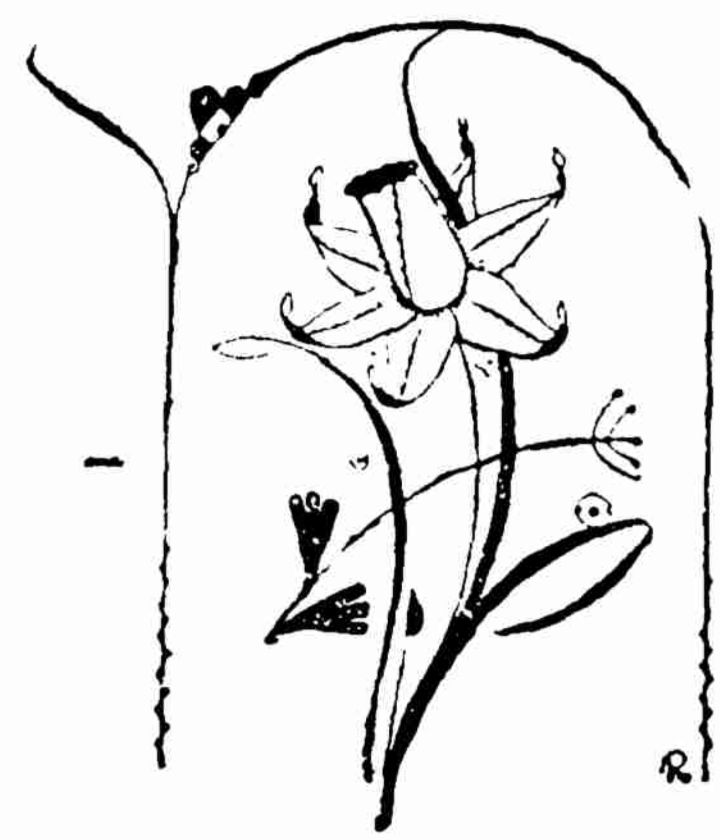




各埠均有經售

倘有疑難問題或索說明書等請函上海四川路第六十八號矮克發可也

東方(880)銅



向左轉的德意志國會選舉

葆眞

接着法蘭西大選之後不久，德意志國民也於本年五月二十日執行他爲國家主人翁四年一度的權利，直接來對國家政治說話了。——對於過去四年中各黨的功罪各加以相當的賞罰，對於未來四年裏的內外政策指示個方向。——此次說話的態度非常沈着而明顯，這在沒有黨派好惡的見地只就選政這回事本身看來，是很可嘉的。因爲選舉原是要請全國民衆明白表示他善惡的向背，定此後政府行政的方針。倘就黨派的成敗結果看來，此次德國大選和法國的正成相反：萊茵河左畔的加黎民族（Gallia）闊步向右，萊茵右岸的日耳曼人卻決意掉首向左轉走。今且先把德國選舉成績單抄錄於下，然後再來陳說。

德意志「政出多門」，黨派日見繁增實比其芳鄰法蘭西更甚。此次報名競選的竟有三十一黨之多，殊爲歷來所未聞！其內情之複雜，就可想見。今爲節省篇幅起見，只錄其獲得議席的數黨，幷附原來席數，分清派別，自極左而極右，依次排列，以清眉目。其餘落選諸零星小黨，概不列入，只在下文略爲述及。

派別	黨名	本屆席數	上屆席數	勢力消長百分數
(甲)極左派	共產黨	五四	四五	約增百分之二〇
(乙)左派	社會民主黨	一五二	一三一	約增百分之一六強
(子)左傾的	(一)民主黨	二五	三二	約減百分之二八
	(二)經濟協會	二三	一七	約增百分之二六弱
	(一)農民黨	八	〇	原來無議席

(丙)中央派	(甲)正中的	(二)中央黨	六二	六九	約減百分之一一·六
		(三)民權黨	二	〇	原來無議席
	(乙)偏右傾的	(一)巴威略人民黨	一六	一九	約減百分之一五·八
		(二)國民黨	四四	五一	約減百分之一四·七
(丁)右派		(一)哈奴佛人協會	三	四	約減百分之二五
		(二)基督教國性農民黨	一〇	〇	此次新成立的
		(三)國性民黨	七三	一〇三	約減百分之二九強
		(四)鄉村同盟	三	八	約減百分之六二·五
		(五)薩克遜鄉民會	二	〇	原來無議席
(戊)極右派		國性社會黨	一二	一四	約減百分之一四·三

此次選舉戰爭因果的剖解

就上表略作分析，就立可看出：一、政府各黨之完全失敗；二、左派之無條件大勝利；三、右派之敗創；四、中央政策已為民衆所厭棄；五、代表特殊利益而缺少政治意義的黨派日見勃興；六、零星小黨之風起雲湧。茲逐條略為解釋如次：

(一)政府各黨之完全失敗——選舉結果，現政府不啻已為民衆直接宣告死刑，實是不可諱的事實。組成現政府的四黨——國性民黨，中央黨，國民黨和巴威略人民黨——無不受創敗北；其中自以為政府中堅的國性民黨最為創鉅痛深。國性民黨自一九二四年五月選舉以來，因德國戰後幣價暴跌，金融恐慌，社會紛亂不堪，又加萊茵魯爾地域尚橫被世仇法人佔領，全國民衆痛定思痛，因對當時歷掌國政的韋瑪同盟各黨——社會民主黨，民主黨及中央黨——極抱懷疑；國性民黨乘此全國民衆疑慮憤慨，激昂反常的心理機會，努力宣傳，大施活動，遂得由第四黨的地位，一躍而佔領久為社會民主黨世襲的第一大黨位置。雖在那年十二月，國會被馬爾克斯（Marx）內閣解散，再度選舉時，重為社會民主黨戰敗；但終不失為第二大黨，擁有相當不可輕視的勢力，足與左黨抗衡。迨到去年新春，大混合內閣組織無成後，即偕同巴威略人民聯翩入閣，為第四次馬爾克斯內閣的台柱。執政以來，對於內外措施，係係絕無卓異表見。對於外交尤無確定的標準，舉棋不定。原來為德

國近年來外交根本的羅加拿(Locarno)政策，本爲該黨在野時所猛烈反對者，所以連加入國際聯盟一事，也極不以爲然。後來因急於登台一試身手，遂承認不反對外長斯德萊斯曼(Dr. Stresemann)的外交政策，爲入閣和國民黨合作的條件。然而終因不是出於自己理智的肯定，非常勉強，所以在閣時對斯氏仍暗中多方掣肘。及此次國會期滿，作各處作競選運動時，更除下面具，公然對斯氏政策痛施攻擊。一若自身並未有入閣這回事，對於現閣政策可完全不負任何責任似的。此種翻雲覆雨的態度，當然引起各方的譏笑詆責。斥其對於國政無一定的方針，首鼠兩端，爲該黨政治幼稚的明證。而對內方面，該黨當在野時對民衆又盡情許願，一味大唱高調，——其實也是各黨普偏的現象——遠過其力所能及，於是自不能一一實施履行，遂予民衆以巨大的失望。該黨國會代表領袖萬思托帕伯爵(Graf Westarp)在公私談話間，仍明目張膽承認熱中帝制不諱，也授一般民衆以不甚良好的印象。有此種種原因，該黨之一敗塗地，實所應得。在最近的將來，該黨在德國當國執政的運命，自要暫告一結束。但我人似尚不可遽以爲該黨將從此一蹶不振。該黨本屆雖大失利，然因仍保持其第二大黨的位置，右派各黨，仍惟其馬首是瞻。倘受了此次失敗教訓後，能反躬深省，力事修養整頓，那末四年之後，當尚有整軍再戰之可能。

中央黨素抱中庸政策，力以調和左右各黨，不使國政趨於極端爲己任。此種左右逢源的居間緩衝政策，在黨派紛歧，各不相讓的德國政治舞台上，最著成效。所以歷屆組閣，總不能缺少了該黨的參與。該黨久秉國政，又有教會作有力的後盾，——中央黨爲基督教舊教徒的集合物，——更得婦女的同情——婦女多篤信宗教，易受教士的指揮，而中庸調解政策，尤投合婦女心理，——所以自一九二〇年德意志第一屆國會成立以來，歷次選舉，俱能保持其第三大黨的位置，無顯著的消長。此次現閣組織時，該黨首領馬爾克斯傾向右派，引國性民黨入閣，深爲該黨左翼領袖維爾德博士(Dr. Wirth)曾爲內閣總理所不滿；甚至當該閣組成，提出國會時，維氏雖屬政府黨而仍單獨投不信任票。維氏固長於演說，深得舊教工人之愛戴，曾幾次公然作評擊現閣之演說，措詞極爲激烈，完全如反對黨人行徑，可見此老對該黨右傾政策憤懣之概。該黨也因此幾存分裂，幸得主持者多老成持重之人，顧全黨部大局，力予容忍；而馬爾克斯所領導的右翼黨員，也因顧忌維氏背後強厚的潛勢力，投鼠忌器，不敢操切從事，只以冷淡的面目對之，遂暫得苟安。然而此次選舉，對於此種黨內意見的衝突，卻不能毫無影響。一部分工人都因此失望而掉首左向，投票於社會民主黨，或新興的基督教社會黨。於是在向爲該黨大本營的西德萊茵地帶，也遭遇顯著的敗績，減少票額自分之十至二十不等，不能維持原有勢力。可見中央黨號召民衆之力，已漸見動搖。

國民黨原爲國性自由黨，在革命後改組，代表德國資產巨商階級，人才濟濟。其左翼首領斯德萊斯曼博士，尤爲不可多得的政治家。當組國

飄颻於戰敗紛亂之秋，力求承俾斯麥克餘業。一九二三年夏，深知魯爾消極反抗之不能持久，且貽累國家以種種損害，結果只是兩敗俱傷，同趨絕路，所以毅然力排衆疑，主張中止消極反抗運動，運用外交手段，與法人進行協商；一面並提倡延長國民工作時間爲九小時，以增厚國家實力；一面更竭聯美與她議訂借款，創立倫頓馬克，以挽救幣價江河日下的紙幣。此政策行之匝年，成效大著，國勢與社會經濟，俱煥然改觀！自德人接受道斯計畫後，法人已無所藉口，魯爾萊茵方面駐軍，遂逐漸撤退。工作時間延長後，國力日漸恢復，對外信用遂日見增高；而倫頓馬克施行後，金融尤日趨穩固，社會人心日就安定，民衆復得安居樂業，國步因也蒸蒸日上。斯氏更運用其銳利的政治眼光，聰敏的外交手腕，實行其有名的「雙鐵在鑪」政策，利用德國地理上的優勢，東挾爲舉世厭惡的蘇俄，以西求代價於英法。不久便有羅加奪會議的成功，便有加入國際聯盟爲常任理事之實現。於是德意志從戰敗孤立的地位，一躍而又重躋於世界強國之林，重復顧問支配國際大事了！如是三數年間，國家地位從艱難萬辛的處境而增高突進，該黨領袖斯氏之功，眞屬不小。最近中央黨所主動的宗教教育問題，該黨以其破壞教育應獨立於宗教黨派主義之外的普通原則，力予反對，卒不能見諸實施，可見該黨之着眼遠大，態度純正，確是右派中健者，只是德國民意已決定左轉，並厭棄中央各黨，而對現政府又太失期望，於是國民黨雖有傑出的人物，和嚴正的態度，而終不能獨免於政府及右派各黨的運命，大勢所趨，不得不同歸於失敗了！但是該黨代表特殊階級的利益，實力充厚，人才濟濟，且有不可磨滅之功績在於國家，來日方長，前途無限；倘更能適應世界潮流，顧重民意，該黨將爲左派各黨的惟一勁敵，是可以預料的。

至於巴威略人民黨，實在無異是中央黨的右翼，同爲基督舊教徒所組成，不過限於南德巴威略人，而深帶巴人偏狹的地方色彩。牠惟一目的，只是竭力主張聯邦分治，反對統一運動（註二）除在其鄉里巴威略外，絕無勢力可言。此次選舉失利，雖是和政府及右派各黨同一運命，但也可見該黨將漸爲其鄉人所攜貳。

（二）左派之無條件大勝利——看了上面的略表，左派之勝利極爲明顯；并且爲無條件的，並不付了犧牲的代價。全國三十餘選舉區內，差不多全有這種增長的現象，可見全國民衆對右派極度懷疑，中央政策也所厭聞，惟有深深屬望於左派了。此外還有個原因，就是此次參加選舉的添加了二百餘萬新及選舉年齡（滿足二十歲）的青年男女，青年的思想大都傾向於極端的，所以一方左派得此大勝，另一方極右派之國性社會黨也仍得維持其選民票額於不墮。（此節理由詳見下段）。而在選舉前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攜手合作，互訂不相侵害之約，至是也大收良果。

在左派中，尤以極左派共產黨勝利爲更大。牠的勢力，經此次選舉，竟增加百分之二十，社會民主黨約增百分之十六。共產黨之有此長足的猛進，實在應當感激現政府內務部長國性民黨人考台爾博士（Dr.

V. Kendell）的恩賜。因爲德國共產黨也和在其他各國的一樣，內部本早生裂痕，有許多該黨左翼健將如郭盧教授（Prof. Korsch）等，俱紛紛退出該黨，別組共產左黨。不意在適臨選戰之前，內務部長考氏，遽藉口於共產黨所組織的青年黨軍紅戰士團（Der rote Front-kampferbund）（註二）團員刦其同志白老恩（Braun）氏出獄逃逸之事，謂該團組織有礙國家治安。並不於事前商得各邦政府同意，竟行通咨各邦政府，請其一致解散該團，禁止其活動。此事雖由普魯士邦政府聯同薩克遜，黑森等邦政府共同反對而不果行；但是共產黨受此壓迫激刺，不敢任性，而益行嚴固團結，活動奮鬬，一致對外。因此非但免去本身裂痕的擴大，並且更得長足的進步。考台爾氏眞值得莫斯科香花供奉！所以有人竟認國性民黨此舉爲該黨所定策略，明知本身將遭失敗，非社會黨人之敵，特有意的強共產黨以弱社會民主黨，並以激動民衆因厭惡共產黨而普遍的對於左派發生反感。那就未免有些「神乎其辭，」缺少事實可根據覆按的了。共產黨雖得此勝利，但其本身左右的根本衝突點並未因一時外來的壓迫而消除，且不僅在德國如是，各國——連他們的祖國大本營蘇俄在內——的共產黨都無不感受此種痛苦。第三國際德國部，雖因一時感於外力的摧殘而勉強團結，但是癥結未除，很難發展。

社會民主黨本來在德國勞工級階內有其長久的活動歷史，根深蒂固，擁有堅厚的勢力。但自革命之後，牠和其薩克遜急進份子分家以來，一方又因有共產黨之崛起爭雄，勞工階級的禁臠遂不能爲該黨所獨佔，於是一向赫赫的黨勢，未免漸見頓挫，中間（一九二四年五月）遂一度戰敗於國性民黨，經了數年在野的修養，苦心經營，始有此次之勝利，得了中產階級者不少的助力。但得此勝利後，試披閱該黨各地機關報，不免又充斥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驕氣狂喜。急進份子自然又蠢然思動，內部隱發恐怕就要隨凱歌歡慶之聲以俱來。在黨外則一方有該黨惟一大敵的共產黨與之逐鹿爭強，鬬妍賣俏，另一方則有引領熱望的民衆，側目嫉妒的右派各黨，而此次一時投票該黨的平民，終非該黨的忠實信徒。所以措施倘稍有不當，行止苟略不檢點，失敗即將接踵而至。雖然該黨代表范爾思氏（O. Wels）在三月二十九日爲上屆國會作臨別述終的演說時，宣稱：『社會民主黨完全自知對國民所負責任的重大，並且也準備定當接受這重大的責任。』似乎一切都很有把握；然而此種種當前的艱難徵象，眞能措置裕如，應付解決得下與否，終要看該黨領袖人物登台之後是否眞有相當應變任遠的才識與手腕，能把這「才能的試驗」從容表現出來！

（三）右派之敗創——右派之敗創，若僅看了國性民黨的情形，殊屬可驚，然而我人倘能進而一爲細按右派各黨的內情，則覺失敗還並不如是之甚。最顯見的爲新成立的基督教國性農民黨，一戰而遽攫取十個議席爲己有，其勢不可謂不銳利。而向在國會無議席的薩克遜鄉民會，此次也能奪得二個議席，也略能慰藉右派的失意頹喪，右派四小黨

的向背俱能爲國性民黨所左右，俱惟後者馬首是瞻。所以國性民黨的實際損失，實非二十個議席而爲二十四席。右派因國性民黨執政年餘，對外政策鼠首兩端，對內不能厲行約言，聲譽滿衆望，所以其同遭受大創。此外同派各黨不能效法左派之攜手合作，互相牽制，也爲加重失利程度的原因之一。譬如在上巴威略選舉區內，右派各黨，俱以深負民望的黨中元老爲競選候補人；國性社會黨推歐不將軍（General Ritter v. Epp，爲在一九一九年首先率領義勇軍入巴威略首府敏興城平靖赤禍之第一人，所以極受巴威略人的愛戴；）國性民黨推劉叨將軍（General v. Lettow-Vorbeck；）國民黨推黨魁斯德萊斯曼博士；斯氏雖以其歷年在外交上折衝樽俎的功績，得票四萬餘，（德國選舉法，每一選舉區內，每一候選人，至少得票六萬，才能入選，）卒「名落孫山」。可見右派各黨互相競爭傾軋之激烈，而歸根只是兩敗俱傷，減弱自身實力而已。又小黨之蜂起，也予右側營壘以不良的打擊，雖然沒有加於中央各黨影響之甚，然而終能按案感受得出的。還有一部份右派選民，因對於右派內閣失望後，對國家政治便呈厭倦消極的心理，在選舉那天，就杜門不願與聞。這就本屆選民參加數視上屆爲減弱一點，可以看得出的。

至於極右派的國性社會黨，雖然抱其卑不足道的政見，乖戾浮燥的行動，（一九二四年初冬，曾在門古揭竿作亂，宣布獨立，未及日暮，即爲該地駐軍平定。正和一九一九年在門古及巴威略各地曇花一現的勞工政府的把戲，適爲相對。眞不愧與共產黨爲一對左右的難兄難弟！）而在此次選舉，卻非但並不損失選民，且反有增加之勢。因爲假使加入從該黨分裂出去的國民同盟所得的票額，（二十六萬餘票，）加上該黨的八十萬餘票，就較上屆國會選舉時該黨所得的還多咧。（多十六萬餘票）其原因除上段所述新進青年思想傾向極端的外，最予該黨以良機的，就是萊茵各地受法軍佔領響影所起的反動。該黨也能捉住天賜的良緣，在該處行大規模的宣傳和組織，所以國性社會黨雖在其發祥地巴威略邦日漸失勢，卻在萊茵地帶又取得新領域。但是此種反動潮流到底不能持久，而該黨因受國民同盟分裂的影響，在新國會中卻已失去二個議席了。

（四）中央政策已爲民衆所厭棄——中央各黨除有特殊關係的三黨——經濟協會，農民黨，民法黨（且留待下面再講）外無不遭受挫折。中央各黨的政策，中正和平，以調和左右兩極爲己任，沒有顯明卓異的特殊主張，十年以來，此種不痛不癢的政黨自然要漸爲民衆所厭棄。此次選舉結果揭曉後，失敗痛楚感到最深的當是民主黨。民主黨和國民黨同號稱德意志智識階級的結合團體。惟後者偏重於資產階級而右傾，民主黨代表中產和文人階級而帶左傾色彩，是爲二黨的不同點。民主黨當一九一九德國政制改革，於韋瑪（Weimar）國民會議議訂憲法時，尚居第三黨的地位，連合社會民主黨與中央黨，矢志努力於共和政體的實施與發揚，卽爲有名的韋瑪同盟。及至翌年第一屆德意志

民國國會成立，其勢力卽不能與國民黨及國性民黨抗爭，而退處第五黨的位置。自是歷屆選舉，選民逐次減少，第二屆正式國會以來，卽一再退居第六黨位置。此回戰役，又損折其議席幾及三分之一，棄甲曳兵的狼狽狀態，也幾和國性民黨相似。差不多竟連第六黨的位置也不能保持，而要拱手讓給方興未艾的經濟協會黨。勢眞有江河日下，不可遏制之勢！中央各黨之所以衰落不振如是，除上述普通原因外，可得而列舉的尚有三端：一爲小黨之蜂起，中等階級的選民大多爲所吸引過去；二爲中等階級中抱左傾思想的，或因要一新耳目而屬望左派的，使都儘行投入社會民主黨；三爲少政黨意義，純粹代表經濟利益的經濟協會之勃興。第一個原因凡中央各黨俱受其影響，第二因尤其是民主和中央二黨感受其響影。第三因就不啻是專對民主黨的打擊了。

(五)代表特殊利益而缺少政治意義的黨派日見勃興——近代社會產發達，經濟組織複雜，國家社會的重大問題，有非純粹以政黨或地方爲本位的代議制所能勝任解決，并且政黨政治易鬧黨見，地方代議制也有地域成見或地理上自然的隔膜等流弊，所以近世政治學者，多有以職業代表制替代政黨或地方代議制的運動。現在歐陸各國，雖多有在政治議會外另設經濟議會以補此缺憾的設施，然而經濟議會終尚無直接立法權，職業代議制只能說尚在試驗進程中，還未完全實行。在此過渡時代，使有不帶政治色彩，純粹代表經濟利益的黨派如德國經濟協會者應運而生。經濟協會成立已有年月，惟一向並不受人注意。在國會內對於政治問題，悉聽其會員自由投票，並無約束。其勢力在第二屆國會選舉，已有極顯著的進步，洎後每戰必勝，蒸蒸日上，在德國黨派中爲一異軍之突起。此次又增加實力百分之二十六，幾欲取民主黨的地位而代之。該黨至今僅處於言論試驗的時代，現在羽毛豐滿，實力漸充，卽將入於行動實踐時期，倘更能努力發揮光大該黨的精神，增強民衆對牠的同情與熱望，那末也許就能爲世界黨系生活闢一新的路程咧。該黨還踏在進行的路上，前途有無限的希望，深望該黨黨員都能爭先努力前進！此外如農民黨，民權與復値黨（註三）以及新興而未獲議席的手工人黨，幣價低落時代被損者聯合，房主地主會，戰爭犧牲者協會，被損者聯合，復値與建設黨等等，都是代表特殊利益，缺少政黨意義的團體；這種代議制度裏的新的趨勢，確很値得我人注意。

(六)零星小黨之風起雲湧——現在就可說到此種如雨後春筍先產生的零星小黨，對於國家社會的利害影響了。此次德國大選，列名加入戰團的竟有三十一黨之多，（註四）實爲世界選舉史中所僅見。除在上文已有提及的各小黨不再舉列外，尚有：耶教人民會，耶教人名服務會，基督社會黨，獨立社會黨，老社會黨——此三者俱由社會民主黨分裂出來——德意志社會黨——和國民同盟——同從國性社會黨分出——國性少數黨及護法與保衛租屋者黨等。此俱由於德人的結黨狂熱，（譬如最後之護法與保衛租屋者黨，差不多僅爲一名 Wolf-Ineyer 者一家人所組織創黨，兒戲紊亂如是，眞嘆觀止已！）每因有一二

稍負人望的人物，和微細的政見不甚重要的利益觀念便野心勃勃組立黨會，求遂一己的虛榮或妄想借此造成個人的功名地位。結果只是混亂投票者的注意力分散各大黨勢力，而自身也只是白費氣力，一無所得，徒令隨人投票給牠們的做了寃枉事，等於投廢票。所以此次全國票額雖增加有四十餘萬，而國會議席反視上屆減少四席。此等小黨計共吸去將近百萬的票額（至少可產出十二個議席）盡歸無結果。最受其拆台搗亂痛苦的，自然為代表中產階級的中央各黨。在選舉前原有許多人早見到此種小黨之無理取鬧，主張改革選舉法，加以裁制。因一時不能得良好具體的結果，所以沒有實行。我人在此惟有誠懇希望德人受了此次明顯的教訓後，及早注意，使此種不經濟的怪現象，下次不再發生才好。

選舉後德國政局的預測

選舉後第一件應當解決而為大衆注意力集中的事，為組閣問題。上文已說過現閣不啻已為民衆直捷宣告死刑，因為組成現閣的四黨，在國會內本僅占有極微弱的過半數議席，（加上國性民黨的與黨鄉村同盟的八個議席合為全數四百九十三席中之二百五十席）經了此回選舉，政府各黨既全盤敗績，在新國會全額四百八十九席中，僅保持了一百九十五個席位，就把所有右派各黨和中央派中民權農民兩黨就行拉進去算作政府與黨，還是和至少的過半數——二百四十五席——相差二十二個議席。僅在這議席數目上看來，不走已屬不可能；況當左派新勝之餘？所以右派內閣無論如何，已是一個被判處決的死囚，只在靜候牠末日的到臨，再不能掙命戀棧的了。另組新閣是勢所必行，而在此新閣中又必以社會民主黨為中堅領袖，以符選舉精神也可以斷言的。新閣的產生方法約有下述的五種可能：

（一）大混合內閣——選舉結果揭曉後全國最普遍的呼聲卽為舊事重提的組織大混合內閣的要求。就是從左而社會民主黨起右至於國民黨。最熱中於此項運動的自然為中央各黨。因為牠們自願沒有組閣能力，而又不願這塊肥肉為他人所獨占，必也要分嘗一臠而後快，所以竭力在醞釀此種空氣。但是大混合內閣這個名詞固然極為悅耳動聽，倘欲見其實現却是不易。又加各黨當新選之後各懷各的心事，大都懷抱野心躍躍欲求一償選舉前處心積慮，奔走籌畫的一番辛勞苦役。所以權商條件時，最不易妥協成就。所以德國歷次組閣時，都有這個運動但終歸無成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二）韋瑪同盟內閣——卽由韋瑪同盟三黨為中堅，而再添加農民黨和巴威略人民黨而成立內閣。此種組織，實最為當組閣要衝的社會民主黨所渴望。第一，韋瑪同盟三黨本有宿緣，雖然中央黨最近稍有右傾的色彩但是終不難重修舊好；何况中央黨中如維爾德博士等一派人，對於左派尤有默契。第二，社會民主黨在此中為惟一擁有勢力的大黨，比較有充分貫徹其主張與設施的餘地，非如在大混合內閣內，重為

中等階級各黨所包圍，而必難見諒於黨中急進份子。所以此種組織對於社會民主黨比較最爲有利；但也正是這樣就非中央和民主兩黨所樂聞。因爲此兩黨在閣中將事事仰社會民主黨的鼻息，聽其指揮，心何能甘？而民主黨以渺小之軀，介於社會主義者和宗教信徒兩大之間，將飽受孤單微弱的痛苦，尤非所願。所以這個問題提出來後，必得遭受民主中央兩黨的冷漠面孔。至於巴威略人民黨是否願意加入，尤屬問題。而德國內閣要缺少國民黨斯德萊斯曼博士的外長，壽命也必不能久長的。所以此議非大混合內閣的計畫眞到山窮水盡時，恐怕不能勉強成立的。

（三）純粹中央少數內閣——倘使上面二種努力都成泡影時，只有這一條路爲救急過渡的辦法。此議當然最爲右派所樂聞而歡迎。

（四）左派少數單純內閣——如英國工黨內閣故事，由社會民主黨單獨組織。此種計畫實現的成分極少，因爲德國政治舞台上黨派如林，不能和在英倫三島相比。社會民主黨大概是沒有這個勇氣來輕於嘗試。

（五）紅色內閣——即爲社會民主黨連合共產黨的內閣。此議雖爲共產黨人所夢想，屢在他們機關報上向社會黨流波送盼，表示此意。但是社會民主黨人決不敢作此孤注一擲的舉動，代人受過，向中等階級挑戰以走向自殺的路上去的。社會黨人愚必不至於此。所以此條爲最沒有實現的可能。此處不過因有此一說，姑述及之。

綜合上述情形看來：社會民主黨如受命組閣，最先必爲第一項之努力，結果必受民主中央兩黨冷淡的面目，不得贊助。迫不得已，才爲第一項或竟作第四項的嘗試。第四項計畫能否實現，我人極抱懷疑，且暫不論，只就第一項講：社會民主黨必須首先設法融解內部的意見，因爲大混合內閣如能成立，總理一席，必須讓給中央黨擔任，以調濟社會民主黨和國民黨間的意見。且社會民主黨在混合內閣裏雖有惟一大黨的資格，然終爲各黨所包圍，必不能盡情爲所欲爲，若太對中產階級妥協，必召黨內急進份子的責難怨望無疑。假如能在事前消除此點困難，大混合內閣才得一帆風順地開鑼唱演，否則就得再作一度第二項嘗試，不幸如再不得民主中央兩黨相當的熱情報答，那只好讓中央過渡內閣成立，一面與各黨從長權商條件，靜待時機的成熟了。凡此種種一二星期內便可見端倪，我們拭目以待好了。

照這樣看來，德國此後組閣，多分缺不得社會民主黨的主力。那麼該黨對內對外的政策，至少在未來的四年中，對於德國政治有重大的關係。我人不可不加以注意。

大家都知道，該黨對外是熱誠擁護斯德萊斯曼氏的諒解政策的。此後對於交好西鄰，力求諒解精神之貫澈，必益加盡力發揮做去的。所以當最近蘇俄朝野，對於德國共產黨的勝利手舞足蹈，與高采烈地歡欣慶賀之時，莫斯科外交部人員，却在暗中慼額流汗不止，惟恐「諒解政策」成功後，德國即易被捲入爲倫敦夙夜希冀的封鎖蘇俄大聯盟的

計畫中去，而世界勞工祖國，於是竟要困處歐洲東北嚴寒的大陸範中，束手待斃了。其實德人自戰敗經受教訓以後，外交已大有進步，決不會上了屋子便自抽梯子的。一面果然要竭力內與英法交歡，期早日重入於支配世界的強國之林。一面還是要東睞俄好，保持不即不離的態度，以自留後步，不致進退失據。「雙鐵在鑪」的政策是要使俄人的餘情，以增厚新人的恩愛。所以莫斯科的領袖先生們尚可不必十分擔憂。

德國社會民主黨對於遠東的政策是主張加入華盛頓條約，求重新取得在華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一樣的鞏固優越地位，換句話說，就是要取得合夥打劫的資格而已。足見社會主義者為世界平民謀真正和平幸福的苦心！德人雖有野心，但她如果加入華會條約，而我人外交手腕能運用得當，卻是於我有利的，只因去本文範圍太遠，此處不能詳說）

他們對內的計劃：第一、希望國防軍之政治化——共和化，——德國國防軍將校，盡為帝國時代的人，耳濡目染於侵略復仇的軍國教育思想，極端右傾，且眷戀皇室，時生故主之思，暗中與右派有密切關係，實為左派睡臥難安的問題。所以處心積慮，必欲使之共和化，脫離右派的影響。此次若當國執政，或將效法蘇俄，於各軍遍置政治代表以監督將校，訓練軍人。第二、為廢止添造軍艦計劃，餘如回復八小時工作制，以及其他關於改善勞工地位之社會政策也必將設法次第實行，以敷衍勞動階級。

此次選舉結果宣布後，右派對此放出的第一聲禮砲，便是喊出「我們整裝跨上戰陣，再接再厲！」的口號。可見右派決不甘心敗創蟄伏，而決欲奮鬥到底的。假如左派上台執政，太不留人餘地，一味任性放手而為，恐怕就要激動中產階級相率歸入為右派以全力製造的「反赤聯合戰線」去，一致團結，與左派為難。此次本已有不少中等階級人目擊共產黨勝利而不勝寒心，倘再加右派有力的挑撥宣傳，那差不多就成必然的結果了。如是，下次選舉必有一番熱烈的血戰，「鹿死誰手，」極在不可知之數咧。那就要看社會民主黨人是否能放大眼光，擴大胸襟，應變任艱，確有能敗也能勝的能耐了！

近據世界新聞社消息德國總選舉後，社會民主黨獲勝，前馬爾克斯內閣辭職，由社會民主黨領袖 Mueller 氏聯合中央黨及左傾各派組織混合內閣，現在的混合內閣於六月二十八日成立，閣席的分配如下：

總理	繆勒氏 Hermann Mueller	（社會民主黨）
內務部長	塞弗林氏（Severing）	（社會民主黨）
財政部長	希爾福亭氏 Hilferding）	（社會民主黨）
勞工部長	費塞爾氏（Wissell）	（社會民主黨）
佔領地部長	維爾德博士（Dr. Wirth）	（中央黨）
交通部長	敖伊拉特氏（Von Guerard）	（中央黨）
工商部長	哥爾惕斯博士（Dr. Curtius）	（國民黨）

外交部長　斯德來斯曼博士（Dr. Stresemann）（國民黨）
糧食部長　迪脫甲希氏（[illegible]）（民主黨）
司法部長　郭希氏（Koch）（民主黨）
郵政部長　沙米爾氏（[illegible]）·（巴威略人民黨）
國防部長　格魯納將軍（Groener）（無黨籍）

照各黨閣席的分配看來，大概可以說這次的內閣乃是介乎大混合內閣及韋瑪（Weimar）同盟內閣中間的一個混合內閣。德國小黨林立，清一色的政黨內閣萬難成立，混合內閣的組織乃是勢所必然的。現內閣由左黨合組而成，極左極右的黨派雖都占不到閣席，但是左傾的。

編者附識

（註一）德國版圖既遠不如我國的遼濶，而各處民情習尚相差無幾，語言早已統一，鐵道汽車路等凡密佈全國，交通便利，本不是聯邦制的適宜地。當俾斯麥創國時代，原因當時各邦分立爭雄，不肯相下，爲一時權宜之計，暫取聯邦制。現在立國七十餘年以來，中央政府基礎已極穩固，各處民情心理也已完全國家化，早無再取重複政治聯邦制的必要。所以在最近數年來，共和派各黨——如韋瑪同盟三大黨——努力醞釀統一運動，但被南部於南方人民的偏狹自私與疑忌，普魯士人的心理，不能見諸實行。反統一運動底中堅頗惜首爲巴威略人民黨。

（註二）德國各黨，都各使其青年黨員受軍隊式的訓練，編成各黨團體，既可鍛鍊黨員體魄，使能耐勞任苦，爲受限制的國家軍事教育的補充；又可使爲政爭相當保衞的先鋒隊，極右翼黨派有鋼盔團（Der Stahlhelm），共和派有擁護國旗同盟（Reichsbanner）直譯爲旗幟團，共產黨有紅戰士團。

（註三）該黨原名 Reichspartei für Volksrecht und Aufwertung，所謂「復值」即主張凡在戰前買戰爭公債，和戰後受紙幣跌落影響，致資產蕩然者，應由政府設法資助，回復其一部份損失的產值。其實左右各黨，俱爭前恐後熱中於此項運動，以求博中產者的歡心。在此次選舉前，便又有專爲努力此項活動的政黨實現，除該黨簡稱爲「民權黨」外，尚有五六個小黨，如被損者聯合，復值與建設黨，民權與復值合作社等等盡屬此類。

（註四）此次報名競選的尚有二黨爲辦理選政委員會拒絕：一爲「未婚者生活利益黨」，由一漢堡青年主動，而有二十位該地已婚婦人連署；一爲「無黨而爲國民」或「福利的團體」（Einzelparteilose für das Volk, [illegible]）人說「三個德國人結兩個俱個德國人結個政黨」，這句話眞是不虛！

一七，八，一，於德國慰如堡。



MALT-EXTRACT-BEER

德國麥精



百補皮酒

常服

身體康強

能力增加

精神充足

總經理

德商泰來洋行

上海四川路二一二號

電話中央六一一三號

副經理

高順洋行

上海四川路二二五號

各洋酒店均有出售

最鮮美之調味品

「味母汁」



「味母」

滋補開胃　質素味美

現今最進步之調味品

人人每飯必需之良伴侶

上海天一味母廠精製

廠址上海韜明路　電話東五四四號

經售處　先施　永安　新新　及本外埠各南貨食品店

南京都市美增進之必要

陳植

一 導言

南京形勢險要，甲於東南，自古迄今十爲國都。辛亥革命，滿廷傾覆後，國人以燕京久爲帝室所在，環境惡劣，且地位交通，遠遜金陵，咸主乘此時機，卽將首都南遷。翌年元旦，先總理受國民愛戴，被舉爲首任元首，蒞寧就職時，萬人空巷，歡呼雷動，爲南中空前盛舉。當斯時也，遷都之議，莫不私慶倖成，孰謂清帝遜位，南北統一，孫公辭職後，袁氏私囑爪牙變亂，堅執己意，遷都南京之議，一似曇花，無復孑存。不然，洪憲稱帝，及溥儀復辟之怪劇，可斷其必無，國家治績，或已早上正軌，不致再演二次以後之革命，思之蓋亦痛矣。或謂以種種關係，克復北京後，仍須將首都北遷；竊謂不然，南京以形勢交通及國防關係，首都地位，莫可與京。若謂建築簡陋，不敷應用，則僅屬財政問題，非若全無辦法者比，且數年來舉國上下，幾莫不痛心於軍閥之宰割，及列強之眈視，急求根本之革新，不欲網羅之再投。故全國底定後，政府如以建築首都公債之募集相詔，凡爲國民，靡不樂從。矧總理臨終時，遷葬鍾山之訓，卽寓建都南京之意，遺音宛在，敢不謹遵。常憶日本東京以地震過烈，所有建築俱葬火窟，斯時以損失太鉅，朝野上下，羣主還都西京之議，旋以地位較優，不主他遷，而各爲復興舊都，改建新京之努力，迄今數載，已煥然可觀；其毅力，其迅速，誠不能不令人欽佩也。南京自去年克復定都後，政府以首都市政之重要，已專設市政府以從事於首都市政之改進，一年以來，凡百設施，靡不積極進行，首都前途何幸如之。惟南京範圍過大，荒涼過甚，故一年來所有設施，一時仍難令人注目，至於「都市美」則更視爲緩圖，無人注意矣。南京繁華區域，除下關外，皆在鼓樓以南；抵三山街，大功坊，夫子廟一帶，則行人如織，市廛櫛比，幾爲全城精華所在。城北一帶，則除一部菜畦麥隴爲園藝及農作之經營地外，餘皆碎瓦頹垣，荒榛斷梗，一仍昔日蕭條耳。城北景象淒涼，自無審美之足云；城南街道狹小，咸興行路之大難。至於清

涼，莫愁，雞鳴，玄武等古蹟，或以衰敗已久，僅供遷客之題詠，或以管理無術，但引俗子之登臨；即新建公園，數目過鮮，或地位偏僻，或建築欠適，去市民充分利用之適度尚遠，故論今日南京之都市，尚不足以云美也。然美為都市之生命，其為首都者尤須努力改進，以便追蹤世界各國名城，若巴黎，倫敦，華盛頓者，幸勿故步自封，以示弱於人也。

二　南京昔日之園林

南京夙擅園林之勝，洪楊亂後，秦淮焚燬，瓦礫載途，榛莽滿目，疇昔勝迹，無復存矣。茲舉典籍之可稽而較著者如次，蓋亦他日建築新都之一助焉。

南京附郭勝景，以鍾山，後湖，莫愁湖，及幕府，牛首諸山為最。鍾山本少林木，東晉之世，令諸州刺史罷職還者，入山栽松；下逮元明，翠色瀰望。明時楠木生長甚茂，斯時大廈用材，皆仰給焉。鄭和南航所需，悉亦資之。考楠木生於暖帶，今江蘇境內，僅於句容之寶華山中見之，然以頻年濫伐，亦希罕不易多觀，據之，足徵昔日鍾山森林之葱蘢也。讀元胡炳文鍾山遊記，『山夾路松陰，至八九里，清風時來，寒濤吼空，斯須寂然如故。』及王荊公遊鍾山詩，『終日看山不厭山，買山終待老山間；山花落盡山長在，山水空流山自閒。』鍾阜勝迹，如在目前，撫今追昔，不禁興滄桑之感矣。

名園之可考者，在吳有芳林苑，西苑，及落星樓，桂林苑。在晉有華林園。在宋有樂游苑，青林苑，上林苑，南苑。華林園於元嘉間，更新廣之。在齊有元圃，芳林苑，婁湖苑，新林苑，博望苑，靈邱苑，芳樂苑。在梁有蘭亭苑，江潭苑，建興苑，華林苑，上林苑，玄圃，延香園。在南唐有北苑，金陵苑，金波園。在南宋有御苑，八仙台，養種園，以幾經滄桑，皆遺迹依稀，不能實指其處矣。

明代燕王北遷，寧為陪都，繁華都麗，不減疇昔，士大夫選勝探幽，率在鳳台左右。至若王侯子弟，紗帽隱囊，招集賓朋，風流跌宕，則徐甲之錦衣之西園，實為其冠，隔舟為鳳台園，萬竹園，其在仙鶴街者，為徐元超公子大隱園，此皆魏公府之別業也。雖齊王孫之同春園（在今沙灣）儼若附庸矣。至於名公巨德，閒官退居，點綴林泉，從容遊讌，則有張莊節公海石園，何公露鳳嬉園，許長卿新舊二園，張爭之佚園，王爾祝園，吳本如園，湯熙台園（在杏花村口）許無射園（在蔣公廟東）張保御園，而顧太初遯園，與諸弟子分置之園，即參錯於其中。又如文人墨客，各占勝區，月夕花晨，觴詠間作，則吳孔璋卜味齋，李象先諸園，亦未肯多讓也。明社雖墟，未遭兵火，苔紋草色，履迹可尋，踵而築之者，又有鄧氏青嶰堂，陶氏冰雪窩，吳岐祥上舍怡園，割青依綠，猶不甚衰。有清乾隆之世，隨園之名，播於海內，袁枚以曠世奇才，所精心結撰者也。園在今乾河沿西里許，小倉山麓，占地百二十畝，因山築基，引流為沼，蒔花種竹，古趣盎然，門外修竹柴徑，引人入勝，一園綠樹，萬頃瑯玕，香氣襲人，花光醉客，春三月之牡丹，秋八月之木犀，開時遊人最夥，每逢鄉試之年，則秋月來遊之人，約在十萬以上。蓋稱金陵之勝者，南曰雨花台，西南曰莫愁湖，北曰鍾山，東北曰

孝陵，登小倉山則諸景上浮，一覽無遺矣。袁枚年三十隱退，享園林之樂者五十年，又五十年而遭洪楊之亂，故園鞠為茂草，不惟亭台蕩然，即瓦礫亦無孑遺。蓋亦惜矣！

孫吳建業之蹟，許見左太冲三都賦，陸機以江東故族，深歎美之，其略曰：「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亘以綠水，玄蔭耽耽，清流亹亹。」亦足徵當日市政之修明也。六朝時，台城以外，並種橘樹，其宮牆內，則種石榴，其殿廷及三台三省，悉列種柳樹，其宮南夾路出朱雀門，悉楊柳與槐也。齊謝眺人朝曲曰：「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洲，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此之謂也。南唐御街亦雜種槐柳，蔚然成蔭。明代太學之中，固多樹木，嘉靖二十三年，司業王材自太學東西南至成賢街，補植槐柳冬青檜楊等木三百餘株，並賦植樹詩以相勸勉，則南京街道樹，昔賢固極注意也。

三　南京現有之名勝

南京以地勢險要，兵家必爭，昔日勝地，今殘瓦礫，不勝感慨。其僅存而足為首都生色，及新建而足為首都點綴者，略述如次：

一、古蹟及名勝

明孝陵　俗稱皇陵，為明祖埋骨之所。陵前翁仲象衞之屬，羅列道旁，北上為饗殿，供太祖遺像，殿後有祭壇，可由隧道登壇頂，極目西望，全城在望，壇後即為陵寢所在。

莫愁湖　在水西門外，相傳為南齊盧女莫愁故居。湖濱有華嚴庵，庵內築鬱金堂，堂上為勝棋樓，相傳為明太祖與中山王弈棋之所。樓北臨湖水，當夏季芙蕖怒放，涼風拂襟，荷香送鼻，益增清趣，誠消暑勝地也。粵軍烈士墓在其西側，為辛亥光復嶺南健兒葬骨之地，近經修築後，益臻壯麗。

雞鳴寺　在雞鳴山上，梁同泰寺遺址也。寺內有豁蒙樓，其東向者，即舊景陽樓址也。景陽樓下，有燕支井（一名燕脂井）相傳為陳後主攜張麗華，孔貴嬪，曾避隋兵於斯。其北為台城，梁武帝蒙侯景亂時，餓死於此。

玄武湖　亦稱後湖，周可四十里，中有新，老，長，麟，趾等五洲，湖中滿植芙蕖，兼多櫻桃，老洲上有湖神廟，曾端二公祠，湖心亭，湖濱攬勝樓，陶心亭，賞荷廳，銅鈎井諸勝。每逢春夏，堤柳塘蓮，紅綠掩映，士女如雲。

秦淮河　相傳為秦始皇所鑿，城內之水，皆匯於斯。明時舊院皆臨秦淮，歌樓畫舫，環列其間，遊秦淮者必登畫舫，六朝已然，連舳接艫，於今尤盛。河中幾無隙地，舒轉極感困難，謂之水上架屋，洵非虛語。惟過大中橋以北，柳烟蕩月，荻穗搖秋，為青溪勝境，遙望鍾山，烟嵐紫翠，偶泛小艇，容與其中，六朝煙水，盡在其中矣。

清涼山　本名石頭山，南唐建清涼寺於山半，始易今名。寺本南唐避暑宮，寺後山頂，舊有翠微亭，即昔之避暑亭也。東北有雲巢庵，相傳為地藏王肉身坐禪處，寺南有掃葉樓，為明末龔半千讀書處，憑山遠矚，江山

如畫。

二、庭園及公園

第一公園（亦稱血花公園）在復成橋畔，舊爲秀山公園，蓋其部下，於李純死後，集資築成者也。廣百餘畝，有博物館，有圖書館，有植物園，綠草如茵，花木掩映，諸園中以斯爲著。

鼓樓公園　就鼓樓下隙地所築，爲途中公園之一，上有暢觀閣，今由大學院改爲測候之所。

胡園　一名愚園，爲明代西園舊址，中滙大池，周以竹樹，樹木扶疏，地極幽僻，叠石爲山，曲折迴環，玲瓏盡致。暑日碧波漣漪，紅蓮芳馥，微風一過，楚楚媚人，舊有名園中，首屈一指。

劉園　一名又來園，在南門外雨花台側，山水清幽，林木掩映，亭榭樓閣，結構自然，又來堂，凌波仙館，雲起樓，擁翠堂，師竹軒等，室內陳設多係竹製，凭欄遠眺，峯巒前拱，雉堞後起，嵐翠溪光，畢集眉睫。

四　南京都市美爾後應有之設施

世界各國名都鉅市之設施也，莫不制定都市計畫（City planning），以爲之備，而建築公園，道路植樹，以及勝蹟保存，靡不與市民之保安，修養，衛生，及教育，交通，經濟上有密切之關係。故斯數者，於都市計畫中，亦極占重要之位置。南京創建之期間已久，改造之進行自難，五馬街，益仁巷，拆屋放寬之議倡之既久，且市府已出示限期進行矣，經迭次反對，延之又延，迄未動工。開路幅僅定百呎。市民已駭爲奇聞，逡巡莫敢首從，是誠首都改建前途之暗礁，市民如不肯暫忍小痛，則荊棘遍地，抨折叢生，首都前途，尚未可樂觀也。然南京自洪楊亂後，瘡痍滿目，雖經休養數十年，民生元氣，終未復舊，迨二次革命失敗，張勳攻破南京後，縱火焚殺奸掠，居民十室九空，爲洪楊而後未有之浩刧，遂成今日「地廣大荒而不治」之慘象，蓋亦痛矣！故願司南京市政者，亦應洞察民情，優予津貼，俾事負販，庶營小商者，弗致流離失所，時鳴不平也。若論南京都市美，則城南商業繁華之區，有亟須闢地建築公園者，惟公園之面積較大，則他日之進行尤難，深望民衆官廳，通力協作，各抱犧牲精神，努力赴之，則華麗莊嚴之首都，當不難於短期間內，實現於揚子江畔，不禁馨香禱祝之矣。

茲就管見所及，略述南京他日都市美所應注意之設備如次：

一、公園　南京之現所有者，既如前述，惟就中較爲完備者，僅爲復成橋畔之第一公園。第一公園舊爲秀山公園，中曾一稱血花公園，至鼓樓公園與新建之秦淮公園，在公園學上爲途中公園，一爲隙地公園，蓋皆都市之小公園也。第一與鼓樓二公園中，雖皆各有特點，然設計時，難免失察之處，管理者尚多欠適之處，有亟須改良，不容稍緩者在。第一公園設計時，純取幾何式，幾何式公園，在公園新潮中已爲過程，當日偶不經意，深爲可惜。園中樹種既欠適宜，栽植亦乖方式，音樂亭既狹小不足容納樂隊，且亭前無隙地，無長椅，可謂絕未顧慮，毫無設備者矣。（曾憶設計圖中有音樂亭）近察市民需要，（夫子廟各茶社

中之有彈唱者，座中常滿，）公園音樂亭，確有設置之必要，如能早日成立，誠市民教化之幸也。他若噴水池，則設計全誤，觀於池中之影象高與水池半徑，誠不值識者一笑矣。西北隅植物園中所標名稱，頗有指鹿爲馬者，是誠公園之大玷，急盼早日改正也。近經市政府接辦後，園中新設施，亦多不愜人意者，園中色彩以調和爲貴，愼勿任意塗抹，致損全園景色也。他若鼓樓公園之類似而尙須改革者亦多；鼓樓爲先代建築，尤宜存眞，質之當局，想亦謂然。新設之秦淮小公園，極宜注意於兒童運動之設備，夫子廟既爲遊人蝟集之所，且亦兒童較多之地，此蕞爾小公園，決不足以充分利用，所幸隙地尙夥，仍不難設置也。爾後隙地兒童，及途中公園，尙須較現有者，簡其外表，增其設備，則所需省而收利大矣，秦淮小公園之圍牆，鄙人尙病其過奢，蓋小公園須與周圍之環境相適，固無須如此華美也。內部分劃，亦未敢贊同。小公園之功效最大，設置最易，青島面積人口遠在南京下，據調查所得，共有小公園三十餘處，則南京至少須五十處也。

城西隅，傍山逶迤，自水西門直抵海陵門，崗巒起伏，嘉木繁蔭，四時異景，風光宜人，山中古寺，若清涼，古林，俱爲先代名剎，山麓有農田，有魚池，有荷塘，有果園，與市場之距離既遠，空氣之成分自純，蓋不惟具田園都市之雛形，抑亦他日較大公園之候補地也。果能注意及斯，先從事於植樹築路，則公園之雛形已具，如有餘力，再從事於紀念物之支配，及旅舍茶社及其他休息物之置備，則已事半功倍，可慶大成矣。

後湖在豐潤門外，周四十里，鍾山峙於東南，幕府擁於西北，山色湖光，掩映如畫，中有五洲，浮若島嶼，六朝名園都聚於斯，產櫻夙稱珍美，初夏遊人尤夥，如能先爲道路之修築，及遊艇之添置，然後漸及於紀念館及運動場之建置，行道植樹之栽植，則不惟爲湖光生色，便益市民豈淺鮮哉？故以後湖改建公園，視西城傍山更易成功。

南門外雨花台亦爲南京名勝之一，山多石子，斑斕可愛，遠指江峯，近俯城堞，煙霏霧靄，萬景畢納。每當夕陽銜山，巒容樹態，金碧晃漾，尤爲佳勝。有泉一泓，纖溼樓浸，色味俱絕，居民搆肆其上，春秋佳賞，游屐紛還，丹陽記云：「江南登覽之地三，雨花其一；」迄今不替。惟荒塚壘壘，竹樹杳然，現有風景，遠在清涼玄武之下。然古蹟尙多，（若晉謝安，及南唐韓熙載，元劉叔向，孔平山，明方正學，浡泥國王諸人墓。）如能稍加整理，並注意於遊道之修築，林木之栽植，則不數年後，必能略具雛形也。

下關以交通便利，工商業有日漸發達之勢，江濱有設置公園之必要，下關爲新闢市場，雖無古蹟之憑臨，然風帆上下，波濤浩蕩，足爲公園增景，而自特具優點也。至於小公園之可設置者甚多，滬寧車站前之廣場，頗有設置之價值，乘之而未加注意，惜矣！

三牌樓東里許，卽爲南洋勸業會場遺址，內有綠筠花圃，當日公園在焉。失修既久，頹敗不堪，昔日勝迹，無復存矣。聞當局將有恢復舊觀，建爲第二公園之議，果爾，則亦南京都市美前途之福音也。然地位偏僻，

居民寥落，論公園之誘致半徑（affective radius），一時尚非必要，以視前述諸處，猶可視爲緩圖也。

南京紫山環拱，氣象萬千，如能於現有之國立中央大學區教育林，（即江蘇省教育團公有林）江蘇立金陵造林場，（即江蘇省立第一造林場）及新設之中山陵園（即舊省立第一造林場之一部）等諸林場，及棲霞幕府寶華諸山間，修築寬敞道路，俾汽車直達，然後再從事於旅社及其他紀念物之設置，則即世界各國最近競尚之國立公園（National park）也。嘗見黨國當軸，愛慕南湯景色，不憚跋涉，奔馳長途，具徵都市居民，對於自然之趨尚；然南湯除溫泉外，幾無一足以引誘遊子之流連者，視附郭諸景，誠有上下牀之別矣。惟茲事體大，當斯百廢待舉之秋，斷非一市財力所可勝任，倘能由國家經營，則甯獨一市一省之幸，國土裝景，利賴多矣。

二、行道樹　南京城內，除由儀鳳門入城以達鼓樓經由之道路，爲較寬外，餘皆路幅狹小，路面坎坷，既不利於交通，亦有損於衛生。嘗見市肆之較繁盛處，每遭火警而色變，見汽車而心驚者，蓋即道路過狹之所致也。至於道旁植樹，可謂絕無僅有，不然則亦樹形參落，樹幹頹欹，栽植後，一任自生，不加整理，對於都市美，可謂毫無價值者也。南京自克復而還，經市政府積極進行，除國民政府前大街，完全改造，築成新路（寬八丈兩側有步道）外，即各處市衛，亦大事擴充，蓋亦首都前途之好現象也。惟對於行道樹，除以路幅狹小，無地栽植者外，即國民政府前新築大街，步道兩側，所植樹類，亦殊有違學理；餘如市政府前所植者，亦莫不如斯，我於首都審美，不禁愁然憂之也。蓋行道樹有行道樹之特點；其栽植也，亦與普通之植樹異趣，行道樹而以常綠之側柏及女貞植之，其能免於識者之竊笑哉？茲略述行道樹及適於南京環境之樹種之要點如次：

1. 要點：

a. 適於市民之衛生者。

b. 樹姿美麗者。

c. 葉片大，葉質厚，並得一齊凋落者。

d. 樹梢得耐適度修剪者。

e. 適於環境，生長佳良，壽命較長者。

2. 適於南京環境之樹種：

公孫樹，白楊柳，合歡木，香椿，三角楓，溪楊，胡桃樹，槐，楝，垂柳，法國梧桐，洋槐，梓，櫸，鵝掌楸，櫻，（日本產）朴，無患子，欒，七葉樹，菩提樹，梧桐，白蠟樹，椋。

他如關於樹高栽植距離，植樹地帶，支柱形式，及管理，保護等項，以限於篇幅，不遑枚舉。鄙人於今年上海總理逝世三週紀念植樹特刊（申報附刊）及拙著觀賞樹木中約略論及，讀者可參讀之。新式都市中，概以行道樹路，與市內公園，善爲連絡，所謂公園路系統（Boulevard system or park way systems）是也。聞廣州白雲路寬

度定爲一百尺，則兩旁十五尺爲步道，各植樹二行，路中央劃四十尺爲草地，植樹二行，綠蔭之下，多置坐椅，以備行人休憩，左右各四十尺爲車道，文明各國且有別步道爲往來，別車道爲汽車與馬者。（街道寬巴黎有達二十五丈，東京有達二十四丈，芝加哥有達六十九丈者。）秩序井然，益臻上乘矣。全國都市美，就鄙人親履者論，當以青島爲最，街道均以士敏土製，平坦如砥，道旁植樹，綠蔭宜人，且莫不與大小二十餘公園及諸名勝古蹟善爲連絡，蓋所謂公園路系統，國內惟青島庶幾近之；南京市政可借鏡焉。

三、古蹟　自南朝諸帝崇尚浮屠，臣民波靡，習成風尚，故金陵塔廟甲於天下，杜牧江南春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蓋極言寺院之多也。鍾山在六朝時有七十餘寺，攝山而外，牛首與方山皆佛教之名山也。明代靈谷，報恩，大界合稱金陵三大寺，此外如鷄鳴，清涼，靜海，（在儀鳳門外，鄭和所建，）高坐，永寧，（均在雨花台）宏覺，（在牛首山）宏濟，（在燕子磯，）棲霞諸寺，均爲金陵名刹，洪楊亂後，諸寺毀滅殆盡，後來規模，十不及一，惟靈谷寺較爲完好，巍然獨存於鍾山東麓，碧瓦寶林，幽邃如畫，尚不失舊日規模也。近數年自基督教勢力膨漲後，佛教勢力日漸衰微，然爲市民教化及種種關係計，對斯碩果僅存者，實有加意保護之必要也。

爾外若古代之宮殿，名人之墳墓，舊日之苑囿，及其他關於史蹟之遺址，皆有保存之必要。即於萬不得已時，亦須善爲標識，以資紀念。對於古代遺蹟，任意變更或廢棄者，甚非國粹保存之道，抑亦破壞審美之敵，不才期期以爲不可，願國人深注意焉。

五　結論

南京自市政府成立後，已規定路線，次第擴充，且日來當局，於街道之掃除，雷厲風行，卓著成績，蓋市民衛生前途之佳兆也。然欲澈底解決，仍非早日多設大小公園不可。蓋公園之於都市也，一似窗之於屋，其居室而無窗者，雖每日掃除，然光線不足，空氣不潔，能免於疾病者，蓋亦僅矣。足爲南京市政之大玷者，厥惟公廁，散置路旁，不加制止，臭氣襲人，既有損於衛生，污穢狼藉，實有礙乎觀瞻，夫子廟之新設者，曾雇人在旁監視，具徵當局之苦心，然市民之自治程度，亦足瞻其一二矣。世界諸名都中，對於公廁莫不結構精美，（有水機沖洗）周以綠樹，且有移置地下者，上海黃浦灘等諸公園中，均有類是之置備，願執南京市政者，幸勿忽視，而不加注意也。嘗見諸名勝地，蔓不荒塚壘壘，瀰望皆是，若能設置公墓，則不惟有壯觀瞻，市民衛生及都市審美，裨益多矣。南京市政府組織周詳，而獨於公園設計，尚未有專科之設，終不免市政白璧之玷，故全市進展，對於都市美，極鮮設施，有之亦缺憾良多，殊不足供市民充分利用也。以上所述，限於篇幅，不遑枚舉，掛一漏萬，知所難免，倘蒙執政者，不遺芻蕘，俯予採納，則拙稿所述，不啻爲市民請願矣。

參考書

野間守人理想の庭園及公園

上原敬二造園學汎論

同上都市計畫之公園

東京市政調查會街路樹

陳作霖鳳麓小志

同志上江二縣志

江寧府七縣地形考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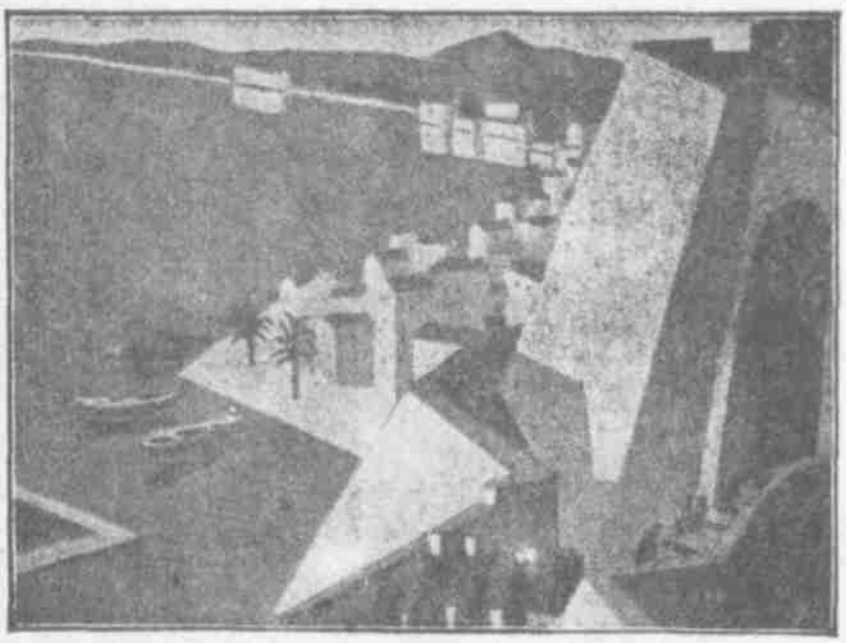
徐炎森金陵雜誌

陳植烈士趙聲公園設計書

同上觀賞樹木學（商務印書館）尚未出版

董脩甲市政新論

張武改造南京市計畫書



料西加風景　Jan Juta 作

世界論壇

關於蘇維埃政治形式與西方文明關係的論辯

羅素
倪林

這篇文章是英國有名的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和美國馬克斯主義者倪林（Scott Nearing）對於「蘇維埃」政制的辯論。羅素曾到中國講過學，一般人差不多都是熟悉其名的。倪林他去年也曾到過東方，在香港曾親見中國勞動階級受英帝國主義的壓迫，因作「Imperialism in Hongkong」一文以寄感。他是一個理論的社會主義者，當了二十年的老教授，我們在紐約國民雜誌和勞動月刊上頭，也常常可以看到他的文章。他在這篇文章裏頭，指出蘇俄的政治形式是受經濟生活之自然進展，算是一種適應西方文明的產物。羅素便根本反對這種以經濟生活為政治形式的唯一條件。他們辯論的文辭雖簡單，可是態度都很好。廣州建國周刊宋則君曾將此文譯登該誌第五，八，九數期，茲特為轉錄於此，以供留心現代政治者之參考。

記者

倪林肯定的意見

「蘇維埃的政治形式是適用於西方的文明麼？」我以為西方的文明之涵義是指西歐，加拿大，合衆國及其他各國之於前一二世紀曾經直接地採用歐洲文明之經濟的與社會的形式而說的。

為辯明這問題的肯定起見，我現在要舉出三點來說：（一）什麼東西能使一個特殊的政治形式可以適用呢？（二）什麼是蘇維埃的政治形式呢。（三）為什麼我相信牠將適合西方的文明呢？如果我能夠充量地回答或解釋那三點，那末我就能建立這問題——蘇維埃的政治形式將可證明適用於西方的文明麼？——的肯定了。

然則什麼東西能使一個政治形式適用於一個特殊的情狀呢？政治形式是與社會進化

的階段相適應的歐洲供給這普通命題一個很好的例。譬如回溯歐洲千年前之歷史便知道全個歐洲實際上是受一個叫做封建制度或封建國家的政治形式之統治。

封建制度是個地主制度，處在這制度之下全國人數當中有一部分是佔有土地的，而其他一部份之人則勞力於土地。佔有土地的部份——就是地主份子或地主階級——因為把持着經濟制度，所以便把持政治機關。

那時候整個歐洲，這封建的政治形式是適用於歐洲的文明的。從經濟方面說，牠是基於農業的。從社會方面說，牠是基於階級區別——主要的分為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因此，我建議在這歐洲政治的發展之階段當中人民職業之性質——產業的農業性——是政治形式之主要的決定。

在這政治形式或這社會形式——包括這政治形式而說的——裏便有別的政治形式發生了。所謂自由城市，就相繼而興起。這些城市首先是商業的中心，繼為手工業的中心。歐洲與亞洲各處人民來到這些中心地方，並住落那裏去經營各種商業的與工業的生活，由是組成第二類的政治形式，這就是歐洲在前十世紀時所產生的政治形式——一個建築於商業與現代專門工業的開始之上的政治形式。

這些城市相繼成立，不獨見之於歐洲一隅，即全個歐洲自東至西，自南至北，莫不皆然。那裏工商業發達起來，那裏自由城市的政府就產生出來了。關於這第二類的政治形式，我們也有這普通命題——政治形式是與社會進化的階段相適應的——之第二種例證。

自由城市——就是商業與工業的中心——擴大。不列顛成為商業與工業的國家——比利時，荷蘭，法蘭西，德意志，北意大利及其他各國相繼如是。因為生產的形式發生變化，生活的形式也發生變化，因為農業逐漸落後，而商業與工業代之而興，所以第三類的政治形式——我們稱之為資產階級的政治——就產生了。一則在於英國，牠是君主立憲的形式。一則在於法國，牠是民主共和的形式。然而政治的基礎實質上是沒是差異的。牠是為着商人階級的利益而設立的。牠做他們的工作，做他們所吩咐的事情。因此，我們又有這普通命題——政治形式是跟着社會進化的線的——之第三個例證。

我開首曾經說過這些政治形式已發現於歐洲各處——但不是同時的，因為封建制度之在歐洲，有些地方歷時長久些，有些地方歷時短促些。但當封建制度讓步於工業與商業的時候，封建國家或併合或展開而成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

我所以舉出這些例與作這詳細的敘述，就因為想建立我的理論在這大前提：政治形式是與社會進化的階段相適應的；牠不是與人種的性質相適應的；牠不是與方言的單位相適應的；牠不是與任何通常認為民族團體間之分界線的種族上或宗教上差異相適應的。政治形式實與經濟的及社會的進化之一定

形式相適應的。歐洲現在所處之階段，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階段。我們通常叫牠做「哪遜」（Nation）。

爲什麼蘇維埃的政治形式發現於俄羅斯呢？這些事情不是偶然遇着的。牠是與社會進化之一定的階段相適應的。

讓我在這裏插入幾句話，社會的形式有時沉沒，崩壞，破碎，消滅。所以封建制度在法國十八世紀將終的時候，破碎而消滅。社會的形式崩壞而消滅。致使這崩壞之原因很多。有時因內部腐敗而崩壞；有時因外力壓迫而崩壞。舊羅馬（？）制度之所以崩壞，就是因爲兩重壓力——內部腐敗，與外力壓迫——之所致。

俄羅斯——仍是農業佔十之八五的國家——在二十世紀時，尚留存着封建制度的要素。因此，俄羅斯的舊封建的分部政治，流行於現世紀——這是一班地主管理八百萬方萬里疆土一萬萬三千萬人民——業農者多數——的國家，所有人民皆受這少數地主的分部政治之統治。

看過俄國文學，例如高哥爾（Gogol），或任何別的俄國生活之刺諷的作品的人們，或熟識俄國歷史的人們，都曉得俄國的分部政治是不濟事的。牠年紀有幾百年但不能與歐洲各國之進化並駕進驅牠，束縛住俄國不能前進，使之仍是農業的，使之仍是封建的，使之不能追隨德國，比國，英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進化。

但是現世紀開始的時候，俄國便開始有新商業的生活了。所以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實在是俄國的商人去解放圍繞着他們頸上之不濟事的分部政治的磨石的運動。他們也要得着機會來用俄國的煤鐵油及木材，可像別國的商人所已經做到的一樣。自從「沙」與其無能的臣僕用紅色毛線帶束縛住他們，他們很想能夠使「沙」不能干涉其正當商業的經營。

所以俄國在二十世紀初年，半是封建的——「沙」是封建的君主，——半是年少的資本主義的。俄國的商業生活，正是起首露出頭角，起首感覺到牠的權力之潮漲。因此，俄國是介乎非封建也非資本主義之間的時代的。

迨至戰爭打擊俄國的時候，這就破壞封建制度與資本主義了。鮑爾希維克黨人便毀壞俄國的統治階級俄國的統治階級在於一九一四年與一九一七年之間，因爲沒有能力來動員及處理其軍事與內政，所以自行滅亡。俄國的人民沒有東西食；他們缺乏衣服，他們缺乏機器；鐵路崩壞。燃料稀少。整個俄國生活，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是混亂的。所以一九一七年老早的時候，俄國的軍隊便起首棄職回家，這是因爲俄國的人民知道整個事情是不值得去繼續做的。他們因爲迫於飢寒疾病，又疲於戰爭，所以才知道那個事情是不值得去繼續進行的。

這就是俄國所遇着的事情了。舊秩序——半是封建的半是資本主義的——受戰爭之打擊而粉碎。及至一九一七年三月克倫斯基握權的時候，他是握權於國家破產，交通與產業崩壞，四方軍隊總退却之際的。

俄國因為政府不濟事，無能力，所以於一九一七年損失之大為任何交戰國所不逮。俄國之崩敗，就是個現存的社會秩序受了兩年半的戰事之壓力而崩敗。

因此，當舊秩序崩壞的時候，一萬萬三千萬人民要維持生活，所以繞室沉吟，找尋新秩序。蘇維埃的政治形式就是那個新社會秩序之首先的表白。牠之所以發現於俄國，就因為那裏舊社會秩序首先崩壞。舊社會秩序若首先在德國崩壞，那末，新社會秩序就首先發現於德國了。牠若首先在英國崩壞，那就首先發現於英國了。舊社會秩序在俄國崩壞，所以那裏一萬萬三千萬人民一定要有些東西。因此，他們採用個新形式，這個形式我們叫做蘇維埃的政治形式。

什麼是蘇維埃的政治形式呢？這是我要說的第二個問題。我已經解釋過牠為什麼要在那裏發現了。牠是什麼東西呢？我猜想羅素先生與我對於這一點用不着爭辯的。我們在這裏辯論很難那樣做的。因此，我想我可以很簡單地來敍述牠所以我這樣來說。

蘇維埃的政治形式是個暫時的或過渡的形式，是聯貫介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深淵的橋梁的形式。蘇維埃的政治形式不是個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政治。蘇維埃的政治形式是個過渡的政治。牠是過深淵的橋，背住資本主義向着共產主義而行的。

因此，蘇維埃的政治形式是很集中的。牠是個獨裁的形式。這個獨裁政治是由農民與工人——原為兵農工，現為農工——的代表所執行，是由共產黨所指揮監督，這個共產黨是集合志在生產階級的經濟解放之男女約六十萬人而成的。

那就表示一切掠奪的廢除，人民將自有其職業，自管其產物，并且決定實業所應行之政策，正像我們名稱上決定政治所應行之政策一樣。不要誤會，我不是說他們在俄國做到這樣的。我說這是共產黨的目的：要建立共產主義。沒有一個共產主義者確說他們在俄國做成共產主義。所有共產主義的領袖都說他們沒有做到共產主義，尤其是施行新經濟政策的。

俄國的形式，蘇維埃的形式，實在是受產業工人所管理的——雖則農民參加，究非農民所管理的——獨裁政治，受志在經濟解放的共產黨所指揮監督的獨裁政治。

有三大特性使蘇維埃的政治形式異於我們的政治形式：第一是地方上全體選舉員是經濟的，不是地理的。莫斯科的蘇維埃是由街車工人，學校教師，銅鐵工人，建築工人所選舉——不是像在紐約由第一區第二區第三區第四區之居民所選舉一樣，

代表的基礎是經濟的或職業的，不是像在我們制度之下地理的或區域的。我相信這是俄國制度的大貢獻之一，因為現在生活是很清楚地循着職業的線來分別的，不是循着地理的或區域的線來分別的。

蘇維埃的政治形式之第二個顯著的特性，就是牠表示要組織經濟生活像我們已經組織政治生活一樣。中世紀的時候，政治生活是

操在小王公，什主，及其他各種執政者的掌中。我們曾把這著亂的地方的政治形式，在於聯邦的，邦的，城的，郡的，邑的，鄉的行政制度之下而統一之。

我們的政治生活在英國，德國，合衆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是科學地造出來的，計劃定的。俄國人想出造就，并計劃妥了經濟生活。我們還得任銀行家，製造家，及其他專營私利的人與企業家，在經濟生活裏頭繼續營私舞弊。俄國人想廢除在經濟裏頭營私利的事，正像我們已經廢除在政治裏頭營私的事一般。這就是他們第二個大貢獻——科學地組織俄國的經濟生活。

他們第三個大貢獻就是載在他們憲法裏的一句話：『不工作者不得食』。處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之下，最大之業主，雖則對於社會絕無貢獻，然所得之利益是最大的，就因其佔有產業，所以能得大大的入息。

處在蘇維埃的形式之下，他們的根本法律，他們的憲法，說明這些人甚至不能選舉也不能任職，所以國家的權利——政治的權利——是限定給與做生產的及有用的工作的人所享有的。

我以爲那些就是使蘇維埃的形式異於我們的形式之三特性了。(一)經濟的職業的全體選舉員。(二)經濟生活之科學的組織；(三)各個長成，有能力的人，對於社會有做些工作之必要。

這個形式是戰爭七年內亂，飢荒，疾病，艱難的產物。俄國人從他們的肌肉與骨髓裏產出這個形式來。當我們去看電影及窮奢極侈的時候，他們把無量數的生命與罹災受苦的人，送到這個形式裏去了。俄國人是從必需中鍛出這個東西來的。

這個東西在什麼時候，才適合西方的文明呢？不是現在的。牠曾在什麼時候適合俄國呢？牠已在俄國舊秩序崩壞的時候適合俄國的牠將在西方的文明之舊秩序崩壞的時候適合西方的文明呵。如果和平與繁盛，進步是西方的文明之顯著的特性，那末，蘇維埃的政治形式將永不適合西方的文明。如果和平，興盛，進步能夠在英國，法國，比國，合衆國等國裏維持得住，那麼，蘇維埃的政治形式將永不適合。從別一方面來說，如果國際戰爭，階級戰爭，及災患破壞西方的社會之組織，那末，蘇維埃的形式是勢不能免的了。

所以我整個理論集中於這個命題來說：蘇維埃的政治形式是個介於資本主義的社會與社會主義的社會間之過渡的政治形式，及當資本主義的社會崩壞的時候，我們就需要蘇維埃的政治形式了。

資本主義的社會會不會崩壞呢？我介紹諸君去看看羅素先生的最近作品工業文明的前途（The Prospect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諸君若還不信，那末，他的同國之人韋勃（Sidney Webb）與韋勃夫人（Beatrice Webb）曾合著一本書叫做資本主義的文明之衰敗 The Decay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諸君若仍不信，則意大利前任內閣總理尼帝（Signor Nitti）也著

了本書叫做歐洲的衰敗（The Decadence of Europe）。

我以爲這三本書當中任何一本都能使任何聰明的男女相信歐洲的社會之衰敗，是勢所必至的，若三本書合起來，則使任何尙能發展新思路的人們都能於智力上信以爲然的。假使還有不相信的，請去看看『道威斯報告』。道報告只是一萬四千字而且不難看的。在道威斯報告裏頭，有許多將來的戰爭，國際戰爭，與階級戰爭之種子，可以消滅任何現存的文明，勿說歐洲的文明啦，我們現在預備第二次國際戰爭了。諸君從郵局取出來之每個信封面上，都寫着『讓我們到國民軍事訓練隊裏去。』

國際戰爭，階級戰爭，內亂與災患，是破壞文明的三種事。雖則諸君幸而居在世界最富的國，雖則諸君幸而享着容易的生活，雖則現在各種事情都進行得很順利，然而德國人在一九一三年也是同樣的感覺着。但是那不過距今十年罷。所以諸君現在若要學效那個調子，那末十年後，諸君當中有許多會唱着不同的調子了。

所以我說全個西歐，當資本主義崩壞的時候——牠一定要崩壞的——就會產出個產業工人團體的獨裁，這聽命於一個組織周密紀律嚴肅——可像俄國共產黨一樣——的政黨，他們因此而建立一個以經濟的全體選舉員爲基礎的社會，並且依着工程科學的方法來組織世界的經濟生活，我們因此得着個新社會秩序，這可以叫做共產主義的或社會主義的，但是新社會秩序的過渡階段，將以蘇維埃的政治形式之主要特性來表示其特性。

羅素否定的辯論

諸君：倪林先生給我很重大的工作，這工作不但要鼓舞起諸君的精神，並且要證明他所描寫的危險，與我要抱歉地說——像他所指出的——我自己也曾描寫過這類似的危險，尙可以有補救之希望的理由。

我以爲現在所討論的問題，不是我們將要作破壞性的戰爭之冒險麼？將要作敗壞西方文明的冒險麼？我將讓步於他說我們作那冒險，實在有危險，我們若不曉得去制止我們好戰的行動，則我們所承受的文明實有敗壞之虞，我以爲這不是我們所要辯論的問題。

我們所要辯論的問題是：我們將經洪水或任何別的事情得見蘇維埃的政治形式行於西方的國家麼？我個人很相信無論我們將有洪水與否，總之我們將來都沒有類似俄國蘇維埃政府的政府。

現在我可以討論——倘若我喜歡的——倪林先生的前提。我不是完全接納他的前提，但因其不衝突我的結論，所以我暫時接納一下。

倪林先生承受卡爾馬克斯的遺教，告訴諸君說在任何社會裏產業的形式，決定政治的形式。可是，在鮑爾希克維革命的時候，俄國產業的形式，是和這個國或自己的國之產業的形式非常不同的——非常不同的。她資本主義剛在幼稚時期，資本主義正是開始她有農

業；她有手工業；她有整個原始制度。

我不要諸君相信我的話。請看看列寧所贊成新經濟政策的話能。看看他怎樣宣佈俄國若能進到資本主義的階段，則俄國比於一九二一年的情形，其進步當何如。這些就是列寧的話。

他現在指出俄國有幾多初級工業，有幾多手工業，有幾多農業及其他。他指出俄國比不上西方國家的工藝發達怎樣大。因此，我們若接納倪林先生的原則，我們就期望得着政治形式之適合俄國的應該與適合我們自己的，是個很不相同的東西。

然事實上諸君尋得着的。蘇維埃的政治形式，除了極小的特殊外，差不多完全與十七世紀時克林威爾（Cromwell）在英國所建立之政治形式一樣的。那政治形式在於英國，是屬於有些相同的經濟發展的階段。

固然，她沒有現代資本主義的開始，像俄國之所有的。她沒有鐵路，沒有油礦。那些東西之發達是相同的。可是卻有很大的人口多數是不識字的。她有在崩壞中的封建制度；她有漸次興起的中等階級。在克林威爾所建立的政府當中。有件事情，是和鮑爾希維克革命的很相同的，她有克林威爾之所謂「聖軍；」這軍在俄國叫做紅軍。這就是很相同的事情。

我不是說在紅軍裏頭每個兵士都是個聖。但是我卻說他們與聖軍有這相同之點：他們本來因其意志而見選。現在紅軍裏的人們是意志不一的，可是他們要受共產黨員的管轄。所以紅軍的起源就是共產黨為其核心，正像克林威爾的軍隊以清教信徒為其核心一樣。我以為整個俄國鮑爾希維克的運動是非常類似十七世紀英國清教徒的運動，牠是同一的發生，因為發生於一定的經濟階段，傾覆過較任何貴族政體更古的勢力。

我以為這是諸君根於倪林先生的原則所期望得到的。諸君會期望着俄國革命所產生的形式，是與這個國或我自己的國革命所產生的形式有很大的差異。我不是說這裏或我的國發生革命，是不可能的事。照倪林先生所宣佈的情形來說，我以為很可能的。當其政府戰事失敗的時候，革命就發生於該國了。我以為現在諸君的政府大都不至於戰爭失敗。然而是不一定的。但我們的政府一定是會的。這樣，革命就會發生了。但我不相信革命就會引起一個政府完全像蘇俄的政府一樣。

倪林先生所敍述蘇俄政治形式，名詞上我接納一部份，但不是整個的完全的接納。他所說農工代表之集中的獨裁制，受共產黨之指揮監督。可是，這些農工代表在政府裏頭，實在沒有力量。俄國政府之主要的事情，就是個共產黨統治的政府，正像克林威爾政府是個清教黨統治的政府一樣。可以說牠是個有一定意志的人們統治之政府。

那裏常有很通行的選舉形式；可是這是個空虛的形式。公開投票；每個人都要投票，他如果不投票，他就要舉手來表示他是不投票的。但當政府監視選舉時，那末，反抗政府的行動，就是件困難的事情了。復次，宣傳反對政府或反對候選人，是不許的。這可以說他們是說不

得，也寫不得的。

因此，這些選擧實在不算數的實際上就是個共產黨統治的政府罷。不要誤會，我不是批評俄國所做的事情。我不要把這個辯論放在這基礎上：俄國人是對不對呢？但我要把牠放在這基礎上適合他們的東西是否同一的適合我們呢？這就是個很有分別的問題了。所以主席說承認俄國政府與俄國人有權去選擇他們所喜歡的政府爲其政府的話，我表示十二分的同情。我很歡喜這些話由主席說出來，但欲詳細說明，就不是今天下午所要辯論的事情了。

今天下午所辯論的事情，簡直是這問題：我們能否以發現於俄國的東西，視爲將來照樣發現於西方呢？我覺得有許多理由說明我們不能的。我已說過的理由，倪林先生應該承認的，就是事實上俄國處在個經濟發展的階段有不同。可是我覺得還有許多的理由。

倪林先生所繼承的地位，要視之爲馬克斯正統派，就是說單獨經濟原因決定社會的形式的。我個人雖片刻也不能承認牠的。我以爲宗教的原因，人種的原因，所承受之文化的原因，關於社會的形式，極爲重要。

諸君若把俄國的文明與中國的文明來比較一下，諸君便覺得經濟的原因實際上完全沒有差異。我現在所說的，是指他們新近尚存在的傳襲文明而說的。雖則經濟的原因沒有差異，然而諸君尙能找出兩國文明之最大的差異。俄國的文明是宗教的屠殺的集中的。中國的文明是思想自由的，分散的，慈善的。我以爲這些大差異，是根於傳襲不同與性質不同而來的。所以我想俄國的傳襲與西方的傳襲之差異，常使我們在於這裏——西方——十分困難去採用俄國所已經採用的東西。

我在上面說過，我們在二百五十年前所試驗的事情，他們剛在俄國來試驗着。此後，又累積許多傳襲了。全個十八世紀與其懷疑主義，批評主義，全個十九世紀與其樂觀主義——所有這些東西，都是過去的了。牠們已轉移我們的視線了。牠們會使我們的觀念大異於俄國人的了。

現在鮑爾希維克黨人所常常引爲自詡之一的，又爲他們的崇拜者所稱道的，就是說他們是科學的。我想不出有什麼事情較爲謬誤的。一個科學家就是個精細的人——我不是指各個特殊的科學家來說的，因爲他們當中有許多不是科學的——但是一個科學家應該關於他的結論要謹慎的，小心的，分析的，經驗的。他不要體統的概論，並不單獨因爲那個大主義是美麗的，相稱的，綜合的，就接納牠，必須把牠的細目牠的實用細核過纔好。

現在那些馬克斯信徒對於歷史的經濟決定之問題，就不是那樣做法了。有一信條，這信條是藉着科學的名而成立的。這最能使我回憶着孔德藉着實驗的名，也是藉着科學的名所成立之信條。諸君皆知柯嘉士孔德證明在十九世紀末終了以前，全個世界會採用他的主義。可是，事實上，十九世紀將終他的最後之信徒已經沒有了。

馬克斯的命運，較爲僥倖些。但我絕不相信

這個世界會依着馬克斯所劃定的路線來發展，這些圖式的單簡線，是比於從來任何人類事情都單簡些，是遺漏了許多人類物質的複雜，遺漏了社會徐徐發達的性質。

最後，我們知到各個人都是不相同的。兩個人在同一的環境生長；一則做這樣職業，一則做那樣職業；一則成功，一則失敗。國家也是如此。她們雖則有同一的經濟環境，然而她們也許有很大差異的地方。

馬克斯的公式，是太過單簡的。這個世界不是像他那樣單簡做成的。當諸君聽着包羅萬象的事情，聽着災害的事情，聽着設計一個黃金時代之光榮的將來之事情，可是我便想起這些理論絕對不是新的。已經有了信「千福年」的，信第七日降臨的，信士密所立之一派宗教的，信耶穌奇蹟的，這些人當中有許多說在災害的革命之後，就會得到「千福年。」

我說這不是人類社會之科學的觀察。所以我覺得在俄國所發生的事情，就是絕對地與那觀察相反的。俄國革命，是他們所要求的這個革命，是想把一切共產主義之利益來介紹整個共產主義。

不要誤會，我不是非難共產主義，我不是反駁共產主義。我是反駁將在這災害的方式出來的信仰。

好能，他們有他們的革命。他們有了革命之後，他們試行其革命政策四年之後，他們就要回復於新經濟政策，這只是含着最平和的社會主義者所接納之社會主義的部分罷。

有個時候，他們的政府很像舊日 Czar 的政府一般，而且相像的程度，過於牠的西方稱贊者所說的得多——這個政府是集權於莫斯科的政府，是依賴秘密警察的，這些人曾經做過 Czar 的秘密警察的，是依賴秘密逮捕，監禁，甚至不經審訊而處決，常時要制止作亂與防止暗殺的，這個政府是為超過大半數的人民所反對的政府。這就是革命初時的情狀。現在不是這樣的情狀。現在所以不是這樣的情狀，就因為他們採用了新經濟政策呢。他們採用了新經濟政策，就要放棄那過渡的形式，而開始進行別的步驟，那才是真正向着共產主義政治前進的。

倪林先生說出俄國革命的偉大事業當中一件，就是企圖介紹人與人間的公正與平等。而今這是個極大的理想，也是我們要努力以求實現的。這不是蘇維埃革命初時所實現的，也不是用暴亂的方法與武力的方法所能實現的。

那個政府有驚人的權力，其權力之大為從來任何政府所不能比擬。在那政府之下，超過大半數人民要以政府之意志為意志。沒有公正。稍有經濟上的公正。只是些少的，因為在政府辦事的人，生活上自然好過不在政府辦事的人得多。然而他們却有些經濟上的公正。

完全沒有政治上的公正。有些人握有政權，有些人則否。那末，握着政權的人比於其他的人攫取經濟的東西多些與否，那就全視乎其個人而定了。就是說所規定之政治形式，除非該當局的政治人物之本身廉潔外，就絕對沒有方法防止經濟的掠奪了。

可是，我們知些政治家的本身廉潔，所以我雖不欲說出來，我却相信政治家處處都是相同的。我覺得那就是以革命爲過渡的方法大困難之一了。

因此，又有第二點。俄國有不濟事的君主政治與不濟事的貴族政治。這個國沒有君主政治，但有很能濟事的貴族政治，這個貴族政治，其人是多數藉着自己的能力起來的，有能幹，有魄力的，慣於管理大事的。他們如果是蠢呆的，那就會喪失其地位了——這個貴族政治是完全與俄國封建的貴族政治不同的。

所以我告訴諸君，如果企圖學效俄國鮑爾希維克之所爲的，如果得着國民少數贊同，就企圖與你的貴族政治相鬥，那末，你將感覺着很差異的苦役了。除非你能得着國民多數贊同，否則你們的貴族政治就會打倒你了。想以少數人之反對來打倒有能力的貴族政治，是不可能的事。你要首先得着人民的贊同。

在俄國，那是不要緊的。俄國人民是不動心的。鮑爾希維克黨人發明了一件大事情，很重要的事情，這就是怎樣在亞洲國家——包含俄國在內說的——做第二步工夫。

那些國家有智識階級，有一班受過教育的人，習於西方的思想，沒有民族的虛誇，所以不認任何適合西方的東西爲不適合東方的。我覺得他們犯了與我所非難倪林先生之相反的錯誤。他們以爲這制度如果是有利於西方的，則一定有利於東方了。

這是不對的。東方有非常無教育的共和政治，大多數人民不識字，完全不識政治上的事情，甚至不知其爲國民之一份子。那些人不能運用共和政治。所以那樣的國若由專權政治或任何古代弊病而進行第二步工夫，那就不能循着共和政治的路線——像我們在西方之所有的——來進行。

蘇維埃的領袖已發明的路線——就是某個政黨的政治，某個智識團體的政治。照一個過渡段來說，我以爲這是最好的。我不信由舊專權政治達到新共和政治之過渡，還有更好的過渡方法。照一個無教育國之過渡來說，我以爲鮑爾希維克黨人已備着適當的方法了。

那個方法若在一個國——像你們或我們的國——人民習於參與政治，習於關心公共事情，那就是完全不可行的方法了。如果這個國或我自己的國發生爭奪政權，要武力來解決，那末，獲得政權的人，就不是共產黨人了。諸君已知到意大利所發現的事情。在意大利握權的人，不是共產黨人。所採用的方法，是與鮑爾希維克的方法一樣的。所浮上起來的人却是法西斯蒂了。諸君若行俄國所行之方法，那就會同樣見着法西斯蒂浮上起來。我的意思就是指我剛才所暗指的——諸君的貴族政治。那些人就是獲得權力的人，但不會達到我們個個所願望的最終目的。

國民既識字，而又參與政治，則採用之方法，須與俄國所採用的不同，是不能同樣去做的。我可以說俄國的制度是繼承「皮桑丁」（Byzantian 土耳其古都）的，繼承整個希臘文明的傳說，繼承整個東羅馬帝國的傳說。

東羅馬帝國之皇帝，是無所不能的，管轄君士坦丁堡的教長並且指導社會的宗教生活。西方則沒有這樣的事情，其原因在於西方帝國崩潰，羅馬教王得離政府而自立。西方則有政府與教會之爭鬥，因而有些許自由。東方則沒有這樣的事情。教會是隸屬於政府的，所以成爲專制。

在鮑爾希維克之下，得到同樣的事情。鮑爾希維克的統治代表政府，第三國際代表教會。第三國際是受鮑爾希維克政府的統治的得着皮桑丁的集權與專制之傳說，這傳說與我們西方的傳說是大相逕庭的。

那裏有西方的教會與政府分離之傳說，那裏就不能行神政——例如現在俄國的政治。現在全個俄國的政治是個東方的傳說之結果。牠歷史上屬於正教的教會。

我知道我所提出討論的東西，不是經濟的，所以會和倪林先生相對擋。但我深信馬克斯的信條——經濟的事情是爲一切事情的根基——是言過其實的。經濟的事情是爲許多事情的根基，但不是爲一切事情的根基。所以，若要減縮到那非常的程度，就不是科學的了。將與說「所有物體的運動，皆是因爲地心吸力之所致。總與地力無關」的話，同是非科學的。許多物體的運動是因地心吸力之所致；但有其他物體的運動則因別力之所致。

社會也是這樣的。所以說生活上那個見解是科學的，就是不識科學方法了。單拿一點來說說。馬克斯的聖經，永遠規定牠了。牠是不變易的。牠有一切古時正教的遺蹟。自從一八六○年至一八七○年，那十年間，許多事情都發覺了。自馬克斯著作出世以後，許多事情都明白了。所有事情因爲不載在這聖經裏頭，就判爲不重要了。那就不是堪稱爲科學的的態度呵。這個態度，可以在俄國尋得着的。這個態度自然屬於我所稱爲神學的觀察。所以我說俄國鮑爾希維克的統治，就是一個在進化中的神學階段，絕不是一個科學的階段。

一言難盡，有個主義，是科學的而且實際會成爲科學的。一個人，所以稱爲科學的，這是經驗的。他是謹慎的。有人告訴你說：「有些東西是絕對的永久的眞實，因爲我可以科學來證明牠。」那就是自相矛盾的，因爲科學不相信得到永久的不改變的眞實之可能。

這是我之所以不能相信世界的眞正進步，要靠革命方法而後能成功。我以爲世界的眞正進步，大都是忍耐的事情，漸進的事情，不是炫目的事情。所以我覺得我們西方的急進人們，所以很想去模仿俄國，就因爲歡喜炫目的事情，就因爲希冀那迅速成功。

他們不能。俄國因爲革命熱情退落，才有些結果。當着革命熱情之際，只得着個重要的狀態。實在沒有建設那些對於實行社會主義很緊要的經濟生活之機關。想建設的事情沒有成功，一則因爲戰爭，一則因爲不滿人意，一則因爲乖離。所有那些東西，皆是革命的產物，革命就免不得要借那些東西同來。

如果我們西方得着照倪林先生所說的（我現在不說我們不會有的）那些可懼的洪水，如果那些洪水來到我們地方，那就不會

在共產主義的建立，不會有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或任何別的東西的建立。牠們將使我們回到野蠻，牠們將使我們工業制度破壞。

共產主義，資本主義，這兩個東西皆是工業主義的形式，並且預料為某一類的文明。這兩個東西同樣是與那些洪水來到我們西方所發生的毀壞，飢餓，野蠻等情形相矛盾的。至若行了共產主義，那就會有這個情形——我們將回到用弓箭來獵獸的，我們當中有些要倚賴地上的野果而生存的。如果我們從事於戰爭，則那種事情就會遇着了。

俄國還可以再行建立。為什麼？就因為別的國家還存在，因為當着最不幸的事情終了的時候，別的國家能夠供給俄國之所需。但是，如果所有領袖國家都同時受着那樣的洪水，那末，就沒有人來援助，就發生飢荒，大部份人民要死了。其餘的人們因維持生活艱難而成為野蠻的了。我們所建立的整個事業，便從此去了。

那危險就要顧慮。并要顧慮到很容易破壞我們之所有與很難確定成功我們之所需的意思，這就是我不以俄國所採用的政治形式為我們西方一個必要的階段之理由。我們要用別的方法來做我們的過渡，是用漸進的方法，不要炫目的方法。我以為我們炫目的日子，我們戲曲的日子，都是過去了。我們已經了那個階段，我們現在要做堅實的工作，徐緩的工作，要逐漸建設起來。如果我們要實現倪林先生與我共同的希望，那就是我之所深信我們所要做的。

倪林肯定的駁詰

羅素先生開首便應允來鼓舞起諸君的精神。可是他離開諸君的時候，就要諸君用弓箭來射山上的獅子。

一個好哲學家像羅素先生的，都把生命來分作幾個範疇。我絕沒有說及卡爾馬克斯，但是他以我所說的話視為馬克斯的，因此致力於攻擊卡爾馬克斯可了，我不反對說我所說的話是馬克斯的。但是我說那些話，不是因為馬克斯說過的。我說那些話，只是因為我信牠是真實的。當我肯定政治形式是與社會進化的階段相適應的時候，我不是引馬克斯來作證，我只引歷史來作證。所以羅素先生若要證其錯誤，就不能引馬克斯或與馬克斯辯駁來證其錯誤，但要與我所引的歷史辯駁來證其錯誤。

羅素先生應把鮑爾希維克的情形裏頭兩個很重要的元素來分別清楚。當我敍述這兩個元素的時候，我就用兩個範疇來敍述。我敍述在共產黨統治下權力的狀態為獨裁，我也敍述蘇維埃政府所實行的經濟形式——就是經濟的選舉員之全體，經濟生活之科學的組織，各人不以資產而以工作為比例來得酬報的要求。

關於獨裁，克林威爾與俄羅斯是類似的。關於獨裁，俄羅斯與意大利也是類似的。你可以把意大利的法西斯運動來和克林威爾或俄羅斯的獨裁互相逐步比對。但是克林威爾與慕沙里尼並沒有提出任何經濟改造的形式。

羅素先生說現在俄國還是農業的，而西方是工業的，所以我們可以希冀得到相異的形式。我以為那是很對的。俄國的領袖們曾在德國英國合衆國瑞士法國——皆是工業國——獲得教育。由是回歸就把共產主義的理論，試用於個農業國，可是不能適合用，所以有新經濟政策的必要。倘若把那同一的政策用在工業國，那就會適合，用不着新經濟政策了。

但這不是羅素先生與我的差異地方。他說國民議爭的國，就不能行鮑爾希維克的方法，一定要找尋別的方法。寬恕我罷，我要在一九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新共和（New Republic）雜誌裏頭羅素先生所著的論文引些來辯論：

「當着要容納俄國的鮑爾希維克主義的必要與效用之時，我就不欲見其滋蔓，甚至不欲鼓勵西方國家的先進的政黨去採用牠的哲學。」

又有別的論文載在十一月三日同一的雜誌說：

「我必要拒絕鮑爾希維克主義有兩個理由：第一，因為人民要給以鮑爾希維克的方法來成就共產主義的代價是太大的；第二，因為雖至給了代價之後，我不曉得能否達到目的。」

羅素先生不喜歡鮑爾希維克主義；我也是不喜歡的。羅素先生不喜歡戰爭；我也是不喜歡的。羅素先生不喜歡獨裁；我也是不喜歡的。羅素先生若於合衆國招魂祭日赴郊遊宴，必不喜歡下雨；我也是不喜歡的——但是也許會下雨。

現在我要問問羅素先生的問題是：當着危機——這是諸君要容納與我相信會來到的——果然來到的時候，當危機果然來到的時候，例如，當不列顛的資本主義制度崩壞的時候，過渡社會的形式是甚麼呢？我不必要羅素先生造個形式來，但我要他提出個形式來。

關於這點，我請諸君留意路林西麥丹路先生的話——麥丹路先生，他現在的任務要證明有別的形式，但是他還沒有證明。麥丹路先生在一九二○年著了一本書叫做巴力門或革命，他在那本書說：

「至若拿這個國來說，我們已達到個社會主義的前進社會主義的程序為政治的鬪爭之事的階段。議會選舉將給我們一切權力，但列事則要用革命才得到那些權力」

現在要注意麥丹路先生在同一節的話說：

「誠然，如果遇着國家破產，人民頹敗散亂，四處皆成無政府，那末公安委員會就要到白宮（Whitehall）來決意在舊混亂之上建立個新秩序。」

這樣正是一九一七年俄國所發現的事情。正是十七世紀英國克林威爾握政權時所發現的事情。換言之，當一個社會制度崩壞，別個社會制度要設立的時候，就要有個過渡的階段，在這個期間，公安委員會就起來握着政權，并且要在舊混亂之上建立個新秩序。第一個例證就是俄國所發現的事實，及至麥丹路先生完了他現在的實驗之後，英國也會發現這些事情。

現在我不要駁論——像羅素先生所想的——我們可以接納現在合衆國的貴族政治——知名的如「輪迴俱樂部」與「商會」——我很明白美國的富人政治不但握着美國的經濟生命，幷且掌握全國的政治與宣傳機關。我的辯論沒有關涉到那個社會進化的階段。我的辯論是現在制度會崩壞及至其果然崩壞的時候——就是統治階級不復能交付貨物的時候——則我所提出的變易，一定會出自公安委員會之任命而不出於議會之法令。

那就是羅素先生與我的爭辯點。當現在制度果然崩壞時候，要靠羅素先生指出個別的方法來救濟。我希望有別的方法。我想麥丹路先生的方法就是個方法。我想美國人民聰明的會用議會的法令來做到經濟的及社會的變易。我也想我們不會通過偵探案件與對美國黑人處以私刑——可是他們仍要做的。你可以希望一切你之所喜歡的，但你要顧住我們生活的實際。

現在羅素先生說弓箭與野蠻，任擇其一。假使資本主義崩壞的時候，沒有東西來代替這可憐的經濟的失敗；又若資本主義制度崩壞的時候，羅素先生的計謀實現，那末，諸君就要用條棍與小刀來自己製造弓箭。

那不是我所主張的方法去處理那種特殊的事情。我相信在資本主義制度崩壞之先，我們當中有能先知那崩壞之將至的時候，就靠我們首先說出來，然後聯合所有其他能見得到這事情的人們，相與造成個實際的進行計劃去應付這個崩壞，而設立個別的東西——就是個新秩序——來代替那個舊混亂。

羅素先生對於共產主義的哲學沒有異議；對於共產主義的政府也沒有異議。他只說不能做得到。好了，我的回答是：從來沒有不經試驗而可以成功的事。所以一切事情，必要試驗若干次，纔能成功。如果俄國人沒有尋得着適當的方法，那就靠羅素先生去幫助美國人找尋個適當的方法。所有那些關於弓箭與野蠻的話，只是寶貴光陰的浪費能了。我們所需要的，就是救濟那個極大困難之實際的，政治家似的方法。

讓我這樣來總括說：我們對於蘇維埃的政治形式實在沒有異議。蘇維埃的政治形式將適合西方的國家麼？第一，西方國家之資本主義社會將受戰爭，級階鬬爭，與經濟困難之地震似的震動而崩壞麼？羅素先生以爲是的，而我也以爲是的。這是我們第一點相同。我們相信資本主義制度將失敗。我們相信牠正是在失敗中的。

第二，將來代替資本主義的政府，代替資本主義的秩序是什麼東西呢？我們兩人都相信牠應該是——而且我更信爲一定是——個社會主義的或生產者政府。所以我們關於這點有多少相同。

第三，當資本主義社會之崩壞實現的時候，是否需要一個很集權的執行委員會呢？我相信是需要的。這個委員會是否要受生產者的指導勝過受產業佔有者的指導呢？我相信一定是的。這個委員會是否要受個組織嚴密與紀律嚴肅的政黨之管轄呢？我相信一定是的。

這個委員會是否要志在經濟解放呢？我以為一定是的。而且我想將來做那事情必要使社會生產手段，富源，效用，工業，商品等等，成為社會化，要使工業成為組織化，社會化，要設立自治團體，以職業代表為基礎而組織的，而且第一條定律須為『不幫助生產的人，不得享用產物。』

這些是蘇俄現在所採用的過渡步驟，這些就是蘇俄現在所採用的經濟形式。而且我相信這些過渡步驟，這些經濟形式，就是英，德，法國，美諸國當着時機到了，就不得不去採用了。

換言之，所有這些我剛剛陳述於諸君的問題，我皆給予肯定的回答。而羅素先生所回答的，間有是否定的。現在我把我的問題返過來說。當危機果然到的時候——不是我們現在能否適用貴族政治的，不是卡爾馬克斯所說的，不是人類之懦弱與無能的——當危機果然來到一萬萬一千萬人口的亞美利加來到四千五百萬人口的不列顛，來到六千五百萬人口的德意志，來到三千五百萬人口的法蘭西，當危機果然來到的時候，如果過渡社會的形式不是蘇維埃的形式，是什麼形式呢？

羅素否定的駁詰

諸君：我怕開首要說我們主席也許無意地說出我們兩人的契合程度比於我所想的大些，這是我們很願意承認的。我以為我們兩人的差異，尚可以維持這個辯論。

我要慶賀倪林先生的，就是我覺得一個好的妙的假定之例。他首先假定我們西方社會一定會崩壞，那是我們姑以為然的。他由是接續去想像很可以在不關鬪的辯論旁邊洗刷，如果那崩壞實現，則人民不得不採用蘇維埃的政治形式。

現在有兩件事要說的，這不過是復述我首先所說過的罷。就是：第一，關於我們西方文明行將崩壞的事，我完全沒有確定。牠只可算作可能的事情當中之一罷了。人類事情之預言的技術，沒有做到那個可以說某些事情將會發生的地步。所以對你說某些事情一定會發生的人，就可以證明他自己是非科學的了。

所以我不要說我們的文明一定會崩壞，並且不信其有此少的確定。復次，牠如果出乎意外的在那幾個國當中某一個國崩壞，那末，只是戰爭失敗的結果，縱全如此，可是，所有西方的國家不會同時戰爭失敗。你可以假定在那些國家當中無論如何總有些是勝利的。

這樣，資本家在戰勝國裏一定會得着個生活的新租借。戰敗國就要行新制度了。但我看不見——我說這些話必不後悔——看不見諸君的國將有戰爭失敗之虞。

我相信諸君的國在任何我們所能見到的時候，決不致戰爭失敗。因此，我不相信這個國會有洪水。如果沒有洪水，那就要找尋別的社會主義之過渡的方法了。

倪林先生——在他的議論當中我所視為假定的——曾說我說社會主義不能實行。我說牠不能在西方用鮑爾希維克的方法來實行。我沒有說牠不能實行。我很堅實地相信牠能夠實行。但是我相信牠能夠實行，只係用逐

漸的方法，是不用革命的方法。

革命可以適用於個進化初步階段的社會。但當社會成爲有機像我們那樣工業發達的社會的時候，革命就是太過破壞了。在革命過程中，明白地表現着我們一切工業機械的摧殘，破彈落在發力的站場與其他這就是說我們一半人民要餓死，其餘的人因爲工業器械破壞不能應用工業的方法了。

因爲此種理由，所以暴烈性的革命，就難適用於工業進步的社會。牠可以適用於個例如革命發生時之俄羅斯的社會。我以爲把牠施諸很進步的與藝術組織的社會，是沒有什麼利益的。那些社會一定要向別的道路進行。所以我說不要對人的天性那樣失望，不要對人的聰明那樣失望來假定在和平的時候，不能勸服人民以現有經濟制度不是最好的，是還有更好的。我相信我們可能做的。如果我們勸力，如果我們聰明，善辯，忍耐，那末，我們雖在和平與盛的時候也能勸服西方國家的人民，說現有經濟制度不是最良的，很可以去採用社會主義的方法。

這是件緩慢的工作；我不是說牠可以立刻弄成的；但是我說牠可以弄成的；而且我說任何別的方法如倪林先生所提出的，都不能引到目的地。

他說無庸去說弓箭的事情。但同時，幾乎同一呼吸之間他說我們應該顧住事實。可是，不能兼有兩方，如果要顧住事實，那就要顧住弓箭，因爲他相信（我不相信，而且他沒有辯論到這點）能够在我們進步的國裏社會的洪水荷存而現出個很組織的與很技術的經濟共產主義的制度。我相信不能這樣現出來的，因爲生活的破壞因爲當洪水時候生存競爭如此可怕，所以人民不由得有任何有組織的或合理的政治形式。

他引麥丹路先生的話，說要有個公安委員會。固然，要有的。不錯，要有個公安委員會。但是我不曉得這個公安委員會能於短促時間基於共產主義或其他來建設有秩序的平和的工業的生產之事業。整個工業手段會被洪水淹沒去了，所以會得到個農民主人翁的農業社會，因爲農民可以自存的。如果要從事於等候洪水之至，那就是會遇着的事情了。

倪林先生所暗指洪水，我可以說，祇係因戰爭失敗之所致罷。但有很簡易的方法來應付那事情——就是勿從事於戰爭。固然，若從事於戰爭，也許會勝利的；但這也許比較戰爭失敗稍稍好一點罷。然而我們所以確知如果不從事於戰爭，必不會有戰爭失敗之事。這就是唯一的所能確知的事情啊。

這是我要勸導世界各國維持和平之一個理由。我不相信藉賴戰爭會達到那些，倪林先生心意中的好結果。我相信戰爭是日益破壞的事情，并且日益掃除文明，又使他與我所共信爲目的的工業之科學的組織愈益不能實現。你不能用那個方法來達到那目的。

我再說說：倪林先生要我們顧住事實。現在我要請他顧住沒有捷徑到千福年之事實。你不能達到那裏，火門忽開而至樂園。這是那全個意思所根據的神學觀念了。我不相信人的

社會那樣移動，人的社會趨向好的事情慢慢地，趨向不好的事情則急快。

所以我覺得我們對於這種事情要忍耐些。我們要認識如果進行那樣我們所想見的，他與我都想見的社會主義，如果要先進的工業國採用牠，（倘若那工業國不要採用牠，我們就無庸去幹了。）那末就要用和平的宣傳來幹的。要用勸導的方法來幹牠，要在和平的時候甚至在興盛的時候來幹牠。

這是要訴諸人民的智慧的情事。這是件緩慢的事情，因爲人民的智慧不能如我們所期望的那樣大。但是說他們沒有智慧，也是錯誤的。我以爲他這樣觀察是根據太過悲觀的人生觀。他假定除非人民處在將近餓死的時候，必不能使他們改善其命運。這是不對的，人民有了很相當數量的銀子，也很願意用強有力的方法去取多些銀子。爲什麼假定那少些銀子的人民不會採用同樣的方法呢？這只是要得到同一的勢力同一的企圖同一的想像廣播全國的事。這是你所希望見着的事情。

我們正在工業制度的幼稚時期。牠自開始以至現在任何極端的形式都不過是百年之久罷，在人類生活當中一百年是個很短的時間。我們的習慣尚不能適應牠。我們的思想還是農業的不是工業的。我們要有長久的時候，纔使思想習慣適合於工業的方法。及至我們有了那些思想習習的時候，我就覺得我們要採用倪林先生與我共同的方法了。

但是若要把那些方法人民還沒有了解的來強迫施行，如果要乘着危機的時候去攫取政權，而且強迫人民到他們不要跑的路上跑，那末，這些工作就是片時的工作罷，瞬息間就要消滅了，因此，整個事情就要從新做過了。

這就是我之所以把飽爾希維克的工作來和克林威爾的工作互相比較的理由了。清教徒有了很高尚的理想，他們是很好的人；可是他們的理想不是一般人民的理想；所以人民拿來試驗不久，便說『永不再試。』我恐怕共產主義在俄國會成這樣的，因爲牠所試驗的時間太短促了。要等到人民對那些事情有多少準備，纔好去試驗，否則就無謂了。你要發展，你要滋長人民的思想要達到那事情可以做的地步。

我覺得倪林先生所說出個視察——那我不要叫做馬克斯的，（按這是講者說笑話的）——我覺得那個視察是發生於生物學沒有在我們思想中佔有位置之前的，然而在我們的時候生物學已佔有思想位置了。在那個作者（按暗指馬克斯）的時候，如你所知的，有了跟隨黑智爾哲學的習慣。黑智爾的哲學是邏輯的，牠以銳利的過渡由這事情達到那事情，繼而達到其他的事情，所以牠全是一樁堅硬的綱目，銳利的，嚴正的綱目——像你之所得於邏輯的——之事情。

遲些，在馬克斯的思想完全成立之後，乃有達爾文之生物學的觀察，看人的社會可像一個能生長的東西，如樹之發育東西，自有生命的東西，向着一定狀態去移動，不聽命於邏輯或理性的律而聽命於生命律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記住人的社會是那樣

的。一定要記住不能使人的社會向邏輯的過渡之狀態移動，只係向着合於生命的變易之狀態移動，一定要漸漸地慢慢地來的。

我知道今天這裏也有說我是個邏輯學家。我不能否認的。我有時從事於那個研究。我雖則不時研究邏輯，但不以牠爲萬能的。所以覺得我如果論及人的社會之進化，就要有些生命的認識，就要了解生命怎樣滋長，了解生命之本性的孳隊，了解我們足立於地，生命自有眞處的道理。

所以我在哲學裏頭，卻不見有相信突然的革命，萬事都能成功的。突然的革命，只可改易東西的名字，卻不能改易人民的整個習慣與運動。因此，見着舊有東西改用新的名字復活起來罷了。所以革命往往有那個危險。

諸君曉得法國革命爲什麼在革命中間有個公安委員會，在革命之末，又有個拿破崙的緣故。可以相信與舊統治沒有什麼大分別。誠然，他們成功了農民爲原主的建設，而俄國也有那樣的成功。我相信裏也許是唯一的，爲那全個革命之永久留存的事情。然而那要費盡許多愁悶與痛苦，要俄國人民因革命發生而得到悲劇。

我恐怕革命爲我們戲劇的感覺之貢物。我們個個都有戲劇的感覺。我們個個都愛着無價值而在幕上很可看的事情。所以我們喜歡看見事情這樣地發生，突然的，終極的，明悉的，壯麗的，英雄的。可是世界眞正大事不是那樣可以成功的。世界大事不是裝飾的東西。所以我相信介紹社會主義到我們西方社會也是如此。

我們可以介紹革命的名義，但我們必要介紹進化的實際。這就是我之所以不信俄國所採用的方法是西方的國家，這裏或我自己的國，所要採用的方法了。我以爲那些說要採用那個方法的人皆受不同階段的國之大模樣所催眠。我們已到了較後的階段，我們不應學效那些仍在較早的階段的人去幹呵。

當我來這裏時，我已有那個意思。所以，雖有倪林先生之善誘的雄辯，我現在仍然保持着那個意思。

關於民治主義成敗問題的論辯

威廉第二等

近自歐洲獨裁制度盛行後，所謂民治主義政制的成敗問題，乃頗爲一般人所注意。美國現代史料雜誌因於本年五月份該誌中刊登有關此項問題之文字四篇。前兩篇爲前德皇威廉第二及意大利現首相墨索里尼的意見，乃反對民治主義的；後兩篇爲美國梅利蘭省長瑞紀及潑特威爾教授所做，乃擁護民治主義的。他們的議論，在現在中國這種「以黨治國」的情形下，也很有討論的價值。因就上海北新雜誌第二卷第十五號所刊登之亦波君譯文轉錄於此，以供熱心民治主義者的參考。　記者

一　代議政治之破產

（前德皇威廉第二對 Current History 記者發表的意見）

代議制已經是到處失去大家的信仰了，代議制卽是腐敗。作君主的，因爲是一個人，所以他有理解力，而羣衆卻是沒有理解力的。君主國由一個人負責，而民主國則因政權太分散了。實際上無異沒有人負責。

我之所以退位，是因爲不忍用殘酷手段保全我的皇位；現在民主的德國政府用來保護牠的名義所採的嚴厲手段，較之從前國王用來保障他的尊嚴的法律還要厲害。無論誰，只要看一看今日的世界，就知道民治主義之衰落了。

民治主義這個名詞可以比之一隻酒瓶，裏面什麼酒都可以灌進去，而且什麼酒都灌進去了。酒是有刺激性的，所以喝的人都很熱狂。喝多了，當然就醉。

現在歐洲已有三分之二不見民治主義之存在了。墨沙里尼就不耐煩這民治主義，俄國也實在無產階級專政了。法國爲了維持金融起見，也不得不給內閣總理以專政權，卽以美國而論，中央政府的權力也一年比一年緊了。美國政府雖嚴加限制，輿論卻還是常有希望「狄克推多」出來的呼聲。美國的孟肯君（H. L. Mencken）便是揭破近代民治主義的迷夢最有力的人。他的意見在美國很受歡迎，足見他并非獨持異議的。他所說的雖則多半是關於美國的事情，卻很可以拿來批評一切地方的民治主義。西方的民治主義全是一種僞善的思想，孟肯對於這種思想的攻擊是很有力量，很有道理的。他把羣衆的心比之兒童的心，這是很對的。羣衆是個永遠的孩子，常被一些孩子的氣性所驅使。羣衆也和孩子一般，需要教育，指導，和撫養。他們被一般投機的歹人所利用，結果無非是倒霉！沒有經驗的青年人一聽說民治主義就高興，正是因爲牠給他一種理想。其實這種理想的前提就是根本錯誤的。民治主義的理想是集合所謂「人民」的力量來統治國家，而所謂「人民」——又要有思考力，又要沒有自私心，又要有健全的判斷力，這種「人民，」只好到烏托邦裏去找罷！

說到自由，最靠不住的便是民治主義之下的自由。

此外我們還可以把威爾遜在他的國家論（？）裏所說的話拿來說一說。他承認普魯士的行政制度是德國地方自治發展最高的模範，這種制度是保守的，以歷史上的事實爲鑑的，牠對於人民是強迫服務的，不從者便要受罰。威爾遜稱贊了普魯士之後，還說了些不滿意於美國自身的話。

在威爾遜改變了他的論調，美國經過了歐戰的恐怖之後，孟肯便認定民治主義這個政治計劃只能說是使嫉妬中生出來的仇恨心理能夠自由表露出來并得法律的庇護的一種方法而已。他說民治主義之下惟一的眞正自由便是「沒有的人」摧殘「有的人」的自由。這眞是千眞萬確的話！

一八四八年革命時逃到瑞士去的德國民主革命黨人約翰士、舍爾在那次革命後二十三年曾在他的日記裏說：「法國實行普選和瑞士實行公民投票的結果都很壞，而一般大呼大叫的政治家卻還要拚命鼓吹，眞是可笑！這些投機分子利用幷阿諛盲目的羣衆，以達自私的目的，結果使民治主義的信用掃地無餘了。我以爲他們實在比之那般阿諛貴族的人還要可恥得多，因爲他們張嘴閉嘴總是離不了自由二字，而自由卻被他們沾汚了。」

我想許多與一九一八年德國革命有關的民主黨人都會有相似的失望。眞正的民治只有在君主國內才能發展。現在這些民治主義者與當日斯狄安伯爵向我的祖先威廉第一所提議的主張比較起來，眞是毫無價值。他的主張才是眞正的民治哩。他認爲國民以其職業所得的判斷力與經驗，幷按照他們的理解力，有被選爲國服務的權利。我的朋友服魯比拿士也有類似的理論，他也主張人民代表之選定不依民衆的投票，而以職業，行爲爲標準。現在的人民只是一羣「投票的牛」，惟有斯狄安伯爵那種民治主義才不會使國民降落到這種地步；西方的民治主義僅有名，而無實，這種惡潮一來，那眞正的民治主義便停滯了。

斯狄安的民治主義與政體無關，在一個君主國裏也很可以實行。作君主的決不願意將他的人民所富有的能力擱置不用。不過無論那個國家都有許多問題必須由上解決——由君主和能夠明瞭國家全體的利害的人們決定。歐戰時便有不少的例子可以證明許多重大問題依「公民意志」解決之荒謬無識。

在代議制政府之下，歸根說起來，無非是一團糟的現象；誰也不會爲了全體人民的利益而調和各個互相衝突的主張。設法使大家和衷共濟，而以最高的眼光判定全國的利害之所在，這就是國王的職務了。至於「狄克推多」，終究還不能代替國王，因爲他是暫時的。要知道，作國王也是一門職業，而這門職業又非世代相傳不能學好的。

二　意大利爲什麼不行民治

（下文爲意首相慕沙里尼所作，說明意大利新選舉法的根本特點，這是今年三月二日慕沙里尼將這種法律提出於衆議院時所說的話，現在只節譯其大意而已。）

法西斯底新國家的建設對於衆議院的性質當然不免發生相當的影響。一九二四年五月以普選爲原則而產生的議會，其成績幷非不可稱許，也不是不忠於政府；不但如此，法西斯底新政府之產生，一部分還不能不歸功於牠。但是以前的憲法有些部分，如關於首相的職權和政府頒佈司法條例的權力這些地方，完全使國會成爲各黨各派專横無忌的機關。所以一向實行的選舉制度一方面既不合法西斯底精神，一方面又不適新的社會政治狀況，當然就不能繼續下去了。

有人以爲法西斯主義一定要使衆議院歸

於消滅，甚至使任何選舉制度都不存留，這種見解是完全與法西斯主義的精神不合的。要知道法西斯底雖則要挽救選舉制度的墮落；建設強有力的政府，卻并不打算回復從前的專制政體，而是要使這強有力的政府立於民衆的基礎上，與民衆接近，代表他們的要求，喚起他們的自覺，提高他們的生活上精神與物質兩方面的標準。提倡法西斯主義的人都是願意使統治階級隨時從全國國民中吸取新的人才以求國家之鞏固的。我們認定今日的政府要與民衆接近，決不是全仗國會，但是我們也認定要以適當的標準與選舉方法選出真能代表全國各集團的理想與全國的利益的人來，組成一個議會，爲立法機關之一，以爲政府之助。但是在法西斯主義之下，這種組織是與從前民主政治之下的議會根本不同的。

民治的原則一方面使議會成爲具有至上統治權的機關，一方面使人民代表之選出完全以羣衆之意向爲依歸。其實羣衆根本沒有自行造成共同意志之能力，尤其不能自動的把代表他們的人選出來。凡是有一百人集在一處，他們便自然的爲一二人所領導，這少數的領袖人物也就依他們自己的利害關係和見解去領導他們。但是這些居於領導地位的人并不都是最好的。不但如此，假使沒有一種好的選舉制度，少數的陰謀家和投機家便要利用羣衆的盲目，僭取這種地位了。

將很大的權力賦與各政黨也不是好的辦法，因爲這些政黨都是最不以國家福利爲重的。並且在那種情形之下，選舉人的自由也剝奪無餘了。所以民治主義的結果不過使少數陰謀家投機家操縱政權罷了。此外還有一個大弊病，就是以地域爲基礎，這樣一來，大家都只知注重地方的利益，而不顧及全國的利益。因此，各個地域間的爭端便多了；這種狹隘的地方思想是歷史流傳下來的缺點，統一的意大利應該極力打破牠。在這種制度之下，同一地域的人也容易彼此起劇烈的競爭，這也是幾百年來意大利政治上一大弱點的根源。因了選舉競爭之地方化，許多有用的人才便不能展其所長。在地方上佔重要地位的人多能出頭，對於全國很有貢獻而不參與地方問題的人反而被抹煞了。

總之，這些選舉制度都沒有認明社會生活的正真性質。社會不僅是個人結合而成，還是許多共存的小集團結合而成的。國家的特性便由這些小集團表現出來。忽略這些組織而欲使議會能够完全代表人民的思想與意志，那眞是謬誤極了。

這些錯誤都非避免不可，法西斯主義便是避免這些錯誤的正當途徑。法西斯主義反對民治的原則，主張統治權歸政府。國會并不在政府之外，而是牠的根本機關之一。議員之選舉必依具體的法規與嚴格的管理。衆議院的首要職務便是代表社會上各集團之要求與意見，以與政府合作，制定法律，所以最好的選舉制度便非以全國各集團的合作爲基礎不可，并且非使選舉出來的人眞能以全國的利益爲前提不可。

現在所要提出的選舉法便是依照這些根

本原則訂出來的。牠的第一個特點就是革除以地域爲標準的選舉，將全國合成一個選舉的單位。議員人數減至四百名。第二個特點就是關於候補人之推定。從前候補人之推定是由各政黨或臨時的政治結合操縱的，現在則規定只有合法的各法團和對於文化，教育，慈善等事業有成績的團體才有推候補人的資格。現在具有這種資格的法團便是聯合全國一切生產，一切職務，一切行業的十三個大聯合會，（第三款，）此外再加上幾個行業以外的性質的團體，但須具有全國的義意并以社會福利爲目的的才合格（第四款。）這就可以免得人家反對，說是太重經濟方面而無政治性質，不合法西斯主義之根本特性。最可注意的便是這十三個法團之中有一個是代表專門和藝術階級的，毫無經濟意味，牠可以推出五分之一的候補人，這就可以代表全國的文化方面。再加上第四款的規定，智識階級被選的機會便更多了。此外還有第五款的規定也是以注重智識份子爲目的的。

推定候補人的限制和手續都有嚴格的規定，故候補人之提出卽無異一度預選；這種預選才是眞正的選舉，不似民治主義下之僅有代表民意的形式而已。上面所說的十三個團體推出的候補人共八百名，爲議員全數之一倍。選舉法後所附之表將各團體應推的人數分配好了。首爲農業，次爲工，商，海運，陸運，銀行等，以次遞減。雇主與工人完全立於平等地位。專門和藝術階級的聯合會得推出候補人全數百分之二十。此外從事文化，教育，社會事業的重要團體得推一百人。這類團體之選舉權須經國王和上下兩院各派五人合組之委員會公同認可。這樣，便可以避免行政部的干涉。

第三個特點便是這個法典給予法西斯主義全國大會一種很大的職權。這個組織對於法西斯底革命的功績很大，而現在卻只是事實上存在，而未經法律的認可。從此以後，牠便有了法律的基礎，成爲國家的基本立法機關之一了。這個大會是包括全國各大重要勢力的，所以各法團等推出候補人之後，再由這個大會來選定，當然是很適當的辦法了。這種辦法，可以除去團體的界限。各團體推舉候補人時并不是以代表團體利益的眼光而推舉，而是以全國爲重。所以選出來的人并沒有代表階級利益的意味。如果有另存目的的份子，法西斯底大會便要使他們落選。經大會指定之後，只須再經選舉團體通過就算完成選舉的手續了。這種手續是被選人名單全體的通過，而不是通過一個個的人，因爲選舉人并不能認識全體的被選人，要他們決定一個一個的可否是不可能的。所以決選的手續事實上只是通過政治方針而已。這種辦法并不與法西斯主義的原則相違反，因爲選舉人并非凡是公民便可充任，而是要有生產與納稅的資格才行的（第六款。）這種辦法也並非爲的尊重選舉人的權力，而是試一試他們的態度，使政府得與民衆接近一點，以便常有改善的可能。如果選舉團體與法西斯底大會發生牴觸時，我們也規定了解決的辦法。總結說起來，衆院議員的選舉須經上面三種手續，這三種手

積合起來，選舉才算完全合法。

萬一選舉團體拒絕通過法西斯底大會指定的被選人名單時，便舉行一次自由競選，以定與正代表民意的究竟是那些人。這不過是調和衝突的辦法，幷非讓步於民治主義，不過表示法西斯政府幷不願意與民衆隔絕罷了。以前對於被選的一切限制，現在都取消了，因為法西斯底大會既有上面所說的那種權力，當然就無須那些限制了。

三 民治主義的成功

（美國梅利蘭省長瑞紀）

歷來的政治問題便是如何調和政府的權力與個人的自由。從歷史上的事實看來，我們知道個人的自由向來是被政府的權力所壓倒。美國為解決這個問題起見，便使政府之後有一種人民的權力，超出政府以上。不但人民的自由不要依靠政府，政府的權力還要從人民產生出來。但是現在歐洲卻有一種謬說，一方面反對王權專制，一方面又以君主思想來批評民治主義。慕沙里尼便是這一派的首要人物。他認定民衆易被利用，沒有自治的能力；他也像愷撒似的，相信強有力的國家一定要有一個長久鞏固的統治階級，所以他反對人民自治的政府，建設權力極大的政府，根本不承認有什麼自由。這種思想倘使流行於革命以前殖民地時代的美國，我們一定根本就不會有今日的美國了。

民治主義其實幷不是一種政體，而是一種社會與政治思想。牠的原則便是大家平等，各盡一份義務以謀全體的幸福，同時人人都有發展其本能的均等機會。民治主義是不抹煞個性的，決不像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一樣，一切都要服從上面的命令。慕沙里尼那樣的政府雖然是強有力的政府，但是自由的政府即令是壞的也要勝過一個好的專制政府哩。

新大陸上自由的勝利

實行民主政治的成績，想必不能比美國更顯著了。當初俄普奧法的君主結成所謂「神聖同盟」來壓制民衆自由。美國方面穩定了的自由精神在波蘭奧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等地都興起了，這些君主便想壓倒牠。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都獨立了，俄普奧的君主便想派聯軍為西班牙恢復其殖民地。這時候民主化的英國便提議與美國聯盟，保持南美各民主國的獨立，但是這種提議幷沒有實行，因為美國宣佈了門羅主義，英國再予以援助，那神聖同盟便鬨風瓦解了。於是專制的勢力從此絕跡，自由與民治的精神終於確立了。

美國的民主政治確立之後，除因南北戰爭而有十三條修正案外，始終不曾變更過，而成功卻很大。我們以當初那樣微小的根本勢力成為今日這樣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國家，完全是民治之力。海陸交通郵電航空，發展得非常之快；利用機器的結果，生產大見發達，大有重造世界之勢。這不單是靠了民治主義理論的成功，還是靠着牠的實施的成績哩！專制君主或狄克推多至多不過能於紛亂之中維持太平於一時，終究不能為全體人民謀福利，他們無論如何心好而聰明，終不免為自私的野心

所驅使，對於人民施壓迫與不公平的手段，爲了某特殊階級的利益便使別的階級受累，自由發展的機會因此也就沒有了。

并且慕沙里尼或是其他的狄克推多下了台又怎麼辦呢？卽令他終身在位，他死後接手的人如果是自私自利之輩，便不免利用人民以達其個人的目的，如果是個懦怯之徒，國家便不免再回復到分裂的狀態，歷史上許多事實都可以證明這種制度是不穩固的。

民治主義之下，個人自由固然也有時被剝奪，但是這卻不是屈膝於那個君主之前。這就是民治的要素之所在。縱或有什麼專制，也是自己加於自己的，至少是少數服從多數。

公衆意見之勢力

民治主義之實行不僅靠政府，民意的力量也有同等的重要。關於這點，主張專制的人便說羣衆心理是不健全的，其實羣衆心理總比他們那些擅自專政的人的頭腦要健全一點，無論那個羣衆運動都是有一點眞實的意義。歷史上一切的政治改革都是由下層的人民而起的。思想界的領袖把原則造成之後，還是非靠民衆的力量不會有生命的。

人類欲求幸福，必有發展本能的機會，這種目的，當然不是在那一切由上面作主的專制政體之下所能達到。民治主義便是正當的途徑。要政府好固然也要領袖人物好，但是民治主義之下的領袖人物才是人民公選的，大家不滿意時便可以將他們去掉。若說民治主義之下人民易被利用，則專制政治之下人民被利用的弊病更大，因爲統治者是有利用人民的合法權利的，而在民治主義之下則因時常更替的緣故，縱有弊病也不會長久的。

民治爲和平的保障

君主和狄克推多常較民主國家的政府爲好戰，這是歷史上的事實可作明證的，譬如歐戰前德俄君主便是威嚇全世界和平的魔王，慕沙里尼便是危害歐洲今日和平的梟雄。美國獨立的時候，并非英國人民願意和我們爲敵，而是國王和政府：後來英國在美國的統治權之倒，并不單只倒於軍事之失敗，國內民意的反對終究還是一大原因。又如美國與加拿大之間已經有百餘年相安無事，這不也是由於雙方人民不要受專政者的支配嗎？民治主義之下雖則也有毛病發生，但是那是由於我們的制度有一部分沒有行得踏實，決不要靠專制政治作出路的。

總之，民治主義不是空洞的理想，事實上已經有很大的成功。以後的進步都是向上的，向前的，前途的光明很大哩。

四　一個歷史家對於兩位獨裁者的批評

（美國莎特威爾教授）

這篇的目的只在批評前德皇和慕沙里尼對於自由與民治的見解。孟肯氏的言論也是代表爭論民治主義問題的一派，但是現在只批評他的言論被德皇引用的一部分。至於德皇與慕沙里尼之間，本篇預備偏重前者，因爲他這樣一個作過強國之主的人能把他那種統治者對於被治者所持的態度如此爽直的

說出來，實在是很難得的。

這位廢帝的言論最主要的一點便是他把他從前的屬民視爲孩子。因此他的結論就是凡人民必不能免去自私心而以健全的判斷力去思考。由這一點他就很巧妙的轉到威爾遜稱贊普魯士行政的話上面來了。最後他便指摘民治的弊病和代議政治之沒有遠見。我們把他這些話一層一層的討論下去，慕沙里尼的言論也就附帶着討論到了。

第一個問題便是德皇究竟懂不懂民治是什麼東西。在他看來，顯然就是一些沒有理解力的羣衆被那些自私自利的領袖所利用；民治只是一些夢想，逢着事實問題便不知所措了。惟一的方法便是以一個君主的權力去防制民衆的盲從與暴動，使之循着那歷代相沿的途徑，相安無事。而這個君主又非許多世代傳襲下來的不會合格。關於這點，慕沙里尼作何感想又是另一問題了！總而言之，既是說全世界都是個小孩子，那就非有些有智慧的人指揮他們不可了。德皇的理論是無疵可指的，不過有時候作君主的人自己也是小孩子，那就不對了。

我們從德國民主政府所整理出來的許多關於德國外交政策的文件看起來，便可以知道威廉第二的智慧究竟有多麼高明了。他想要實行畢士麥那些批判幷管理外交政策的方法，便常在許多外交文件上加些批註，但是這些批註卻遠不如畢士麥那麼具有眼光。幷且威廉所批的話每每還沒有送達外交部，許多事情便已經決定了。

現在再拿歷史上的兩個時期來比較比較——專制政治的時期與民治發展的時期。最好的比較莫如十九世紀的前半期與後半期。在前半期裏，梅特涅與亞歷山大第一便是兩個專制魔王，亞歷山大第一還把保守的政治思想與宗教和國民義務思想連貫起來，以增高其價值。結果何如？政治腐敗，統治階級營私舞弊，以殘酷手段壓迫一般有自由思想的人，幷對於那些想得自由的民族演成流血的慘劇。所謂「神聖同盟」只是正義的假招牌，專制的大團結而已。美國之所以宣佈門羅主義，就是爲的要打倒這種局面。連保守的英國也願意與美國一致，使西班牙在美洲的屬地作自由的實驗。

我們把這半期與十九世紀的後半期來比較比較，後半期的歐洲，一部分是到了民治發展的時期了。不管普選擴張與代議政治的進展產生了多少弊病，政治力量的進步是不可抹煞的。我們只要看一看一九四八年——在英國是一八三二年——直到現今，政治的改革有了多少，再拿這個時期與政治史上其他任何時期比一比，就可以明瞭了。

法西斯政治之現在與過去

德皇根本的謬誤就是他關於民治的寫照。因爲民治幷不是盲目的民衆，牠也不是官僚政治。在民主政治之下，全國各方面的利害都有表達的機會，統治機關不像專制政府那樣散漫而強暴。這種新的實驗當然不能全無流弊，不過有許多民治主義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因經濟與工業發展而生出來的新問題，向

來沒有前例的，縱或有些失敗，也是無足怪的。

說到法西斯底意大利，我也不願意一筆抹煞牠的成績。現在要想拿歷史來判定法西斯主義，當然太早了。從前也曾有過法西士底的政治，如畢士麥治下的普魯士就是一例。當時的普魯士國民都安然服從他的支配，他也就認定他們是沒有政治能力，須要個人領導的。和威廉第二的見解一樣。當時從來沒有負責的民治政府在德國實驗過，所以法西斯底普魯士便很可以自命為最適宜於德國國民性的制度，假使德國沒有經過革命，普魯士在一般以事實上的成功為判斷標準的人眼光中豈不也要成為法西斯主義的讖符嗎？現在德意志共和國雖則存在還不及十年，她的成績卻已大有可觀，所以我們也就可以判斷德國人是否有自治的能力了。德國第一任總統愛柏德以一個匠人出身，不但沒有統治階級的訓練，連接觸都不曾接觸過，他在任時正是德國最倒霉的時候，社會本已不寧，又加上舊皇黨的陰謀，但是他卻能從容措置，勝任而有餘。真正的德國國民誰能不崇拜他呢？

若把民治與盲目的羣衆混為一談，那是再大沒有的謬誤。這樣的羣衆專制政府是有意要造成以便於駕馭的。民治是把政治責任叫人民全體分擔，這正是使全國人民去掉羣衆心理的最好方法。英國便是作這種實驗最長久最踏實的，歐戰後英國幾次大罷工的情形便表明相持的雙方那種自制的能力是由於有了民治的訓練之結果。

革命時的自制力

民治主義革命的破壞是很小的，法國俄國德國的革命時期都曾保存了不少固有的文物。不過逢着縱火焚燒的時候，固有文物當然不免破燬。要想避免這些災禍，惟一的途徑便是以民治精神去訓練國民，因為君主始終是要被推倒，無法逃避的。「人民」是無論在民主國或君主國裏都存在的，他們對於改良環境的欲望無論在什麼政府之下都是時常有的。現在經了幾百年實驗之後，我們便知道惟一的途徑就是給人民以政治的教育。這種教育的工夫現在還才開始，因為在我們以前是從來沒有過完全的民治國家的。

民治主義的實驗正在繼續發展

從前的國家大體以農業社會為基礎，現在的代議制度還是承自早年的遺法。以地方為標準的代表制是最老最簡單的方法，這些地域一日有其地方利益與觀念所造成的政治身分，這種代表制便一日可以實行。但是已經成為工業國家之後便與農業時代不同，非設法適應這種新局面不可。所以關於代表制的問題，民主政治將有許多改變的。關於專門職業的代表資格一點，更將有很大的變更。現在議會的人員是雜亂的，任務也是雜亂的，這是一樁為難的事情；不過從這些雜亂的人員之中選出各種份子專任各種適當的工作，或是以類似的手續從一大堆的提案之中加以挑選，使成一種有系統的工作，幷不是很困難的。現在這種辦法已經在所有的立法團體裏實行了。



今後政治學應走上自然科學的途徑

宓賢璋

一　幾句簡單的導引話

誰都知道，政治學是以國家爲研究的對象，而係社會科學的一種。和鄰近的學科如法律學，社會學，經濟學……等早發生了很密切的關係，在學術界上大着步攜手並進；因在事實上，政治學的領域，旣廣遠而汎雜，在研究的過程中，其有需上述諸學科之助，實屬必要。此已爲稍具政治學常識者所深知無遺。致政治學和自然科學的關係，一般學者，縱不否認，終未敢十二分的肯定罷？誠然誠然！以理化諸學強和政治學治爲一爐，卽不斥其爲異說炫人，亦必腹誹其狂妄。但是我們靜靜的一迴想數百年來政治學進展的歷史和現代的情狀，我們就發現兩種事實，頗堪注意：一爲法律學社會學……等侵入政治學之喧賓奪主的情形，一爲自然科學對於政治學之不知不覺的貢獻。玆分論於左，以示今後政治學尋求新途徑的必要，及政治學與自然科學結合的可能。

二　法律學社會學等對政治學之過度的侵蝕

政治學中最爲紛呶不已，是非各執的問題，怕就是對於國家的「薩威稜帖」（Sovereignty）罷。烈誧（Ritchie）氏詮解之爲公衆意志，（註一）杜威氏（Dewey）解之爲社會之活躍的意願，（註二）華掘羅（Woodro）與威耳孫（Wilson）解之爲勢力的總匯，（註三）或解之爲構成國家的基礎，或解之爲強迫服從的力量，其聚訟的紛紜如是。政治學家爭論「薩威稜帖」問題的機會，首先引起法律學家，單槍匹馬，馳驅顧盼於政治學的領域，而大顯其身手。其解「薩威稜帖，」則謂「對外爲法律上的獨立，不受任何束縛，對內爲法律上的高超，得統治一切。」（註四）法律學家更把政治學內的國家（State）爲人性化，視國家爲「法人」（Legal Person）；而解「薩威稜帖」謂係附諸整個國家的人格。其甚者，竟解釋國家「只爲一種創制和執行法律的機具。」（註五）諸如此類的理論，遂成立了國家法律說（Juristic Theory of the State）而分析派的奧斯頓（Austin）氏實爲此派學說開山之祖，但奧氏迄未視國家爲人性化。其後奧氏信徒，於衣鉢相傳之外，

復出其心裁，把國家視爲一個人——一個理想中的人，而這個人秉法律上的權力，異於構成國家的民衆，幷能發號施令，支配一切。關於此派學說，威老培（Willoughby）氏曾著「國家的根本觀念」一文，論之綦詳；文內雖於此種國家法律說之外，三復致意於國家的政治觀，然終未能自拔於法律說的深窖，以維政治學的健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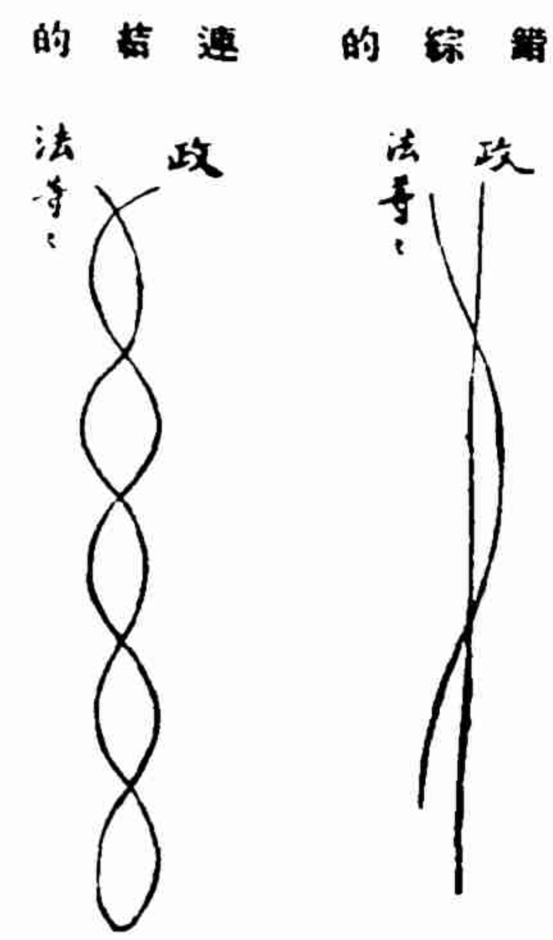
這此國家法律說的言論，充其量亦不過構成國家的法律觀而已。在理論上，固有其相當立足點，非探其全部思想的幽奧，誠未容吾人斷章取義，率加評斷。但是國家和「薩威稜帖」其爲政治學之炫人的產物，已不容任何人否認；而法律學家，偏忽視其政治的原質，而據之爲法律的趣題，竟欲高踞政治學的寶座，而以九五自尊。無怪皮耳特（Charls A. Beard）氏竟秉大無畏的精神，而必欲解政治學爲法律的科學。（註六）這難道是政治學者所能忍受嗎？而法律學侵入政治學的凶悍，殊足令人咋舌。

至於社會學侵入政治學的情形，正與法律學相伯仲。而且法律學者，和社會學者，在好幾個政治問題上，起了正面的衝突。曾憶某學者之言曰：社會學對政治學之最大勞績，實爲擯法律學於政治學之外。在這種調侃的語調中，卻蘊藏着一部分的眞理。社會學家達蓋脫（L. Duguit）氏，攻擊國家法律說甚力。達氏以爲國家自國家，法律自法律，乃絕然不同的兩物。至國家人性化的言論，達氏尤力斥爲虛玄的觀念。達氏視國家爲一「公社」（Community），而在此公社內，一部分人民，或以權威勢力之高超，或以學識品性的優長，遂得憑嚴刑峻罰，統轄他人。且國家得強制執行一切，亦絕無法律上或道德上的淵源，不過以傳統關係，仍沿稱之謂「薩威稜帖」；實際言之，殆「執行能力」（Ability to act）而已。綜達氏的思想，其視國家的性質，爲超法律的；而置「薩威稜帖」於社會基礎之上，力詆國家法律說爲空想，玄虛，形式，抽象。是則達氏從社會學的立場，一鼓而破國家法律說的壁壘。其對政治學的勳勞，誠有不可磨滅者。但是從政治學的角度測之，其對於國家的詮解，充其量亦不過國家的社會觀罷了；其爲政治學者所不樂聞，正與國家的法律觀相同。達氏標其社會硬性主義（Principle of Social Solidarity）的旗幟，而叱咤風雲於政治學的轄境，斷非政治學者所容許也。

其他社會學者若賴斯克（J. Laski），著有“A Grammar of Politic”一書，對國家法律說，亦力斥其虛妄。若克賴培（H. Krabbe）解國家爲『賦有統治權的力量之根本表現』；（註七）若龐奈斯（H. E. Barnes）其解釋國家的「薩威稜帖」爲『只是社會的壓力，（Social Pressure）而出之以特殊的途徑，以維持現存的政治機關者。』（註八）總而言之，綜察社會學家對政治學問題的處置，如謂國家爲公社，主權爲社會的壓力，是直欲以社會學包辦政治學了。

其他如經濟學等，對於政治學，照目前的狀況看來，也似乎有過度侵蝕的行爲，恕我此地不一一詳述了。

我的意見並不是主張把政治學和法學……等等斷絕一切關係。政治學內許多——或者說是大部分的——問題，非借重其他學科，誠不足以謀整個的解決；但是他們間的關係，應當是錯綜的，而非連結的，以圖表之如下：



拿譬喻來說，政治學好像一個作弱的處女，而法律等學，竟有「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的行爲。我們平心的講起來，他們因鄰居的關係，而發生通常的酬酢則可，「踰牆」的行爲，未免過分些。今日政治學和社會科學中的其他學科的情況，正復類此。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孟魯（W. B. Munro）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美國政治學會的演說詞曰：『政治科學（即政治學此間譯作政治科學，意較明晰）之欲成爲科學，首先須與哲學家，法學家，心理學家離婚；此數者早與政治學爲多妻狀態下的結合，而實爲政治學找求眞理的障礙。』（註九）政治學的現在情狀，孟魯氏已慨乎言之。所以我們目前的要圖，須建設政治的政治學。但是政治學和法律學等等的膠結，已非一朝一夕，很有悠久的歷史；而政治學沈醉於其中，已忘其所以然了。所以在這過渡絕續之交，我們應先介紹給他（政治學）一個應交結而未交結的益友——自然科學；因爲自然科學在過去已經不知不覺的給政治學以不少貢獻。而近五十年來自然科學驚人的進步，已爲政治學所望塵莫及，政治學快趕上去呀！好和自然科學並駕齊驅！

三　自然科學對於政治學的貢獻

培琪霍脫（Walter Bagehot）曾於五十年前，著有物理學與政治學一書；就想把這兩門學科拉攏來。但是今日的物理學，已遠非當時的物理學，近半世紀自然科學，已絕塵而逝，而政治學却站在原有的地方，沒有開步走。於是在政治方面發現了許多的怪象；如『有了大同思想，而又有戰爭，人種相殘，及帝國主義之存在；有了德謨克拉西，而又有階級爭鬥；建設了共和國，而又有軍閥與代議士之專橫……這些問題和困難，國家的和世界的，無非是自然科學發展，而社會科學遲進的結果。』（註十）自然科學進步，工商業首沾其惠，遂因工商業的發達，而促進城市的繁盛；城市愈繁盛，治理愈困難。現在好幾處城市的繁盛，已非五十年前可比；可是政治方面治理的方法，還仍舊運用從前笨拙的手腕，徒使我們對於故步自封的政治學，不勝其惋惜，而就實際言，政治學對於因自然科學發達而產生的新問題，已覺捉襟露肘，應付爲難。所以

目前最急迫的需要卽為督促政治學的進步。但是『要謀社會科學之進步，必有賴於自然科學。……自自然科學之成立與發展以後，才為社會科學築下了發展的基礎；所以要得社會科學之發展，也非借助於自然科學不可。』(註十一)政治學既屬社會科學之一，那末當然也不是例外。所以我敢大聲疾呼，今後政治學應走上自然科學的途徑。

實際言之，自然科學對於政治學，或可說對於社會科學全部，其銜接之密切，實不容我們忽視。梁任公氏之言曰：『生物學不過自然科學之一種，但他所銜接的職務，不僅在他本身。……凡有關於人事諸學科，如法律學，如經濟學，如政治學，……都受了他的刺戟，一齊把研究方向挪轉。試看近五十年來這些學問，那一種不和所謂達爾文主義者發生交涉。無論是宗法他或是駁難他，總不能把他擱在一邊不管。他比方一只大蜘蛛，伸着八根長腿，到處爬動，爬得各門學問，多發癢。他產生了這位兒子(社會學)這位兒子把他同類的學問(政治學……等)合成一個聯邦國，叫做社會科學，取得和自然科學對抗的資格。他以自然科學一部門的身分，伸手干涉到社會科學的全部，……學術界奇異的現象，無過於此。』(註十二)由梁氏的妙喻，益使吾人瞭然於自然科學對政治等學關係之密切。蓋自達爾文的進化論出，政治學的方法，實叨了不少恩惠。因為政治學的重心本來偏於政治組織的方法，和政治進行的現狀，後來感受進化論的啓示，於是政治之史的發展，遂召學者熱烈的注意。換句話說，卽把政治學的重心，從橫的方面，而移至縱的方面。是則自然科學對於政治學之早期的貢獻，就應首先享受我們的謝意。

再拿物理學來講罷，往日政治學中最聚訟的問題，莫若政府的權力與人民的自由之衝突。自物理學之離心力與向心力的平衡原則出，於是人民與政府的衝突，可根據此原則以謀調和之方。蓋政府的權力向心力也，人民的自由，離心力也；由兩力的平衡，遂得謀社會的安定。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出，科學界的風雲，為之一變。愛氏相對論的出發點，卽為空間，時間，運動，諸現象，均係相對的，而非絕對的，所謂地點時間云者，其意義無他，不過同別的地點時間相對而稱耳。綜愛氏的理論，係完全築在複雜數學之上；政治學對之，雖僅為概念的認識，已感受其影響。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及政府的形式和方法，等等，亦猶時空之僅有相對的意義，而無所謂絕對。而自由平等共和等等，舉凡政治學中動人聽聞的名詞，均具相對的意義而已。由愛氏的言論，而政治學的基礎，為之震撼；遂確信政治無一定的方式。

當五十年前，物理學界已經發現並證實物體的構造，其最小而不可分的單位，為原子（atom）。政治學方面，卽以人民為構成國家的原子，而國家卽為由許多人民原子構成的一個物體。本來國家只是一個抽象的集合名詞，一採原子論的解釋，而國家遂得具體化。但是近五十年來物理學的突飛猛進，更於原子中發現電子（electron）和氫核（卽正電子 proton）於是我們曉得原子並不是物質中最小而不可分的單位；原子是兩個電單位——電子和氫核——所構成，這兩個幾

是不可分的基本單位，以構成宇宙。惟將來尙有何等發現，尙未可知。政治學方面既以公民爲國家的基本原子，也有再事分析的必要。那末細胞便是人體的單位，然而這樣的分析涉及生物學的領域。所以應把各個公民爲形而上的分析，去研究公民之所以爲公民。當吾人研究原子的構造首探其外層電子的排列，卽關於一元素的重要物理及化學性；次究其核的構造，卽關於原子的質量及其放射活動，於是可明原子的構造。現既欲以公民原子爲形而上的分析，去研究公民之所以爲公民，則構成公民的電子爲何??氫核爲何??分析的方法如何?解決的手段如何?此正今後政治學所應求進的新方向也。

總之，融科學見解入他種思想界，固不自今人始；威爾遜(Wilson)嘗示吾人以美國憲法爲當時流行之牛頓物理迴射矣。(註十三)是則自然科學對於政治學的貢獻，已可略知一二。然今日的物理學等已非蓋律羅(Galileo)與牛頓時代可比，而今日的政治學，猶不能脫洛克，孟德斯鳩，邊沁等的羈絆，所以政治學更應取法先進，自圖策勵也。

四 幾句簡單的結論

以論理學的三段論式來作這篇文字的結論：

A、大前提——政治學因與法學社會學……等，經過長期的結合，政治學已失却本來面目，而爲法學等侵蝕無遺；所以今後政治學，有找尋新途徑的必要；

B、小前提——自然科學，在過去已給政治學以不少的貢獻，而求政治學本身的進步，更非借助自然科學不可；所以自然科學的途徑，實在是政治學從他學科解放出來達到政治的政治學之一條捷徑；

C、結論——所以今後政治學，應走上自然科學的途徑，以達我們企求的目的，對以往的錯誤，下一番矯正工作。「正在歧途的政治學」呀!(註十四)那自然科學的途徑，纔是光明之路呢!

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南京旅次。

作者附誌——本文第二段係根據 E. D. Ellis 的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Crossroads" 一文；第三段係根據 W. B. Munro 的 "Physics and Politics" 一文而作。

(註一)見 "On the Conception of Sovereignty" 一文，載美國政治社會學院年報。

(註二) "Austin's Theory of Sovereignty" 載美國政治學季刊九號四三頁。

(註三) "An Old Matter and other Essays" 一書七八頁。

(註四)見 H. Krabde 著國家的新近意義英譯本譯者的導言內。

(註五)見 W. W. Willoughby 著國家的法律觀念一文，載美國政治學評論季報一九一八年五月分。

(註六)見 Charls A. Beard 著 Poltical Science in the Erucible 一文，載美國 New Republic 雜誌八號。

(註七) H. Krabbe 著國家的新近意義一頁。

(註八) H. E. Barnes 著社會學與政治學說一三〇頁。

(註九)演詞載一九二八年二月份美國政治評論季報。

(註十)社會科學與近代文明，科學雜誌八卷六期楊銓講詞。

(註十一)同上。

(註十二)梁任公在十一年八月十八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開幕演詞，載科學雜誌七卷七號。

(註十三) W. E. Haggerty 講科學與共和，科學二卷二號楊銓譯。

(註十四) E. D. Ellis 著一篇論文的標題載美國政治學季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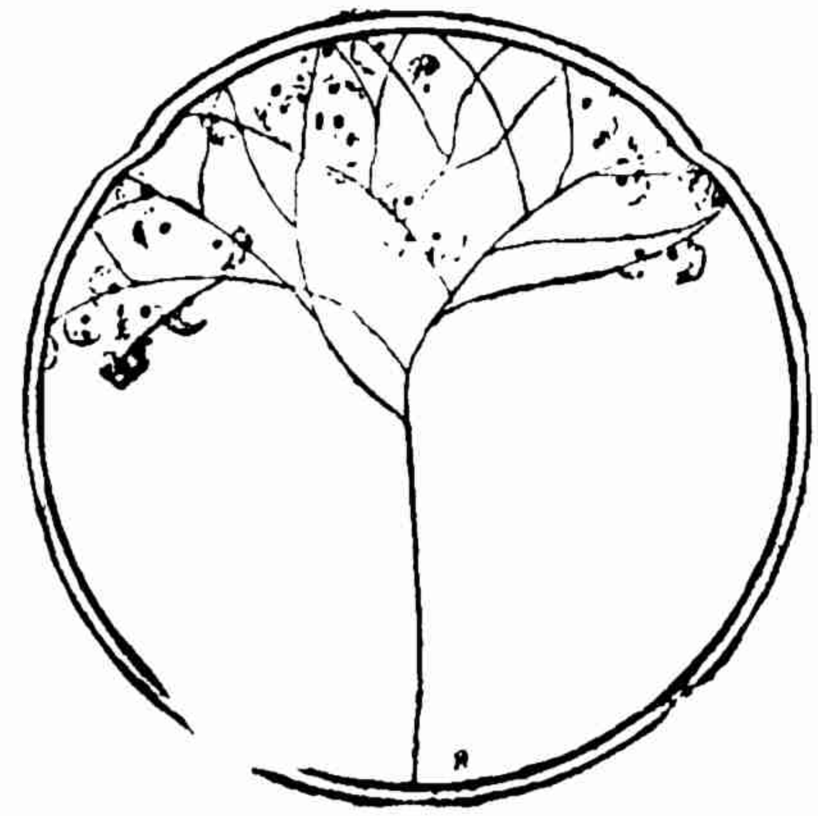
最近國內外世界語運動概況

幼雄

柴門霍夫博士創造世界語至今雖僅僅四十年，然其傳播之速，應用之廣，殊出人意料之外。據去年世界語四十年紀念時之統計，在今日全世界一百二十國，七千都市中，已有世界語同志一二六五六二人，團體一七七六個。全世界各地開設之世界語班，在一九二六年一年中已有一二一〇四處。至各國學校之添設世界語課，以及鐵路電報，無線電播音，旅行家，商業家之採用世界語，均足證世界語効用之廣大，而爲各國所公認之公用文字矣。

全世界世界語同志每年召集大會一次，本年第二十次大會，定於八月三日至十日在比利時盎凡爾舉行。我國國民政府大學院已委派胡愈之出席致祝。胡愈之係上海世界語學會所推選出席本年大會之代表，俟大會閉幕，胡君將有報告書詳述參加會議之經過，登載於上海世界語學會出版之雜誌綠光。

近數年來我國內戰不絕，凡百事業多遭停頓，獨世界語運動，仍有相當之發展。各地世界語團體相繼設立，年多一年。上海世界語學會爲國內世界語同志所設立，現會員數已達三百以上，出有世界語雜誌一種，名曰綠光（每年定價五角）。該會又爲便利有志者學讀世界語起見，特開設世界語函授學校，（會址及校址現均在上海寶山路鴻吉坊）學員現達六百餘人。最初加入者已經畢業，此於吾國之有志研究世界語者，便利不少也。



五百年前中日交涉之一幕

——洪武永樂間——

鄭鶴聲

本案說略

本文範圍，以明太祖洪武元年至成祖永樂六年（西元一三六六至一四〇八年）爲限當民國紀元前五四四至五〇四年此四十年間，明雖統一南北定都江左，創造一新中國，然兵革方息，民生未蘇。而張士誠方國珍餘黨，以失敗之後，亡命入海，與倭勾結，渡其侵略生涯，固爲自賣其國自辱其身，而宰相胡惟庸者，既佐命新朝，高官厚祿，猶不自足，更欲求借倭兵，破壞新中國之統一與和平，其爲賣國賊之尤，抑可知矣。彼倭人方且肆力侵略，遂得乘機騷擾山東暨沿海各省，而益無忌憚，其慘殺情形，較「五三慘案」爲尤烈，讀其遺史，猶堪髮指。明太祖以雄毅之材，蕩平胡元，震動諸夷，有不可一世之概，而於倭人則絕不思用其武力，一方提出質問，書使往返，責以大義，一方造船築城，設衛治所，嚴爲之備，人不犯我，我不侵人，其主張也，戒嚴自衛，不越範圍，其方法也。斯時也，上下一心，兩方並進，故倭雖狡詐，卒無如我何，且變其侵略手段，轉而爲親善態度焉。今者舊事重演，覆轍再尋，折衝尊俎，殷鑒不遠，於是可見日本人之野心未戢，我國人之和平爲自古已然矣。爰述斯篇，以餉世人。

• • • • •

明初對外政策與態度

中國人之酷愛和平，盡人而知之矣。而其對外政策與態度，亦向以寬大爲主。漢唐以來，撫宇小國，備極優渥，絕無覬覦其土地，窺察其國情之心。其懷柔遠人，至給饔餼，使殖貨財，不徒官吏之存問而已。蓋當時政見，以天朝上國自居，不屑與外夷較利害，故待之極其寬厚，而以唐爲尤盛。自隋時發見流求，通使倭國，南招赤土，西達波斯，實開招徠遠人之端。唐太宗高宗之世，國威之隆，尤無倫比。而中國絕無自大之心，是以突厥回紇之酋長，並列於朝，新羅日本之生徒，後先入學，碑版照耀於絕域，詔書震動於殊方，撫綏夷落，蓋將尤盛，抑有由已。

曰：

明初對外，亦取「和平態度，」未嘗有絲毫利其土地之心。皇明祖訓曰：

「四方諸夷，皆阻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賦，得其民不足以供役。若其間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土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吾恐後世子孫，以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愼弗爲也。」

其釁不我開之意，著之祖訓，昭然如揭，蓋其垂戒深矣。又於洪武四年（西元一三七一）詔省臺諸臣曰：

「海外夷國爲患中國者，不得不討，不爲患中國者，不可輒用兵。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流求，荼毒生民，徒慕虛名，反疲中土，朕以諸小蠻夷，阻越山海，不使中國，無煩用兵。」

然對於諸國朝貢遣使，則極優待，所謂「既來之，則安之」也。明初定首都於南京，設會同館（即沈萬三故宅，今明故宮一帶）以處貢使，猶今之駐京各國領事總署也。此外東有馬市，西有茶市，皆以啓邊省戍守夷。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國貿易，設市舶司，置提舉官以領之，所以通夷情，抑姦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釁隙也。永樂初，西洋剌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成祖不許，曰：

「商稅者，國家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

以視今文明諸國，重徵入口稅者，其相去遠矣。其通商口岸，洪武初，設於太倉黃渡，（今江蘇崑山嘉定間）謂之「六國馬頭。」尋以商情狡黠，令弗近京師，遂罷之。復設於寧波泉州廣州等處，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及西洋諸國。永樂三年（西元一四〇六）以諸番貢使益多，乃置驛於福建浙江廣東三市舶司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尋設交趾雲南市舶提舉司，接西南諸國朝貢者。其設備之周密，招待之殷勤，可想見矣。

吾國懷柔遠人，使各得其圓滿之結果，誠爲外交史上之美談。光榮之一頁，惟其間有一遺憾，則倭人之破壞我和平，使我國不得不施特別之限制是也。當時占城琉球諸國，其感情俱極融洽，皆得按所訂條例施行，毫無間阻，而倭人則叛服不常，明政府獨限其貢期爲十年，人數爲二百，貢船不得過二隻，且需以金葉勘合表文爲驗，以防詐僞侵軼。惟此種限制，倭人自作自受，對諸國交往，尙無何等關係。其後倭寇屢擾海疆，乃暫罷市舶司，實行經濟絕交。且嚴禁瀕海居民及守備將卒私通海外，以防其勾結，西南洋諸國，遂並受其累，覺中政府鑑於倭人侵略野心之暴發，不得不採取「封鎖政策」斷絕中外一切關係，以止傳染也，「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彼倭人者，殆所謂國際上害羣之馬歟？

* * * * *

中日國情

倭之爲國，萌芽於秦漢，滋長於晉宋，歷梁陳，至隋唐，而形勢始成。自唐以前，世通中國，朝貢不絕，而以唐爲尤盛。每

屆「遣唐使」出發之時，日政府必派多數學生同赴中國留學，最多時爲太宗高宗時代凡五百五十餘人留學無一定年限，有至二三十年者，當時交通不便勢不得不爾也。留學生有心得，歸國效用，輸入中國文化，自典章制度語言文字至於飲食起處之細玩好遊戲之微無一不取法於唐。禮儀文物居然大備。奈良平安兩朝之文化，蓋得力於中國者居多。至唐末年中國多故使臣或不能達，遂罷「遣唐使」自此以後至於有宋末年惟僧人商船往來如故國際交通彼此斷絕焉。時唐昭宗乾寧元年，日本宇多天皇寬平六年（西元八九四）也。

日本自後鳥羽文治二年，（宋孝宗淳熙十三年）至後陽成慶長四年，（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經二十六帝，四百一十四年（西元一一八六至一五九九）皆爲武人專橫時代。初則源氏居鎌倉開幕府擅一國之大權。繼則北條氏奪其政，以陪臣而執國柄。北條氏衰，而足利氏興，經南北朝之亂，而政權歸於室町幕府。又經應仁之亂，幕府威權亦衰，羣下割據爭攘不已。而宋之卑弱，自保不給。故自五代至兩宋凡三百年，中日間卒無何等關係。蒙古勃興以後，兵力所及，望風附降，歐亞兩民族，除最北最西一部分外幾盡入其勢力範圍。獨日本一島國，巋然獨立於東海中，不肯低頭納款，蒙古人憾焉。世祖至元二年，日本龜山天皇文永二年（西元一六六八）使黑的殷弘介高麗致書於日本，語多威嚇，至耽羅，遇暴風，不至而還。四年，高麗元宗遣潘阜齎國書及元之國書使日本，至太宰府，留五月，候鎌倉幕府消息，不得要領而還。五年，復遣黑的殷弘持書抵對馬島，日本拒而不納，僅執其二島民而還。世祖召見待之以禮，諭以但欲其國來聘，並非逼迫。故元世祖之通日本與其謂有侵略之野心，毋寧謂爲虛榮心所驅使也。以其不恭，於是有文永之役。又以殺元使者，於是有弘安之役。元世祖東征之役，直接雖無結果，而間接所得之結果有二：

（一）日本以小敵大，得意外之效果，於是志得意滿，藐視中國與高麗，其無業游民，相率以侵略鄰國爲事，是爲倭寇之起因。此猶中日戰後，日本以螳臂當車而不敗，於是自尊之心與輕我之心，同時勃發，而益促進其侵略之野心也。

（二）日本經濟本不充裕，偶生意外，即形竭蹶。元以十五萬之衆，直逼海島，而北條氏亦竭全國之兵力財力以防禦西海，相持至數十年，日本經濟界大受影響，怨謗之中心，萃於幕府，志士乘之，以尊王討幕爲名，羣起攻擊北條氏，是爲北條氏衰亡之遠因。

自元世祖用兵日本，日本禁不與中國通，海舶往來，皆好利細民，久之流爲海寇。後五十年，日本分爲南北兩朝，互相搆兵，及南朝敗，其遺臣越海掠高麗沿岸，時謂倭寇，九州諸邊民漸附和之，其勢轉盛。於是引起明初中日之交涉。其時中日兩方國情，可以三方言之：

（一）元之兵力震盪亞歐，雖失敗於日本，而日人自知不敵，畏元之心，久而未已。伏見帝正應四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西一二九一）民間流言元兵將至，人情洶懼，京師鎌倉諸寺宇，咸行祈禳，十餘年來，蓋

無虛歲，所費不貲。且自南北戰役發生後，人民生計困窮已極，遂羨中國富利，借交通爲口實，而行虜掠之實。

（二）日人自受中國文化以後，彬彬有君子風，故當時稱爲「君子國，」此唐時故事也。至明初則一以侵略鄰國爲事，其間文野程度相距甚遠。蓋緣宋元之際，日本內部武人專政，盜賊蜂起，自南北分裂以後，人民以習於戰事，不知有所謂文教，更不知有所謂廉恥，其一切行爲無異盜賊，邊境流氓，益肆其暴力，日政府不能禁，且亦無意禁之，結果南朝武士，亦加入其內，流爲海寇，以度其劫掠之生涯。

（三）明太祖於元末衰亂，神州糜沸之秋，乘時崛起，首定江南，西滅陳友諒，東破張士誠方國珍，諸豪相繼誅服，而其遺黨亡命入海，往往糾日本島人，入寇山東瀕海州縣。已而胡惟庸謀逆，欲藉日本爲助，乃厚結寧波衞指揮林賢，佯奏賢罪，謫居日本，與其政府交通，及其商量既洽，奏復賢職，遣使召之，幷致書日政府，借兵助戰，日政府以爲有機可乘，卽遣僧如瑤率兵四百餘人，詐稱入貢，且獻巨燭，藏火藥刀劍其中，既至而惟庸敗。時明祖猶未知其情，越數年，其事始露，乃族賢而怒日本特甚。（惟庸敗於洪武十三年，至十九年十月，林賢獄成，惟庸通倭之事迹始著）決絕之，專以防海爲務。

以上三端，由於日本者二，由於國賊者一，而中國受其害矣。

* * * * *

中日交涉

日本自平氏專政以後，大權移於武人，源氏繼之，開府鎌倉，集全國之權於幕府，而以武人掌之。當時地方諸侯，皆源氏私黨，對於皇室感情異常冷淡，政治上不容有朝廷大臣活動之餘地久矣。洎元之世，復分爲南北兩朝，日從事於戰爭。南朝以皇子宗良爲征東將軍，招徠東國，皇子懷良爲征西將軍，經略九州。北朝以足利氏爲主，至足利義滿（卽源義滿，又卽源道義）遣使與南朝議和，三島復歸於一。時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南朝後龜山元中九年，北朝後小松明德三年（西元一三九二）也。南朝傳四代，北朝傳五代，凡五十七年而合併。南北統一以後，義滿漸驕縱，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後小松明德四年）傳職於子義持，自爲太政大臣，開府室町，設三管領以掌內政，設四職以掌軍政，其餘諸職，多仿鎌倉幕府故事。晚年辭職剃度爲僧，法名道義，好土木，置別莊亭臺池館，備極華麗，民力爲之彫弊。明惠帝建文元年，（後小松應永六年）部將大內義弘據和泉之堺浦以叛，諸將多應之，義滿斬義弘，事僅得已。成祖永樂六年，義滿卒，義持親政，未幾，復有鎌倉之亂。當斯時也，政權入於陪臣之手，天皇拱手攝闕，伴食諸事，皆決於幕府，明廷亦以幕府將軍爲日本國王，不復知有天皇其人，又就近接洽，不知有所謂南北朝者。其與我國交涉，則以南朝之懷良親王爲多，而足利義滿，其南北混合後之代表也。洪武二年（後村上帝正平二十三年）三月，明太祖遣行人楊載詔諭其國，致書太宰府，時懷良親王在太宰府，肥後守菊池武政方奉爲征西將軍，以抗足利氏也。書略曰：

「上帝好生而惡不仁，我中國自辛卯（元順帝至正十一年）以來，中原擾擾，爾時來寇山東，乘元衰耳。朕本中國舊家，恥前王之辱，師旅，掃蕩垂二十年，遂膺正統。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濱，生離人妻子，損害物命，故修書特報，兼諭越海之由。詔書到日，臣則奉表來庭，否則修兵自固。如必爲寇，朕當命舟師揚帆捕絕島徒，直抵王都，生縛而還。用代天道，以伐不仁，惟王圖之。」

此爲明廷致日政府第一次通諜，書至太宰府不報。復寇山東，轉掠溫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若依明祖對外宣言：「海外夷國爲患中國者，不得不討」之旨，即宜出師，捕絕島徒。而明祖則抱「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之意。至三年三月，又遣山東萊州府同知趙秩責讓之，秩泛海至析木崖，入其境，守關者拒弗納，秩以書抵懷良，懷良延秩入。因詔書有責其不臣語，懷良頗不懌，謂之曰：

「吾國雖處扶桑東，未嘗不慕中國，惟蒙古與我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乃使其臣趙姓者訹我以好語，語未既，水軍十萬列海岸矣。以天之靈，雷霆波濤，一時軍盡覆。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趙姓，豈蒙古裔耶，亦將訹我以好語而襲我也？」

目左右將殺之，而秩不爲動，徐曰：

「我大明天子神聖文武，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後，能殺，殺我！」

其態度激昂，不辱君命，洵爲良使。起以懷良氣沮，下堂延秩，禮遇甚優。遣其僧祖來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且送還明台二郡被擄人口七十餘，以四年十月至京，太祖嘉之，宴賚其使者，命僧祖闡克勤等八人送使者還國，賜懷良大統曆及文綺紗羅。以僧爲使，開外交史上之創例，蓋太祖以日俗佞佛，冀以西方之教誘之也。而倭寇仍於是年掠溫州，五年又寇海鹽，澉浦及福建海上諸郡，乃於六年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寇萊登諸州。祖闡等既至日本，爲其國演教，其國人頗尊信，而懷良不遣，留之筑紫，乃致書延曆寺座主某，略曰：

「我皇帝凡數命使於日本，關西親王（即懷良親王）皆自納之，然意在見其天皇。今密遣吾二僧來，上宣諭曰，王國之民，寇我邊疆，商賈不通，宜剿賊修好，以循唐宋故事。吾持佛戒而爲帝使者，即爲佛使，幸遵我佛不妄不盜之戒，爲通此意。」

其勸以不妄不盜，確中日人心理。乃拘之二年，以七年五月還京，而倭仍寇膠州，毫不發生效力。然其間有一笑柄，即明廷認日人之貢無表及不奉正朔等事爲其無誠意之表示，故屢貢而屢却之，而仍待之如儀。如七年七月日遣僧宣聞溪等齎書上中書省，貢馬及方物，而無表，太祖命却之，仍賜其使者還。未幾，其別島守臣氏久遣僧奉表來貢，以其無國王之命，且不奉正朔，亦却之，而賜其使者，命禮臣移牒責以越分私貢之非。又以頻入寇掠，命中書移牒責之。乃以九年四月遣僧圭廷用等來貢，且謝罪，惡其表辭不誠，降詔戒諭，宴賚使者如制。十二年來貢。十三年復貢無表，但持其征夷將軍源義滿奉丞相書（此係日政府致丞相胡惟庸者，時胡已敗，）書辭又倨，仍却其貢，遣使齎詔譙讓。十四年復來貢，再却之，

命禮官移書責其王并責其征夷將軍，示以欲征之意。而懷良乃上言曰：

『臣聞三皇立極，五帝禪宗，惟中華之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宏，作諸邦以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之倭，褊小之國，城池不滿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城池數千餘，封疆百萬里，猶有不足之心，常起滅絕之意。夫天發殺機，移星換宿；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昔堯舜有德四德來賓，湯武施仁，八方奉貢。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略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精銳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小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倘君勝臣負，且滿上國之意，設臣勝君負，反作小邦之羞。自古講和為上，罷戰為強，免生靈之塗炭，拯黎庶之艱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國圖之。』

『山雨欲來風滿樓，』彼日人之恐懼，亦屬自然，故煌煌其辭，反覆申辯。其實欲征之意，特恐嚇之辭耳。所謂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富，得王之民，不足以為強，明祖固預言之矣，故雖見表慍甚，終不加兵，惟益固其海防而已。雖以通胡惟庸故，列諸不庭之國，然其時王子滕佑壽者來入國學，太祖仍善待之。二十四年五月，特授觀使留之京師，誠可謂「文明的交涉」以視懷良親王之加怒使臣其相去為何如耶？

防倭經略

今人常言外交必以武力為後盾，蓋兩國相持，斷非空言可以制勝也。明祖之防倭也，其對外方面，能市舶司，嚴禁大海，為封鎖港口之政策，已見前文。然此實屬消極的，尚不足以達防止之目的。其對內積極方面，有足使吾人肅然起敬，而知其勝利之所由來者，則不但明祖之深謀遠慮，亦賴湯和諸人之熱心任事，有切實防倭之策，而能進行不懈也。初，明祖即位時，以防倭寇船隻所用桐油棕纜，皆出於民，為費甚重，且非久計，乃於首都朝陽門外鍾山之陽，建立桐漆棕三大園，植樹五十餘萬株，以為漆造禦倭船隻之用。凡有製造，遂得應用不乏。既而倭寇海上，帝乃顧謂湯和曰：『卿雖老，強為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謙者國珍從子，蓋素以習海事著稱者也。和至浙東，度地浙東西並海設衞所城五十有九，選壯丁三萬五千人築之，盡發州縣錢及籍罪人貲給役，役夫往往過望，而民不能無擾。浙人頗苦之，或謂和曰：『民讟矣，奈何？』和曰：『成遠算者不恤近怨，謀大事者不顧細謹，復有讟者齒吾劍。』踰年而城成，稽軍次，定考格，立賞令，浙東西民四丁以上者戶取一丁戍之，凡得五萬八千七百餘人。明年，閩中並海城工竣，和乃還報命。其毅勇深謀，以視今之徒事叫囂者，真有霄壤之分矣。

明祖既懲倭情之詐偽，而不可以理論也，乃切實謀求防禦之法。嘗以禦倭之策，訪諸方鳴謙，鳴謙曰：

『倭來海上，則海上禦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衞所，陸聚步兵，水具戰

艦，則倭不得人，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為軍戍守之，可無煩客兵也。」

太祖以為然。緣海防禦，幾於萬里。其大者為衞，（置軍四千六百四十八人）次為所，（置軍一千二百餘人）又次為巡檢司，（置弓矢手百人少亦數十人）大小相維，經緯相錯，星羅棋布，設備甚周。洪武六年正月德慶侯廖永忠又上言曰：

「今北邊遺孽，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寇，負禽獸之性，時出剽掠，擾瀕海之民。陛下命造海船，剪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竊窺倭夷竄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略，來若奔狼，去若驚鳥。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衞，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倭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為內寇，不可得也。」

太祖亦從之。故所在置有數百料大船，八櫓哨船，若風尖快船，高把梢船，十槳飛船，凡五等。至其貢道所經，切近彼島，則船數倍蓰他處。以時出哨，各有限準，如三月為頭哨，四月為二哨，五月為三哨，號大汛。至六月收港避風，及秋七八九月，亦如前為小汛。汛必四衞休息，責令各取印到單海物為驗。至於各港坎要所，則又設有水寨營柵以巡舍之，而統指揮千百戶撫鎮總以閫職，督以憲臣，所以制禦之者密矣。諸衞所在內地者主守，在沿海者主備，在內地者一，在沿海者九。衞各五所，其外又特設所三十四，在內地者六，沿海者二十八。衞所官有定員，而沿海特設總督都指揮一人，把總指揮四人。而又備戰有船，守瞭有寨，傳警有烽堠墩台。衞所外有巡檢司，司有弓兵，而沿海居其半。沿海衞所，每千戶設備船十隻，每百戶船一隻，每衞五所，共船五十隻。每船旗軍一百名，以為常。

初，倭寇自元時已然，明太祖吳元年，用浙江行省平章事李文忠言，嘉興海鹽海寧皆設兵戍守。洪武四年十二月，命靖海侯吳禎籍方國珍所部溫台慶元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凡十一萬餘人，隸各衞為軍，且禁沿海民私出海，蓋其時方國珍及張士誠餘衆多竄島嶼間，勾倭為患也。五年，命浙江福建造海船防倭。明年從德慶侯廖永忠言，命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衞，增多櫓快船，詔禎充總兵官，領四衞兵，京衞及沿海諸衞軍，悉聽節制，每春以舟師出海，分路防倭，迄秋乃還。十七年，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沿海諸城。後三年，命江夏侯周德興抽福建福興漳泉四府三丁之一，為沿海戍兵，得一萬五千人，移置衞所於要害處，築城十六，復置定海盤石金鄉海門四衞於浙，金山衞於松江之小官場，及當時南匯嘴城二千戶所，又置臨山衞於紹興，及三山瀝海等千戶所，而寧波溫台並海地，先已置八千戶所，曰平陽，三江，龍山，霩衢，大松，賤倉，新河，松門，皆屯兵設守。二十一年，又命和行視閩粵，築城增兵，置福建沿海指揮使司五，曰福寧，鎮東，平海，永寧，鎮海。領千戶所十二，曰大金，定海，梅花，萬安，莆禧，崇武，福全，金門，高浦，六鰲，銅山，元鐘。二十三年，從衞卒陳仁言，造蘇州太倉衞海舟。旋令瀕海衞所，每百戶及巡檢司皆置船二，巡海上盜賊。後又從山東都司周彥言，建五總寨於寧海衞，與萊州衞八總寨，共轄小寨四十八，已復命重臣勳戚魏國公徐輝祖等

分巡沿海，故終洪武建文世無鉅患。永樂六年，命豐城侯李彬等緣海捕寇，復招島人蜑戶賈豎漁丁爲兵，防備益嚴。十七年（西元一四一九）倭寇遼東，總兵官劉江殲之於望海窩，自是倭大懼，百餘年間，海上無大侵犯，朝廷間數歲一命大臣巡警而已。

明廷防倭，可分爲三大期：自洪武六年以前，粗爲防制，倭亦無大患，是爲第一期。自十七年以後，寇患漸亟，防制亦嚴，是爲第二期。永樂時代，較前益嚴，自望海窩之役，不能復爲患，是爲第三期。當其盛也，出沒海上，彌漫萬里。即以浙江一省而論，既經信國公湯和築城，又遣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又遣都督商暠移文劉德出戰，又遣都督於顯出海，此皆上公元侯，謀臣宿將，尤且遲遲數年，未得驟息，復遣南雄侯趙庸檢撫沿海，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始得稍稍安息。

* * * * *

日本恭順

日本既不得志於中國，乃變其倔強手段而爲恭順態度。建文三年（後小松應永八年西一四〇一年）淮三后源道義遣使肥富及僧祖阿於明，上書，幷獻甲鎧劍馬紙髹器黃金千兩，還所掠人口。書稱『日本淮三后道義上書大明皇帝陛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其卑弱之態度如此。明年，建文帝遣僧彝一如齎詔書幷頒大統曆錦綺，九月至道義處之北山館，是月復遣肥富及僧中正上書。略曰：

『日本國王臣源道義表，臣聞太陽升天，無幽不燭，時雨霑地，無物不滋。矧大聖人明並燿英，恩均天澤，萬方向化，四海歸仁。欽惟大明皇帝陛下，以堯舜神聖，湯武智勇，啓中興之洪業，當太平之昌期，雖垂旒深居北闕之尊，而皇威遠暢東濱之國。是以謹遣使某伏獻方物，爲此謹具表聞。』

明年十月至南京，成祖既即位，遣使以登極詔諭，又遣左通政趙居任，行人張洪，偕僧道成往，將行，肥富等已達寧波，遂稱賀即位。成祖厚禮之，遣官偕其使還，賚道義冠服龜紐金章及錦綺紗羅。詔書略曰：

『咨汝日本國王源道義，知天之道，達理之幾，朕登大寶，即來朝貢，歸嚮之速，有足褒嘉，用錫印章，世守爾服。』

永樂二年，中正等還，趙居任等隨至。始傳四書集註，詩集傳等書，號爲新注，朱子之學遂興。又以饋糧易永樂錢數百萬貫而還。因其時日本經濟困乏，民生頗爲苦痛故也。嗣後日政府常向中國乞錢，而中國亦屢賜錢鈔，日本既通中國，凡有慶賀喪弔，必遣使者。二年十一月賀冊立皇太子，時對馬壹岐諸島，掠海濱居民，因諭捕之，發兵盡殲其衆，縶其魁二十人，以三年十一月獻於朝，且修貢，成祖益嘉之，遣鴻臚寺少卿潘賜偕中官王進賜義滿九章冕服及錢鈔錦綺加等而還。其所獻之人，令其國自治，使者還至寧波，盡置之甑殺之。明年正月，又遣使侍郎俞吉士齎國書褒嘉，賜賚優渥。封肥後阿蘇山爲「壽安鎮國之山」，御製碑文略曰：

『朕承洪業，享有福慶，極所覆載，咸造在近。周爰咨詢，深用嘉歎。邇者對馬壹岐諸小島，有盜潛伏，時出寇掠。爾源道義能服朕命，咸殄

滅之，屹爲保障，誓心朝廷，海東之國，未有賢於日本者也。朕惟繼唐虞之治，舉封山之典，特命日本之鎮山號壽安鎮國之山，賜以銘詩，勒之貞石，榮示於千萬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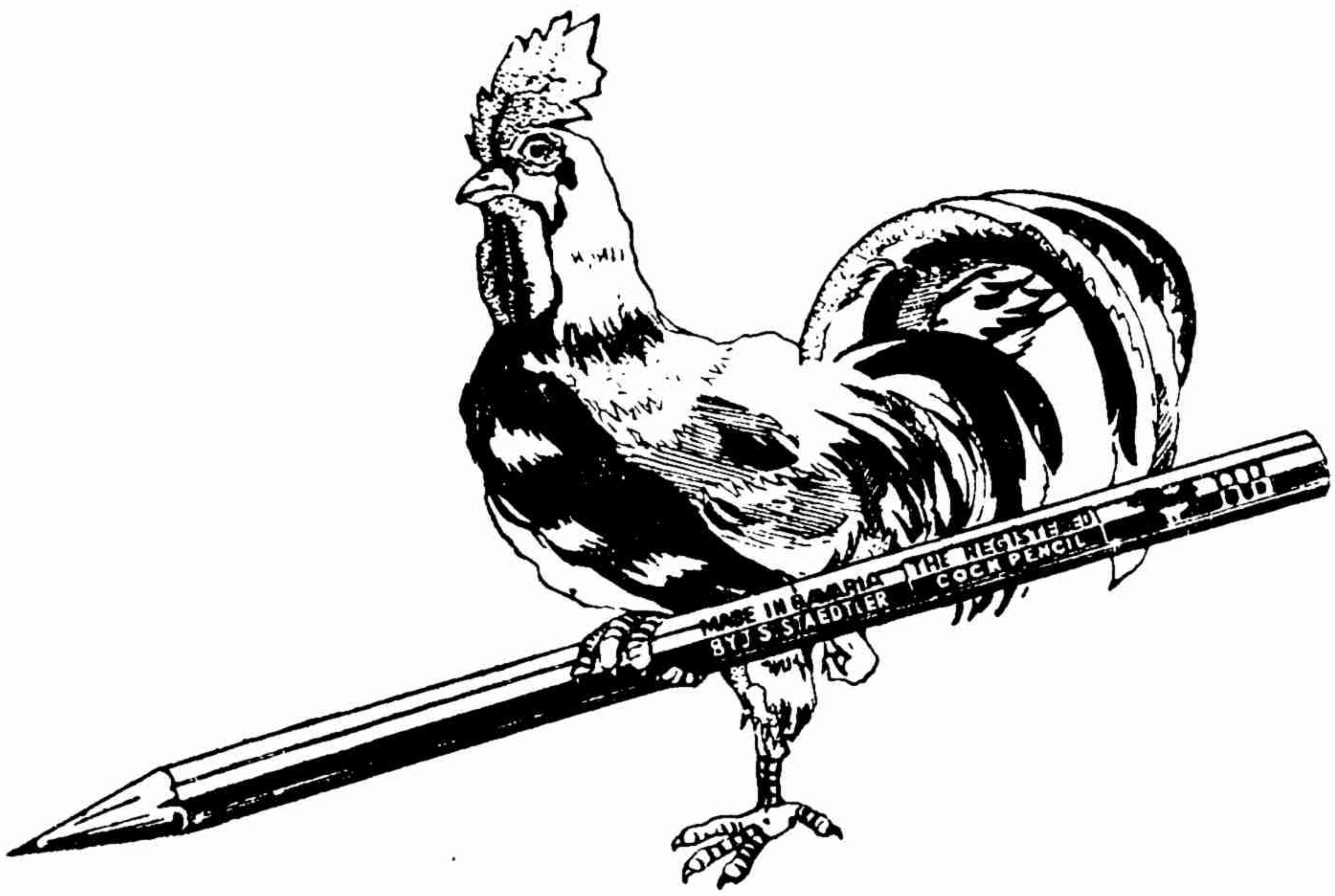
其年六月，遣使來謝施冕服。嗣後五年六年，頻入貢幷獻所獲海寇，使還，請賜仁孝皇后所製勸善內訓二書，卽命各給百本。十一月再賀，十二月，足利義持遣使來告其父義滿喪，命中官周全往祭，幷賜謚恭獻王，又致賻，遣使齎勅封義持爲日本國王，而足利氏亦世臣於明。（永樂十九年遷都北京，西元一四二一年。）

* * * * *

本案概要　本案由上列各方面觀察之，可得一極單簡之表解，舉之如次：

五百年前中日交涉一幕

- 時間——四十年（自洪武至永樂）
- 地域——沿海一帶（自遼東至廣東）
- 原因
  - 奸黨勾結（中國方面）
  - 侵略主義（日本方面）
- 交涉手段
  - 據理直說
  - 苦口規勸
- 防禦方法
  - 積極的
    - 築城設衛
    - 練兵造船
  - 消極的
    - 經濟絕交
    - 海港封鎖
- 防禦時期
  - 洪武元年至六年
  - 洪武十七年至二十三年
  - 永樂六年至十七年
- 結果——奉表受封



雞司鳴晨
筆供書寫
雞牌鉛筆
舉世同珍

德國施德樓雞牌鉛筆鉛係純淨包木細嫩不易斷而易削價又低廉用之最爲經濟

購時請認明筆上施德樓三字及雞與月之商標全國文具店百貨店均有出售

中國總經理上海江西路五八號天利洋行

東方(919)

莫利耶的研究

董家溁



一 引言

十七世紀法國第一大喜劇家要算莫利耶（Molière）不但十七世紀要算他，們來論到喜劇一門，沒有一個能比得過他。他的戲劇作品很多，大都是描寫十七世紀法國社會狀況的。他對於當時社會風俗和個人心理，都一一描寫盡致；所以關心社會心理的人，對於莫利耶的作品大有研究的價值。現在已有許多人紛紛地把他的戲劇譯成中文了。我們也來綜合地簡短地做一篇莫利耶的研究。

二 莫利耶以前

法國在十七世紀上半期，所有的喜劇，除出聖蘇蘭（Desmarets de Saint-Sorlin 1595－1675），施家龍（Scarron 1660－1610）少數的作品外，都是卑俗不堪。等到莫利耶出來，一反其舊，法國喜劇界的面目卽因之大新。他先從笑劇入手，後來才專心做喜劇。他在以前的少數戲劇作品裏取材不少。如郭乃伊（Corneille 1606－1684）的誑人（Le Menteur）於他有莫大之響影。他曾說『假使沒有誑人，卽使我編很好的劇本，恐怕終不能做得出憤世者』（Sans le Menteur, j'aurais sans doute fait quelques pièces d'intrigues, mais peut-être n'aurais-je fait le Misanthrope）。

莫利耶的僞君子（Tartuffe）和婦教（l'Ecole des Femmes），都取材於施家龍的新聞（des Nouvelles）；慳吝人（l'Avare）取材於博史落背（Boisrobert 1592－1662）的美麗的訴訟人（Belle Plaideuse）；史家幷的騙術（les Fourberies de Scapin）與寄奴（Quinault 1634－1688）的學究（le Pédant）很有關係。

對於莫利耶有影響的人和劇作已如上述，然而他並不完全只受他們的影響，他受意大利喜劇的影響更大，今試述之。

三 意大利喜劇在法國

在亨利第三朝代（十六世紀末期，）意大利喜劇表演團建設在巴黎，表演兩種喜劇：「高尚喜劇」和「藝術喜劇。」莫利耶少時在巴黎曾看過幾本名劇：劇史家拉姆歇（Scaramouche）和脫離物藍（Trivelin），後來在里昂又有機會看意國戲劇。當時意國喜劇盛行於法國，莫利耶從小就歡喜看牠，於是乎他的喜劇作品，差不多完全是摹仿意國喜劇而作成的。等到他在一六五八年回到巴黎的時候，才把意國戲劇院取而代之。從此以後，法國不再演意國喜劇，而莫利耶的喜劇卻風行一時了。然而意大利喜劇早已給莫利耶的戲情與寫法以很大的影響，所以研究他的人，不得不把意國喜劇在法國的情形先說一說。

四　莫利耶的生平

莫利耶的生平，可以分爲三大時期：(1)少年時代，自一六二二至一六四四年；(2)游歷時代，自一六四五至一六五八年，他的著作開始在這個時期；(3)巴黎時代，自一六五八至一六七三年，我將這三個時期的經過，詳細地分述於下。

(1)少年時代

莫利耶的原名是博格蘭（Jean Baptiste Poquelin），一六二二年一月十五日生於巴黎。他的父親約翰博格蘭（Jean Poquelin）在巴黎市場裏開個小商店，同時又爲法王魯意十四的近臣，專門承辦內室裝飾之物。他剛到十一歲的時候，他的母親克勒碎（Marie Cressé）就死去了。

博格蘭教養於巴黎平民中等社會之下，日與平民接觸，對於他們的性格和習尚，知道得很詳細，慢慢地就成功了一個「人道主義」（humanisme）的描寫平民的健將。

一六三六（十四歲）進巴黎耶穌會辦一個克勒蒙中學（Collège de Clermont），功課很好，有人說他就在此地認識名族少年親王孔帝（Prince de Conti）這位親王是後來他的「游歷表演團」的保護者。在這個時候，他又認識一位哲學家加賞帝（Gassendi），他受了這位哲學家近於伊博鳩「快樂主義」（l'épicurisme）的影響很大。

一六四一年（十九歲）中學畢業後，又進呵雷昂大學（l'Université d' Orléans），畢業時考得律師文憑一張。雖然他的父親想他繼續他在王室的位職，到底因爲他的祖父常常帶他去看戲，對於戲劇，他早已有興趣了，他怎能照他父親的意思去做呢？

一六四三年，他在巴黎聯絡喜劇界貝茂社的社員（les Béjarts），及他的朋友等組織一個名戲院（l'Illustre Théâtre），他自己做領袖，卽在此時改名叫莫利耶。雖然經過許多的奮鬪，然而終歸失敗；並因欠款過多，以致下獄。出獄而後，他想在巴黎是不能立足的，卽在一六四五年末，同他的「表演團」去遊歷各省。

(2)遊歷時代

莫利耶的足跡幾徧法國，他到某地的詳細情形，說不勝說，而且也難明瞭，我現在舉其經過的大要說一說。

一六四五年末，莫利耶同他的「表演團」離開巴黎之後，在寄夜納（Guyenne）又與愛伯爾農公爵的「表演團」（la Troupe du duc d'Epernon）聯絡；一六四七年到杜羅士(Toulouse)，阿爾閉(Albi)加爾加索納（Carcassonne）；一六四八年，到南特（Nantes）；一六四九年到杜羅士，拿爾博納（Narbonne）；一六五〇年，到拿爾博納，阿强（Agen）：一六五一年，到維也納（Vienne)，加爾加索納；一六五二年，到格劣納布劣（Grenable），里昂。

一六五三年他們離開里昂，到貝蛇拿(Pézenas)附近格樹血呵卜雷戲院（Grange-aux-Prés）去表演給親王孔帝——此時做樹格費克（Languedoc）的省長——看。從此以後，莫利耶的「表演團」改名為「親王孔帝的表演團」，後來到孟兆里（Montpellier）；一六五四年，到里昂；一六五五年，莫利耶在里昂排演輕狂者（l'Etourdi），又編了許多笑劇：多情的博士（le Docteur amoureux），勢均力敵的三個博士（les Trois Docteurs rivaux），小學教員（le Maitre d'école），小學生格落劣內（Gros-René écolier），各旗布在袋裏（Gorgibus dans le sac），綑束者（le Fagateux），受辱者的妒嫉心（La Jalousie du Barbouillé），遊醫（le Médecin volant）等。

一六五六年，到拿爾博納，博爾多（Bordeaux），貝期爾(Béziers)；一六五七，回到里昂，又從此地到低茸（Dijon），阿飛絨（Avignon）；一六五八年，到里昂，格勒納布劣，以夫到盧昂（Rouen），秋天即從此地回到巴黎。

自一六四六年到一六五八年，莫利耶遊歷各省有十二年之久，經過地方也有三十幾處，不過往來於里昂最多。他在這個時代，他得到益處很大，因為他專在巴黎一隅，所見所聞不廣；不像在遊歷時可考察各地與各地不同的風俗，和各地的居民與各地的居民不同的性格。他就拿出他善於描寫人情風俗的天才，編了許多劇本：笑劇，喜劇，悲劇，無一不有，而以喜劇為多。

（3）巴黎時代

一六五八年秋天，莫利耶回到巴黎，帶了兩本喜劇：狂輕者，多情的博士，還有許多笑劇。一六五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在盧夫劣（Louvre）王宮前面，小布爾逢客廳（la salle du Petit-Bourbon）裏，他表演你各賓得（Nicomede）和多情的博士兩劇。他自己做編劇者，做導演員，同時又做演員，大得國王魯意十四的歡心。王就把這個小布爾逢客廳送給他，並且給他一定的俸金，他就做一首感謝王恩的詩。一六五九年十月十八日仍在此地表演可笑的雅婦(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很受觀眾稱賞。一六六〇年排演史加那勒劣（Sganarelle）。一六六一年，小布爾逢客廳拆毀後，國王又請他到黎歇留（Richelieu）所造

的王宮裏去排演；一直到死沒有更移，所以後人也有稱他的戲劇爲宮庭戲劇的。在此所演的夫教（l'école des Maris）一劇，收功很大。這年八月演易怒人（les Facheux）。

一六六二年，莫利耶整四十歲，與他的同學馬德來（Madelaine）十七歲的妹妹阿爾芒背霞（Armande Béjart）結婚。這年十二月演婦教，這是他生平收功最大之作。可是這劇一出，引起衆人妒嫉和不好的批評，只有波泛羅（Boileau）一人在他的傑作格言集裏贊美他。德飛蛇（De Visé）則在新新聞（Nouvelles Nouvelles）裏攻擊得最厲害。莫利耶乃作婦教的批評（la Critique de l'Ecole des Femmes）一劇來回答他；德飛蛇又做臨蘭德喜劇（Comédie de Zélinde）來反駁他，他也再做一篇維爾賽臨時劇（l'Impromptu de Versailles）來痛罵他的仇人。這都是一六六三年的事情。他們拿劇本做訴訟狀，這是很希奇的。雖然莫利耶在王宮裏鬧得「二五成一十」，而國王魯意十四終久是愛他，非但不加以譴責，而且同他感情反一天深一天，竟有一刻不能離他之勢。國王且幫他攻擊他的仇人，而於一六六四年二月允納做他兒子的「代父」。

這年強迫的婚姻（le mariagé force）出來了。五月七日到十三日，維爾賽有一盛會，莫利耶於十二日在此地演愛麗德公主（Princesse d'Elide）和頭三幕僞君子（Tartuffe）。可是這三幕僞君子一演，卽引起很大的爆裂，就是向來同他友善的國王也下禁演令了。此劇忽演忽止，從一六六四年到一六六九年，這五年當中，莫利耶爲此劇經過許多口舌，上了三次請願書，直到一六六九年二月五日禁演令取消後，此劇方得在巴黎排演全本。婦教和僞君子二劇之所以引起公憤，而致作者生平受了這兩個大刺激，其中原因，當在「莫利耶的著作」中申說。在這五年奮鬬之中，莫利耶還有其他的劇作，如東瓊（Don Juan），醫士的愛（l'Amour médecin），憤世者（le Misanthrope），非醫亦醫（Médecin malgré lui）等。此後的劇作都沒有引起什麼問題。

莫利耶一生的光陰，完全消磨於戲劇裏，自編自導自演，非常勞苦，又加之妻子年紀太輕，很輕浮，丈夫愛她，而她不知愛惜丈夫，所以莫利耶常常憂鬱不樂。一六七三年二月十七日，正在表演意想病人（le malade imaginaire）的時候，忽然得了抽筋及吐血的毛病，馬上把他抬到黎歇留路四十號；不幸這個絕代的大喜劇家，卽於當晚與世長離了！死時年方五十一歲。一六七三年二月二十一晚上，草草地葬在聖若望墳地上。

五　莫利耶的著作

莫利耶的著作很多，可以說完全是戲劇。雖然他不專是喜劇家，也是大詩人；但是他的詩是屬於戲劇裏的，卽使有幾篇獨立的詩，如謝國王（魯意十四）的詩（Remerciement au Roi），慰莫次先生喪子詩(A Monsieur de La Mothe le Vayer sur la mort de Monsieur

son fils）等然而是極少數，所以我現在只就戲劇一面說。

莫利耶自從一六五五年，一直到一六七三他死的那一年，這十八年中間，差不多年年都有戲劇作品；而且他不像別的戲劇家。他是富有天才的人，或散文或詩歌，隨興所至，無一定之體格。還有一層，就是我們雖然以喜劇家（Comédien）稱之；而他的戲劇卻笑的，喜的，悲的，都有。我們為研究便利起見，現在把他的戲劇作品分為三大部分：（1）以年代分之，（2）以文體分之——散文體，詩體——，（3）——以劇情分之——笑劇，喜劇，悲劇——。經過這分類研究以後，我們再詳細討論他著作的內容。至於在某地著某劇，這是我們很難知道詳細的。

（1）以年代分之

一六四五——一六五五——輕狂者，勢均力敵的三個博士，小學教員，小學生格落劣內，各旗布在袋裏，綑束者，受辱者的妒嫉心，遊醫（也有人譯為不由自主的醫生。）

一六五六——多情的博士。

一六五八——你各實得。

一六五九——可笑的雅婦。

一六六〇——史加那勒劣。

一六六一——那罰爾的東家而西（Don Garcie de Navarre），夫教，易怒者。

一六六二——婦教。

一六六三——婦教的批評，維爾賽臨時劇。

一六六四——強迫的婚姻，愛麗德公主，頭三幕偽君子。

一六六五——東瓊，醫士的愛。

一六六六——憤世者，非醫亦醫，美麗色特（Mélicerte）（未做完）

一六六七——西里人——或稱愛情描寫家——（le Silicien ou l'Amour peintre），全本偽君子。

一六六八——安非特羅瓦絨（Amphitroyon），喬治斷當（Gorges Dandin），慳吝人。（有人譯為守財奴。）

一六六九——布爾數盧先生（Monsieur de Pourceaugnac）

一六七〇——華麗的情人（les Amants magnifiques），鄉紳（le Bourgeois gentilhomme）。

一六七一——普希些（Psyché），史家弁的騙術，哀斯家爾巴盧伯爵夫人（la Comtesse d' Escarbagnas）。

一六七二——智婦（les Femmes savantes）。

一六七三——意想病人。

（2）以文體分之

（A）散文體——受辱者的妒嫉心，遊醫，可笑的雅婦，婦教的批評，維爾賽臨時劇，強迫的婚姻，東瓊，醫士的愛，非醫亦醫，西里人，喬治斷當，慳吝人，布爾數盧先生，華麗的情人，鄉紳，史家弁的騙術，哀斯家爾巴盧伯爵夫人，意想病人。

(B)詩體——輕狂者，多情的博士，史家那勒劣，那劉爾的東家而西，夫教婦教，易怒者，愛麗德公主，僞君子，憤世者，美麗色特，安非特羅瓦，絨普希，此智婦。

(3)以劇情分之

(A)笑劇——勢均力敵的三個博士，小學教員，小學生格落劣內，各旗布在袋裏，綑束者，受辱者的妒嫉心，遊醫，多情的博士，史家那勒劣，強迫的婚姻，非醫亦醫，布爾數虐先生，史家幷的騙術，袁斯家爾巴虐伯爵夫人，意想病人。

(B)喜劇——可笑的雅婦，夫教婦教，喬治斷當，智婦，鄉紳。——以上是「風俗喜劇」(la Comédie de mœurs)——

——輕狂者，憤世者，慳吝人，僞君子，東璵。——以上是「性格喜劇」(la Comédie de caractères)——

——愛麗德公主，醫士的愛，西里人，華麗的情人。——以上是「歌舞劇」(la Comédie-ballet)——

(C)悲劇——歸稀些，那劉爾的東家而西。

(4)重要著作的內容述略

(A)可笑的雅婦——鄉民郭旗布(Gorgibus)有女與姪女各一：女名馬德龍(Madelon)，姪女名加多(Cathos)，都長得很漂亮。有貴公子拉格朗傑(La Grange)和杜克羅娃旗(Du Croisy)向她們求婚；但是都被她們瞧不起，都被她們拒絕了。他們爲着報仇，特意差兩個侍從，打扮得和交際家一般地到她們家裏去，居然很受歡迎。傾刻兩公子來到，命侍從解裝現其本相，女一見即爲之屈服。此劇表演時觀客有高呼者：「努力呀！莫利耶，多麼好的喜劇啊！」

(B)憤世者——阿爾色特(Alceste)是憤世者，他恨人類，不滿意社會種種假仁假義的現象。可是他的朋友裴蘭特(Philinte)與他大不相同：人類社會，可以聽其自然。阿爾色特受他朋友的影響，居然與寡婦謝里麥納(Célimène)講起戀愛來。她頗有姿色，垂涎者豈他一人，雖然他極力向她求婚，終被她拒絕。即後來她寫情書與別人，這事被他察覺，他還是寬宏大量地容恕她，向她作最後之要求；但是毫無結果。於是他因氣憤與世宣告脫離，到一沙漠之地，過他的清淨自由的生活去了。

(C)慳吝人——慳吝人阿爾巴貢(Harpagon)，戀愛商人——富商——安色而墨(Ancelme)的女兒馬里亞納(Mariane)，可是她又是阿君的兒子克雷安特(Cléante)的情人。克君想與她辦婚事，但是因爲他父親吝鄙，難得一文，只好託介紹人西蒙(Simon)替他借錢，恰好一借借到放重利的父親處，沒有成功。此事被他父親曉得了，好不憤懣；然因她在他的父親面前，表示眞愛他的兒子，他的父親阿君也無法可施，而錢總是不肯給他的。克的侍從拉服勒歇(La Frèche)在花園裏把他父親的錢匣子

偸出來給他他父親失了此物，如失了性命一樣，好不失望。卽時報官尋査也無所得。正在鬧得天翻地覆的時候，他們管家的范列爾（Valère）告訴阿爾巴貢說這匣子還沒有出門，辭句裏面表現他的女兒哀理思（Elise）愛上了范列爾自己。阿爾巴貢聽了又驚又喜：喜的是錢匣子沒有失去，驚的是他已經把女兒許了富商安色而墨。這樣范列爾又同安色而墨吵起來了。在這場吵鬧之中，范列爾認識了因船遇險而分離十六年的妹妹馬利亞納；他們倆又同時認識十六年分離的父親安色而墨。這樣一來，安色而墨就向阿爾巴貢提議使他們的兒女互相成婚。阿爾巴貢既得了已失去的錢匣子，就允納這個提議，而對於他的嫁妝和婚禮仍不過問，完全由安色而墨承辦；連他自己的禮服都要安色而墨把牠做好送去。

（D）智婦——中流人克立薩勒（Clysale）有兩個女兒：一名阿爾芒（Armande），一名亨利而特（Henriette）。有少年名克立斷得而（Clitandre）先愛阿女士，後來因阿女士對他冷淡，又將愛情移到亨女士身上。她們的母親裴拉芒特（Philaminte）姊妹兩人都歡喜虛榮，家設客廳，收留雅士。而她們秉性暗昧，不識賢愚；假仁假義的輕薄少年屈索當（Trissotin）竟成客廳中的上客。裴氏不察，居然把她的女兒亨小姐許給他。雖有她丈夫反對，終於懦弱不能敵她。於是屈索當大為得意，又召來一位自命博學者伐狄斯（Vadius）同他一起讀詩給她們母女姊妹聽。裴氏正在預備屈君和亨小姐結婚的時候，她的丈夫因為受了他的兄弟阿立斯特（Ariste）的鼓勵，負着勇氣來強烈地反抗他的妻子，主張把亨小姐配給克立斷得而，此事竟鬧到官廳。夫妻兩個正在辯得不相上下的時候，他的兄弟阿立斯特忽造一封假信來報告，說屈索當已走了，他不過是為貪財而來的。於是此案因之終結，克立斷得而得與他的愛人亨立而特結婚了。

（E）意想病人——阿爾甘（Argan）常常以為他是害病，所以醫生總不離門。他想把女兒安旗犁格（Angélique）許與某醫士的兒子。但是他的女兒愛上了另一少年克立安（Cliante）。於是阿甘用強迫手段來威嚇她；而他的繼室貝離納（Béline）也同時向克立安送情，他卻不知此事。後來經他的兄弟貝拉爾德（Béralde）規勸，方親自裝死一次，來試試他的繼室和女兒對他眞心如何。果然他因此知道他的繼室恨他，他的女兒始終愛他。他乃許女兒安旗犁格同克立安結婚，不過還是要克君學醫，使診病便當一點。

（F）婦教——阿爾納夫（Arnolphe）有一養女阿業（Agnès），他想將來把她當作自己的配偶。恐她不從，幼小就不給她任何教育，把她託付給兩個鄉下人管着。當阿爾納夫在外旅行的時候，有少年何拉斯（Horace）尾隨養女，而且用種種方法來表示對於

她的愛情，並不知道她是阿爾納夫的養女及愛人。果然阿女士也愛他，兩情方濃，就是阿爾納夫旅行回來，她也顯然向他表白。雖然阿爾納夫仍舊設法阻止，但這怎能奈何那無上的「愛神」呢，末了阿業和何拉斯終成為夫婦。

(G)偽君子——阿爾貢(Organ)是法王路意十四朝的一位勇敢的軍人，誤認識了一個宗教假信徒，把他帶到家裏來，十分器重他，即是他的能幹的母親北爾納太太(Pernelle)也不知道這人的真面目。阿君相信他是很熱心宗教的，所以把他一切的事情都託付給他，並且拿女兒馬里亞納 (Mariane) 許配與他；他的女兒倒很精明，不大情願。後來這偽君子暗中向阿君的妻子哀而迷(Elmire) 輸情的事，被阿君的兒子達迷 (Damis) 發覺了，告訴他的父親；阿君反怒責兒子，並下驅逐令。即他的表兄克雷安特(Cléante) 將這偽君子的真面目警告他，他也仍然不覺悟；並且願把家產都送給這個宗教罪徒。後來幸而哀而迷不從偽君子的引誘，使她的丈夫躲在桌子底下，暗中窺探偽君子向她求愛的事情。阿君一看，好不憤怒，馬上要把偽君子趕了出去。可是偽君子還威嚇他，向他要家產。此事為國王曉得了，乃下令拘捕偽君子。

六　莫利耶作劇的規律和目的

莫利耶作劇也遵守古典戲劇的「三一律」(les Trois Unités)；對於事情，空間，時間都很注意；而他的特出的，頂大的規律是要使人「快樂。」這並不是使人快樂就完了，還是要人家在這快樂之中，去尋「真理」所在。法國現代大批評家朗松 (Gustave Lanson)，在他做的法國文學史裏說：『莫有無滑稽的真理，也莫有無真理的滑稽，這就是莫利耶的定律』(Pas de vérité sans comique, pas de comique sans vérité, voilà la formule de Molière)。

至於莫利耶作劇的目的，是因為他看當時社會風化和人民的習癖，大有不良之處。他於是要從戲劇中把這些描寫出來。在維爾賽臨時劇裏，莫利耶自己說：『喜劇的「對象，」是人羣「過惡」的表現，尤其是這世紀的人羣。』(L'affaire de la comédie est la représentation en général de tous les hommes, et principalement des hommes de notre siècle.) 他又在上國王第一次請願書裏說：『喜劇的「使命」是在使人羣開心的時候，來矯正他們』(Le devoir de la comédie étant de corriger les hommes en les divertissant) 他又在偽君子序文中說：『喜劇的用處，是在改正人羣的習尚』。(L'emploi de la comédie est de corriger les mœurs des hommes.)

總觀以上所敘的，我們敢說：莫利耶作劇的規律，是要使人盡量地快樂；作劇的目的，是要改良當時社會風化，和人民的習癖。所以他的戲劇作品，大半是歸到「問題劇」(pièces à these)。同十九世紀的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1896)，現代的白里歐 (Eufene

Brieux 1858 生）的戲劇的趨向是大致相彷彿的。

七 莫利耶的性格

莫利耶的可笑的雅婦和僞君子等劇，先後被人禁演過，我們就可因此承認他是一個性情激烈的人嗎？其實他的性格是很和順的，鎮靜的，不愛笑的，寬宏的，仁慈的。雖然遇着不滿意他的人，他也可以盡量地寬恕他，不走極端同人反抗。他雖身體虛弱，病魔常隨；然而他卻能乘此痛苦的氣質，去用那很靜默的眼光，來看出當時社會上流行的惡習和個人特有的惡癖。這是他特出的才能，人都因此稱他做「靜觀者」(contemplateur)。不但把這些毛病看出來就完了；他還拿他慈悲的心懷，苦心勞力地設法把這些過失編成戲劇，去表演出來，以冀救當時的頹風。他不用嚴酷的手段，來使人民難過；特地採取喜劇方法，使觀者於快樂中去接受劇意。

他生平爲人十分穩重，既負改良社會和使人人格善化的責任，所以自己更不敢苟且一點。在表演的時候，劇中緊要的角色，往往是他自己擔任。如同在意想病人中，他裝阿爾甘；在僞君子中他裝阿爾貢，他的妻子阿爾芒——也是一位演喜劇的名角——飾阿爾貢的妻子哀而迷。這都是他爲人穩重的憑據。

莫利耶是很耐勞的，很有恆心的人，終生犧牲在戲劇裏。當表演意想病人以前，他雖已有病，而仍強勉上台，終致因此傷了生命。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富於勇敢精神的「人道主義」者。

八 莫利耶的思想

他的思想是很浪漫的，一切都聽之於「自然」(La nature)，不肯受宗教的拘束。他以爲該當讓「自然界」自由進化，不應加以任何阻力。因此宗教中人都攻擊他，禁演他的戲劇。他最反對「階級」和「身分」的壓迫，他大膽地，毫無憐惜地，去攻擊一般把子女當作一己私情犧牲品的父母。慳客人和智婦是他攻擊這類父母的代表作品。慳客人中的阿爾巴貢，是拿「身分」來壓迫子女的父親的代表；智婦中的裴拉芒特，是拿「身分」來壓迫子女的母親的代表。意想病人中的女僕都娃內特(Toinette)僞君子中的女僕多立納(Dorine)，都是比主人更聰明的女僕。這兩篇戲劇，是莫利耶提倡打破「階級觀念」的傑作。總之他的主張是只要有充足的理由，雖是奴婢子女，都可超於主人，父母之上。

莫利耶極端贊成自然的，可是社會上現有的過失或個人的惡癖，不得不把牠描寫出來，加以諷刺和批評，引導人羣向善。於是他不遺餘力地在這上面努力，不顧自己的身體如何，只爲他人謀利，所以後世又稱他爲「利他主義」者(Altruiste)。

他生長於中等社會中，日與中等人接觸，故對於他們的家庭的生活，和他們的特性，觀察得非常明白。他在此地留心兩種問題：就是「婚姻

問題」和「婦女教育問題」所以他的著作裏，說來說去，總離不了這兩種問題。

1. 關於婚姻問題　莫利耶主張必須依照四個條件：

第一，地位相等。如婦教裏的阿爾納夫，不能與阿業結婚。

第二，意氣相投。如僞君子裏的假仁假義的宗教信徒，不當配誠實的馬里亞納。

第三，年齡相稱。如慳吝人裏的阿爾巴貢，不該同他的兒子爭妻。

第四，愛情和理論。這個是超過以上三個條件的，而且是最重要的。

2. 關於婦女教育問題　莫利耶主張婦女們不該太好高，好出風頭，太嚴酷；也不該不愚笨，太儒弱。總之婦女自然有他們的特好，只要有相當的知識就够了。

照上面看來，莫利耶雖然是十七世紀的人，然而他的思想和婚姻及婦女教育的主張，都與現代思潮相同。在十七世紀「古典時代」的法國，頭腦最清新的，要算莫利耶；並且也是法國社會革命的先驅者。

九　莫利耶的藝術和文筆

與莫利耶同時，法國有兩大悲劇家：郭乃伊 (Corneille) 的戲劇，是描寫「理智」勝於「情感」的；藍辛 (Racine) 的戲劇，是描寫「情感」勝於「理智」的。莫利耶的戲劇與他們的完全不同。他的觀察點，則在中流社會的家庭裏的生活，和個人的特性上。他拿改風易俗爲己任，對於描寫這幾點，特別賣力，描寫得活躍紙上，使人一見，即如身歷其境，得窺全豹，眞是法國「寫實派」的鼻祖。

我們已知道莫利耶作劇的目的，是要使人「快樂。」則他最大的「文學藝術」，即在能盡量地寫出「詼諧，」使人笑得捧腹。在這狂笑之中，使人感覺到憂憤；又使人從這憂憤裏去達到他作劇的眞正的目的。法國小仲馬曾說：『好小說這樣東西，當人在讀牠的時候，是使人覺得有趣；讀完以後，就使人憂愁。』(Un bon roman est celui qui amuse tant qu'on le lit et qui attriste quand on l'a fini) 莫利耶作喜劇所用的藝術，就完全在此。我現在把意想病人中，阿爾甘的女僕都娃納特想法子幫他試他的繼室和女兒——貝離納和安旗聟格——，是否對於他的眞心的一段事實，譯述下來，證明作者藝術的力量：

阿君想試試他繼室待他的眞心怎樣。他本來是常常有病的人，他的女僕就叫他仰臥在椅子上裝死，她自己卻大哭起來，哭得和眞的一般。他的繼室進來問她哭甚麼，她回答說：

『太太呀！你的丈夫死了阿！這怎麼好呢！』

繼室笑答說：

『你這傻東西，原來是他這個齷齪漢死了！哭什麼呢？天呀！多麼僥倖哪！我現在可以自由了。女僕，快來幫我把這個死屍藏起來，等我好去實行我的計畫。』

正在樂不可言的時候，她的丈夫在椅子上把身體一動，眼睛凝視

她說：

「我的夫人太太，原來你愛我，就是這樣的嗎!?」

他的繼室聽到這樣譏諷的一問，就羞愧地嚇得跑走了。他又照樣地裝死來試他的女兒的心，女僕也照樣地假哭起來，女兒進來問哭甚麼，她說：

「小姐呀！這怎麼好呢！你的父親死了呀！」

女兒哭答說：

「唉呀！這怎麼好！天呀！這是多麼不幸的事啊！我沒有父親了，多麼失望啊！」

他父親聽她哭得這樣傷心，連忙爬起來，倒把他女兒嚇得一跳。他對女兒說：

「啊！我的小寶寶兒！你不要怕，我沒有死。我的心肝兒！你眞是我的好女兒！我多麼疼你呢!?」

我在這裏草草地譯述下來，已足使人笑得捧腹。如果去讀作者的原文，不知你要笑得怎樣呢？可見得作者使人發笑的藝術的力量，是多麼偉大。

然而我們若是從這笑的「背景」一想，繼室之假愛和毒心，我們又起了恐慌了，甚至於吊淚。莫利耶的戲劇裏的藝術大都是這樣。所以他的詼諧愈使人笑，笑得愈使人哭，因為笑中含有眞理在那裏。

莫利耶描寫社會，則拿自己的身體放在這個被他觀察的社會環境裏；描寫個人，則把自己的身體立在被他觀察的個人地位上，所以把社會和個人的心理的表現，都描寫很確實。他有一特能，就是他能按照各人地位，性情說話。如智婦裏的女僕馬爾丁（Martine）說：

"... tous vos *biaux* dictons ne servent *pas de rien*....

... je n' *avons* pas *étugué* comme vous ....

... on parle *cheux* nous ...."

在婦敎裏的侍女喬治特（Georgette）則說：

"Lorsque les femmes sont avec les *biaux monsieux*."

從上邊的兩段話看出上等人說上等話，下等人說下等話，不避俗辭俗字。不像我國從前的作家，無論描寫那一階級人的說話，他們的語式總是一樣的。

莫利耶因為社會上的需要，編劇編得非常地快，或詩或散文，隨他的高興，故他對於修辭上不大用功夫。法國有許多文學家，對於他的文筆，批評都不好。像福物那格（Vauvenargues 1715—1747）在詩人評論（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quelques poètes）上說：『在莫利耶的作品中，尋得出許多輕忽的地方，和許多不乾淨的辭句。』（On trouve dans molière tant de négligences et d'expressions impropres）他的文筆很不清算，竟有不照文法之處，尤其是詩體；然而聽起來，卻到處都是很自然的，悅耳的；並聽不出有什麼不照文法之處。所以福物那格在他的格言集（Maximes morales）裏又說：『為表演而

寫的戲劇，如果專靠着讀，而去批評牠，這是不對的。』(Lorsqu' une pièce est faite pour être jouée, il est injuste de n' en juger que par la lecture.)因此愛讀莫利耶的作品的人，仍舊非常之多。不但在法國竟無人不讀，即在我們中國一般讀法文的人，也可以說沒有人不讀。十九世紀法國大批評家聖博甫(Sainte-Beuve 1804—1869)曾說：『只要是能讀書的人，總是莫利耶的讀者。』(Tout homme qui sait lire, est un lecteur de plus pour molière.)

總之他的文筆，假使拿「喜劇文」的眼光去看牠，是很可做模範的。他的詩，雖然從文筆一方面看，是不大出奇；而在描情寫事一方面看，他真是一位自古至今，獨一無二的「喜劇詩人。」

十 莫利耶以後

莫利耶死了以後，他的「表演團」由他的妻子阿爾芒代領；不過在王宮裏是站不住脚了。他們只好出了王宮，和馬萊(Marais)「表演團」聯絡起來，在巴黎格內哥路(Rue Guénégaud)盤踞。一六八〇年，魯意十四方下令連合喜劇界，組織一個大規模的團體。法國的喜劇院(La Comédie-Française)因此告成。

莫利耶並沒有遺留什麼「學派，」不過他死了以後，相繼摹仿他的人也不少。因此他的勢力在十八世紀法國喜劇裏風行一時，簡直同郭乃伊，藍辛在悲劇裏一樣。摹擬他最得法的有勒年爾(Regnard 1655—1709)，多古爾(Daucourt 1661—1725)等；而他們還有些與莫利耶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們偏於描寫社會，不像莫利耶，對於個人的性癖上也很注意。

十一 結論

莫利耶是一位「人道主義者。」他的道德觀念是：愛社會，愛人民，不分國界，不分等級。英國戲劇家甘姆博(Kemble)在一八〇〇年左右到法國，對法國喜劇界說：『莫利耶是無國界的，是屬於世界的，是喜劇神的化身，一朝恰好落到法國罷了。』

他是法國十七世紀的社會革命家，文學改進者，時代描寫的領袖，最富有寫實天才的人。他的堅決，勇敢，奮鬪的精神，足可爲後人模範；所以近來研究他的人，也慢慢地多起來了。

十二 附錄

我這篇論文，是完全由「客觀」研究的結果，並沒有參加一點「主觀」的批評。除讀作者重要的劇本外，還有參考所用的書籍，介紹於下：

1. 莫利耶的戲劇集(Théâtre complet de Molière)。
2. 法國文學(Littérature Française)——法夫勒(J. Faivre)著。
3. 法國文學史(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朗松(G. Lanson)著。

4. 法國文學史(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杜米克(Doumic)著。

5. 法國文學史略(Petite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法該(E. Fagues)著。

6. 法國文學概論(Précis de Littérature Française)。——戴格朗傑(Ch.-M. des Granges)著。

7. 法國文學史。——李璜編。

8. 十七世紀(Dix-Septième Siècle)。——法格著。

9. 福物那格文選(Œuvre Choisis de Vauvenargues)。——巴黎加爾尼爾(Garnier)書店編輯。

紐約省的汽車多如牛毛

逐初

美國的汽車工業隱執了全世界汽車製造業的牛耳，紐約省在美國各州中又佔據了第一把交椅，這便很可證明紐約省汽車之多如牛毛了。據美國汽車製造業監督哈納脫氏(Charles A. Harnett)的統計，一九二七年度紐約省登計的汽車共有一、九八一、四五〇輛，比了一九二六年度登記數一、八二六、〇二六、輛，又增加了一五五、四二四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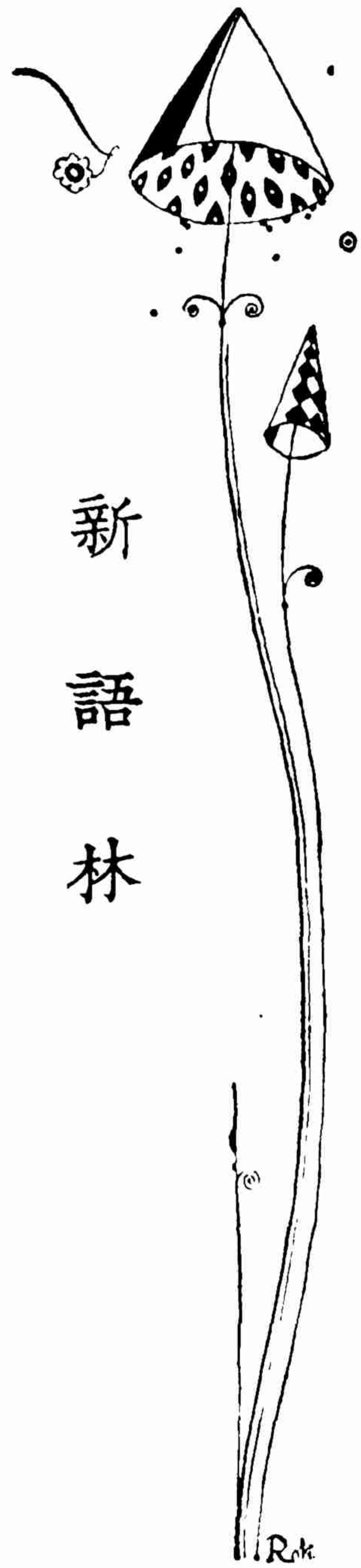
現在將茲二年的關於汽車的統計列表如左：

類別	私人汽車	公共汽車	營業汽車	載貨車	其他	合計
一九二六	一、四三〇、九一七	四七、三八九	三〇七、一二一	六、一七五	四、四一四	一、八二六、〇二六
一九二七	一、五九〇、一〇五	四七、八四四	三三三、〇三五	六、九六六	四、四六〇	一、九八一、四五〇

那麼駕駛汽車的人共有多少呢，根據哈納脫氏的報告，紐約省經領有開車執照的駕駛人共有二、三二三、〇〇〇名，其中有六一四、〇〇〇名是純以開車爲業的，其餘的一、七〇九、〇〇〇便都是業餘的性質了。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新語林

麥加城與內志國王伊平沙特

哲生

東方民族的起來我們在強有力的領袖紛起——特別是回教國的領袖——這件事實中，看出牠偉大的前途。不問是土耳其民主革命成功的凱末爾，或是里夫民族對抗西法聯軍而失敗的阿白台爾克林，或正在漫游北歐，爲蘇俄英國間舉足重輕的阿富汗王，阿孟烏拉，總之東方民族，已覺悟了自己民族的命運，而東方民族運動中堅強有爲的領袖，正應得受東方各民族的特殊的注視。

現在又有一個新興回教國英主的宏偉的聲威，日漸在擴大起來，引起了東方民族的注視和英帝國的顧慮。他就是消滅了漢志王國，代富賽因而新起爲阿剌伯半島雄主的那位內志國王伊平沙特（Ibn Saud）了。

在伊平沙特的領土內，有回教聖地的麥加城，他又有建立回教大帝國，自爲回教宗教領袖的雄圖，其志正不在小。我們知道回教徒的宗教意識，是非常之強的，而阿剌伯人強悍之風，也正足以促進宗教的自衞。在伊平沙特回教帝國的雄圖中，必然會有反英的運動。最近果然發生了以神聖戰爭爲口號的內志國王反英戰爭。他要率領了阿剌伯各部落領袖，決計以武力恢復柯威特，伊拉克和外木爾丹等回教地方。

伊平沙特總不失爲世界回教興起中的一個堅強的領袖，其重要正不亞於阿孟烏拉和凱末爾二人。

德報駐阿剌伯通信記者 Leopold Weiss，在瑞士某德文報上有一篇文字，談及麥加城和伊平沙特，文體是一篇訪問記，爲譯如下。

其時是星期五回教禮拜寺中的午禱禮正畢，人像水流一般的從各門中衝出來，進入於充滿着日光的街道。在另一個門的前面，停着許多汽車，還有兩行兵士，穿着白色的阿剌伯寬衣，戴着紅色的小帽。他們的神情，總是自由的，寫意的阿剌伯戰士的神情，不知有表面的

軍隊訓練，但都肩荷着來復槍。他們是在守候着國王禱畢之後，屆從回家。幾個黑奴，穿着美好的服飾，持着鑲銀的劍，從禮拜寺出來，其中有一個把寺門開了。

寺門開處，現出一個魁梧長大的人來。他身纏白布，頭上戴着金圈。他經過禮拜寺門時，必須躬身而出。有許多的宮侍兵和阿剌伯貴族，保持着相當的距離，環侍着他。他走進了汽車時，也要俯下身來。他的眼鏡轉處，有一道日光，反射出來。他的動作，非常簡單而威嚴。當他轉身向那坐在他旁邊的小孩——他的已死的兄弟的兒子——時，他展顏笑了。國王的汽車開動了，接着便是宮侍們貴族們的汽車，車輪便開始輾着麥加盛熱的街道。

我對他，却不循常例。我不願面訪這位國王，因為當這朝進的忙亂時期中，國王每天要接見從各回教國來的客人，約在二百人左右。這樣的訪問，純粹是一種形式之事，我是不需要的。我自己又身處在不能往見的情形之下，所以我只好終日在家和很少的幾個人相見。後來有一個人在伊平沙特面前談起我，他知道我為什麼遠離着不去見他，他似乎於沉默中表示對我的行為的贊許。我於是被慫恿去做他款賓館中的一個客人了。這款賓館，就是我寫此文時所坐的處所，近城市南部可愛的地點。地近巉岩的河城，到也門去的路，就由此經過。從我的住所，可看到麥加的一半。——大禮拜寺的七個尖塔，萬屋櫛比中的白牆，還有屋頂上磚製的色彩顯明的欄杆，荒蕪的童山，最遠處便是寬闊的天了。

日兵強佔濟南



別人只許管自己的事，他偏要來管中國的事。

在麥加，一切都是熱，人們的肺都困在牠的此重壓之下。現在朝進禮是已經完畢了，繼續的歡愉，籠照着街道。空氣中滿是此窒息的塵灰，這塵灰，便是那駝着朝進物坐輿，出麥加城的駱駝隊的踐踏所揚起的。人衆都準備要回家去了，如要這些朝進者走完時，大約須再有一個月以上的時間。因為這實是今年中的一個大朝進，有十五萬人，由海道到熱他以達麥加，有八萬人，則從旱道由中央阿剌伯，東部亞剌伯，亞西爾，也門，以達麥加，這樣的回教徒大朝進，是歐戰後數年來所僅見的了。

這一個進步的理由之一，是伊平沙特的道德勢力的漸增。在他的統治之下，漢志以不到兩年的時間，達到了從前所未有的穩定。在沙特未起之時，麥加朝進者，總要冒點險。腐敗的官吏們，視麥加朝進是上帝對他們特別優與的橫財，這算是間接的搶劫。還有直接的搶刦，明目張胆的在所謂政府的權力之下存在，那便是倍度印各部落了。還有麥

加城中居民無限的欺詐行爲，他們也是叨着回教上帝的光，而視此種利得爲特權的。數世紀來這些困難，總是橫在那要朝進麥加的回教信徒的前面。

自古昔以來，這個情形便存在着，即使喀立夫亞巴塞特的盛時和埃及的統馭時，也是這樣。但是，忽然有一天，伊平沙特的二千駝兵隊，開向漢志了，富賽因被趕走了，這些積年的困難，也就紛紛的解除了。僅僅只有兩年的時間，伊平沙特成就了治平漢志之奇迹的工作。漢志這一個國，原先是弱肉強食司空見慣的，現在則平定安靖，一如文明國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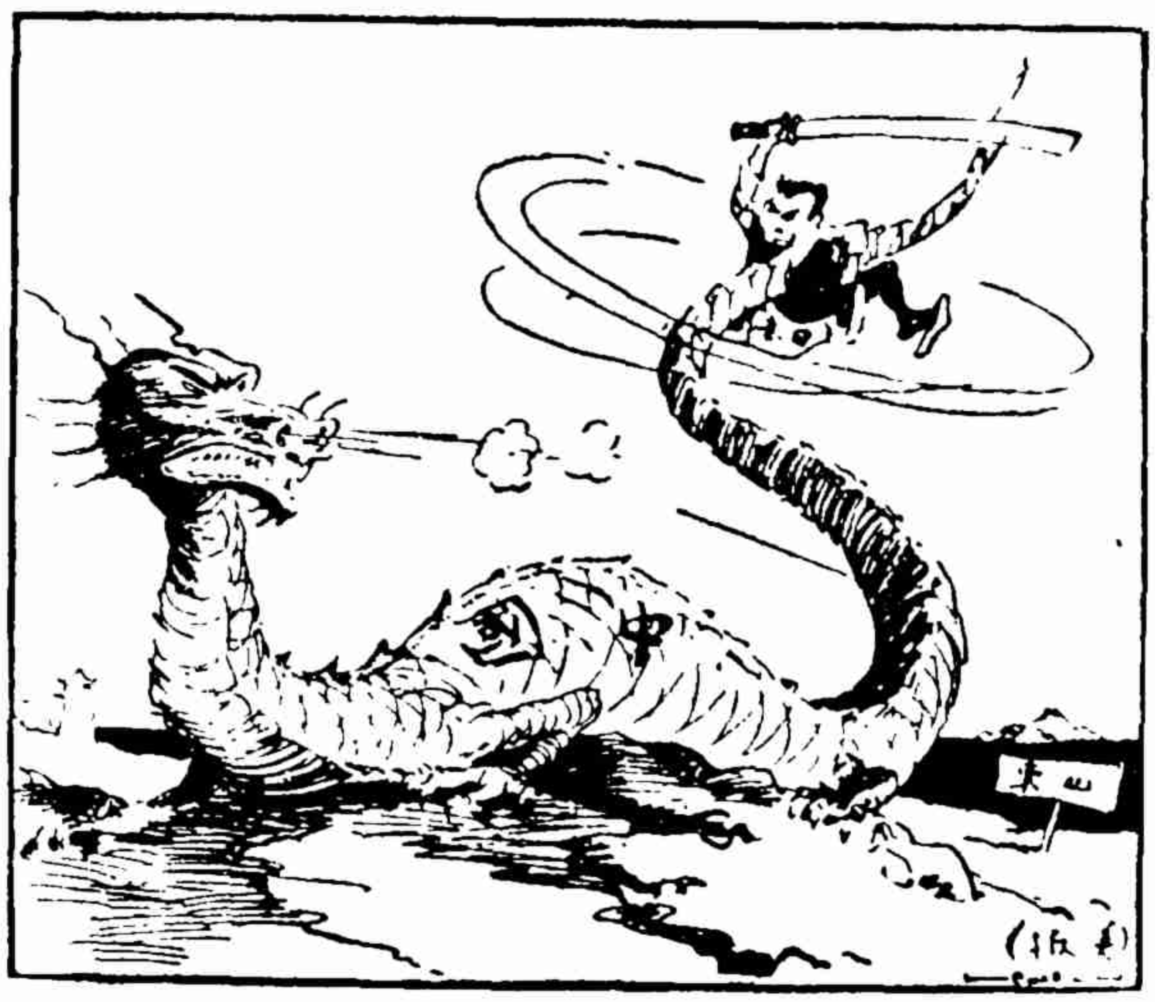
伊平沙特以鐵手腕處治那些破壞教規的人。他對於有意犯罪的人，略不加以憫惜。於是那些間接掠奪朝進者的金錢的惡官吏就倒霉了。警察手中的大棍，不問誰是亞米（回教國中之王）誰是平民。今日堂皇高貴發號司令的，明日犯了罪，便不得不出現在執法的大吏之前，匍伏泥首。犯竊罪者，斬去右手；犯劫罪者，斬去右手及左足。犯謀害罪者，梟首。最強悍的倍度印部落中人，幾經嘗試以後，也知道伊平沙特是不可輕犯的了。

成千萬的朝進者送金銀到漢志國來，——特別是麥加城。這個不生產的麥加城中人，就全靠這班朝進者生活。可怕的麥加城中的氣候，實在使得此中居民，不能工作，但居民卻因此存了一個毒害的習慣，就是大家都默認有劫奪外來訪問者之權。麥加城的公民，不隸於任何國籍。麥加古代的居民曰寇利雪梯斯（Kwreishites）的，早已消亡了。他們只是形式的在麥加城的東南部留存了兩個苦部落。

今日的麥加城人口，是一個各回教民族的大混合。他們以共同的利益維繫起來。這個特別的麥加城，牠的向心的同化力，是非常之大的。新遷入的人，到了第二代，——或讓步的說是第三代，——便拋卻了原來的性格，而吻合於麥加的模型。只有美國是牠的平行例；兩者間經濟的潛力雖不同，但牠倆的心理過程是相同的。

所謂麥加類型，是有其某種程度的眞實性的。他有某種不可思義的東西，這些東西，把麥加人從其餘的世界分別出來，也像其他的發展了的民族一樣。麥加人相互之間，差別很大。他們的眞性格中，充滿了例外和衝突。他們的性格，好像散放的七色光帶，雖然仍有牠滲徧全體的特有性。如動作的懶慢，怯弱的謹愼心理，謙遜的自卑，蓄怒的爆發，這些都是

美報之濟南慘案觀



龍又在活動了

他們的特有性。上流階級中人，享受着安排妥貼的家庭生活，他們的特點，是圓滑的柔馴，精神的敏感，還有那取物精美，好華服，愛女人，愛音樂，和喜好其他的從阿剌伯城市居民遺傳下來的種種愉樂的癖性

男子們的顏面，頷下總是繞着黑鬚。困人的天氣，在他們的臉上，留了痕迹，使得他們的顏色深黑得接近黑種人。從下層階級的麥加人看來，令人思及也許他們的血管中，潛流有黑種人的血。又有一個爲他們性格的特點的，即他們的顏面，表示出一種作僞的神情來。以我就這點的直覺看來，麥加人似乎是希有的非宗教者了。這所謂的非宗教，自然是從較廣的意義上講，他們完全缺乏宗教的受能；——就是那把自己降服在一個無條件的絕對之下的受能，就是對於一個人的精神勢力之訓練和集中的企望，他們非常怯弱。他們本能地抗拒有趨向於倫理的穩定之事物，或要求有緊張的生活的事物。

這情形的論理的結果，是麥加人深恨伊平沙特。因爲伊平沙特所成就的東西，都能突破前例，爲他人所不爲。他改造漢志國，把她從編賊窩變成了一個法律森嚴的國家。而麥加朝進者的得以川流般前赴聖地，使各處的金錢流向麥加人的袋裏，這原是要感謝伊平沙特的。但麥加人始終啣恨於伊平沙特，他總是一個強暴的闖入者，他代表了另一個不同的世界。他是華哈璧運動的領袖，宗教性非常之強，他視信念爲一個至上的眞實，要事事按着可蘭做去。伊平沙特和麥加人雖同喊着「伊司蘭」的口號，但兩者間的反對心理，實超越了宗教的關係。一方面信仰生命可堅植於調和的眞實之上，每一個意志的努力，須向此正路而趨。另一方面，乃是一個國家，此中人民，並非是絕對的非宗教信仰者，乃是畏懼把自己向一個絕對降服時，所含有的超世間的制慾的因素。所以他們拒絕這個絕對，他們不是非信仰者，乃是畏懼信仰，畏懼必須承認種種的宗教義務。

要是沒有下述兩件偶值之事，以我懶散的心情，也許要使我何見伊平沙特的時日更遲一點。第一件事，是我無意中認識了麥加新任第一任的裁判官亞伯度拉伊平海珊，他是生長於內志的，是昔日領導華哈璧改造運動的中部阿剌伯人穆哈默德伊平亞伯台爾華哈勃的後裔。

當我訪問他的時候，我看見他正坐在一間特別的室內，聽兩個怒容滿面的倍度印人爭論着。他自己就在履行他裁判官的職務。倍度印人原是不容易對付的，他們有一種敏感，決不願承受所謂金的中道。在這個機會中，我可看到海珊如何對付他們的熱情，平復他們的感情。他也不警告一方守默，好讓另一方申述，他一任他倆同時發言爭論，各人高喊着，要掩過他人的聲浪。當他倆辯論的途中，他也插進去說一兩句適當的話，但終於爲他倆的高聲抗論所掩沒。他於是又只好靜默地聽了。他一邊聽着，一邊就一點點的搜得眞理，忽然他宣判了，兩人於急驟的停止辯論之中，才覺得判詞已經決定，且同認判斷的聰慧無疑義，他倆

中的一個，走向其他的一個，以大氅披在他身上，兩臂交擁着說道『去罷去罷！』他們是惘然的，但他們是滿足了。他們走出了法庭，喃喃地贊許裁判官的決定。

這真是一件藝術的工作，牠給與吾人以一種原始的觀念，那法律的正義和政治，是可以相攜並進的。歐洲的所謂政治精神，與此富有切效的方法相較，似乎是反爲幼稚了。在這個乾燥而獷惡的一隅，有這樣一個阿剌伯的裁判官，在執行完好的法律的正誼。他的瘦削的臉，他的灰色的髭，他的慈愛而神秘的深陷的眼眶，他確是一個主者。

當我對他宣判情形表示驚奇的時候，海珊大笑說：『你還沒有看慣呢，你只要看到國王自己向五十餘個倍度印人同時宣判時，你就不以爲奇了。』

另外促進我會晤伊卑沙特的機會一件事，是在禮拜寺堵道下的一個圖書館中發生的。這是一間狹長的室，四壁是些古舊的阿剌伯

現代的夏娃



開洛的弭戰公約

波斯土耳其書。有的還是些手寫本。裏邊沈靜幽黯的空氣，使禮拜寺的建築美，有一種新穎的美趣。圖書館員是一個青年學生，高高的身材，活潑而漂亮。他訴說九年以前的經驗，那時因爲他有同情土耳其的嫌疑，漢志王富賽因把他囚在暗黑的地窖內。其實他只於白天在地窖內囚着，晚上他便賄通了禁卒，把他釋放，得睡在他父母家中溫軟的床裏，睡到破曉時，再回到地窖。

我倆正在會話中，伊米爾佛薩爾（Emir Feisal）忽然呈現在我們的面前了。後邊隨從有大羣佩劍披氅的人，他將要穿過圖書館去參預日中的禱告。我於一日前曾會到了他，這個堂皇尊貴的少年，是伊卑沙特的第二子。他今年雖只有二十二歲，臉上還沒有鬚髯登頰，但他已肩任了治理漢志這件大業了。當兩年前伊卑沙特克服了漢志，他抄了舊日與甸聯邦的老文章，把漢志內志聯合起來的時候，他就命他的長子沙特治理內志，次子佛薩爾治理漢志。伊卑沙特自己則半年住在漢志的麥加，半年住在內志的力耶特。

佛薩爾身材長瘦，他的飄拂的阿剌伯的大氅，使他的外表莊嚴。他有光彩煥發的皮色，有種族的自傲之心。他的小小的臉，常露出愉快的笑容。他的臉容，表出仁慈，表出夢意，表出羞赧，簡直令人不能辨是男孩的面孔，還是女孩的面孔。看去似乎他很怕以粗率不思的動作，傷了有些人的感情。但他仍不失有自傲的表出他的尊嚴的氣象，不

是強做出來的。在這天圖書館的一瞥之間，使我熱心要一見此人的父親。

第二天早晨佛薩爾的秘書以汽車來接我，要我去見國王。國王的住宅在麥加城外到推夫去的一條路上。我們車經愛爾麥拉的市街，這便是倍度印貨物買賣的地方。有駱駝的鞍轡，有大氅衣，有地毯，有革件，有銀鑲劍，有篷帳，有銅製珈琲壺。我們的車子，在倍度印商人和駱駝的羣中穿行着。車行漸遠，道路便漸見空曠而寂靜。大廈過去，繼以散處的草屋，我們的車後邊是城市，前面有方大路轉處是一所大屋，那便是國王的住所了。有無數的鞍轡全備的駱駝，臥在門前，有無數的武裝的奴僕站在庭階的入口處。

我在一間寬大的室內候着，室內地上，鋪着地毯，窗外綠陰可見，這是一個在麥加乾燥的土中所艱難營造而成的。良久，有一個僕人出來，說國王請我們去見。

於是我又進了一間較小而較光亮的客室，室的一面完全向花園開着。地上鋪的是波斯毯，隨道一窗的旁邊，有一個小龕，國王盤腿坐在榻上。足旁地上，坐了一個秘書，專記國王所語。我進去時，國王起來伸手向我道歡迎。

只不過一秒的時間吧，我得看到他那偉大的軀幹，過後他又坐下了。他一面對秘書說：『沒有幾多時了，且寫完這封信。』他一邊向秘書口述信中的詞句，一邊和我們談話，兩方語意決不會混雜。開始的幾句談話以後，我便以介紹信呈進，他就接去讀了，此時他竟同時做三件事了。忽然他又鳴鈴召僕人內，附耳與語，而同時談話讀信與口授寫信詞句，都不曾間歇。少時珈琲搬進來了，信也寫完，國王的注意才專向我了。

我此時可以正眼看他了，他臉容闊大，豐美，而深圓。他的廣額上戴着金邊的眼鏡，鼻子彎屈着。他的嘴小而豐滿，他那厚厚的閉着的嘴唇，表示出一種柔和的表容。從這嘴上，看出阿伯台爾亞塞斯伊平沙特（Abde-el-Ousis Ibn Sond）如何的能超過他的同時的國人。他有遠見，有強意志，有憧憬，有能力，有精神，有常識。

他的嘴，暗示他以一個流浪之身，掙扎出一個王國來。這王國，是他以自己的手造出來的，然他也嘗而不嘗到爲他人承嗣者之痛苦。

伊平沙特的秘密，就在他不是一個王位的承嗣者，乃是王位的創造者。至於他的兒子，乃是承嗣者了。他們不必於早歲飄流四方，是生而爲尊貴的王子了。

幾天以後，我又與國王相見。我問他如何到麥加城？如何而能治理阿剌伯的三大區？他之得成此大業，也預料有此成功？

他不回答，只拿起紙筆來畫一條直線，從直線的左右，如羊齒草葉般地畫上無數屈曲的小線，然後笑着對我說：『這直線是一條大路。每一個人，總只有這一條路，其餘的小路，便莫知所引了。一個人找到了大道，遵循着前進，怎麼會不達到目的？我們眼前的小事業，便在發見大道。我們在大道中生活着，我們只熱心前進。可蘭已明示了我們這條正道，我們爲什麼不遵着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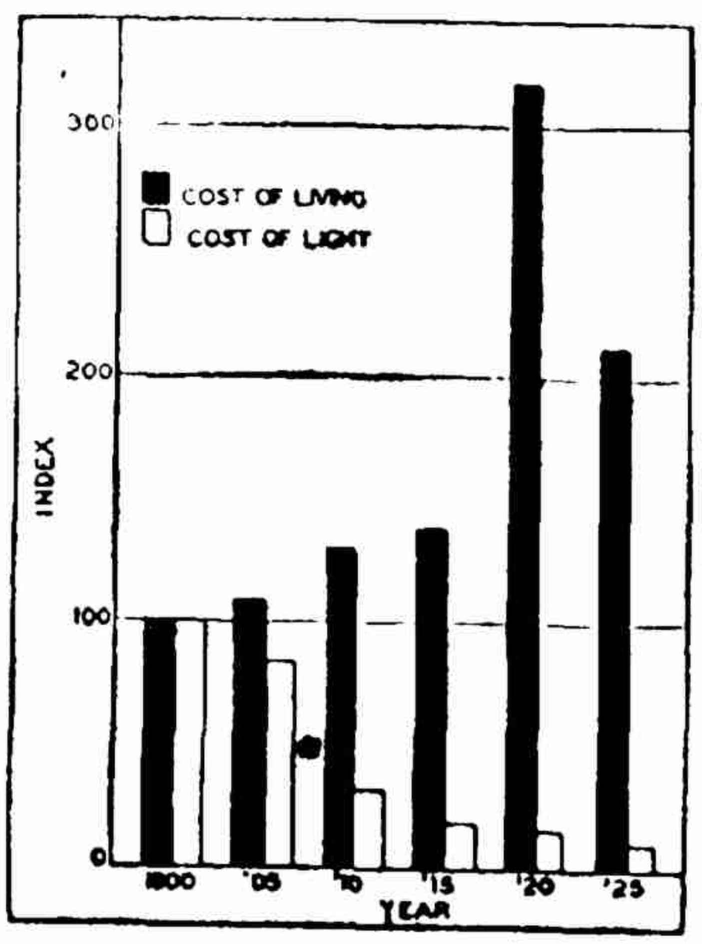
光明與文化

微知

人類的文化是和光明有密切的關係，文化的起源開始於火的發見。燃火點燈的方法愈良，人類的文化也愈加增進。在不遠以前，人們發光的方法，還不過燃點天然的燃燒物，或稍加人工而後燃點。但到了約半世紀以前，知道了電氣的利用；電氣在人類生活上佔了極重要的地位，落得一個電氣萬能的時代，於是發光方法，也大有改進，在今日，是誰都可以得到一種價廉物美，又可以隨意制御的燈火了；這於文化經濟上有很大的影響，無待我來詳說。

今日我們都可以使用電燈，而需要的電費，只不過佔生活費全部的極小部分。譬如每日作工八小時的勞動者，若其家使用電燈，所需要的電費，只不過和他勞動十分鐘的代價相當。但若追溯五十年前，便怎樣呢？那時如用煤氣燈，而欲得與現在電燈同樣的光明，他每日須有二小時半為煤氣燈而勞動；若用蠟燭而欲得與現在電燈同樣的光明，他就非俾晝作夜的勞動，決不能賺出這一筆點燭費了。由這個比例，我們可以知道現代的光照費用是怎樣的低廉啊。

光照費用，現在差不多還在步步減低，今以圖表示，如一九〇〇年的人們生活費和光照



費俱定為一〇〇，則每五年生活費的加增與光照費的減少，其比例正如圖中黑白粗線所示。這雖是美國的調査，在我國情形略有不同，不過終不致於有怎樣大差。

費用愈低廉，我們的利用也愈便利。但據科學家的意見，如果我們的視覺要使其達到最大效果，則光照方法，還須精益求精。因為光照方法的過程有如下式，即

黑暗→微光→較亮之光→適當之光

而我們現下的狀態，還不過達到第一個階段，即由黑暗至微光之程度罷了。現在我們已見慣了室外的自然光，所以我們的人工燈也須達到了室外日光的強，即其分量性質，分布狀態都能和日光相當，才達理想之域，才是適當之光。

日光之強，夏與冬異。夏季之日，照在地球表面之午，而平均起來，至少有五千呎燭光的強度。（即五千燭光的光源以一呎的距離所照之光度）強的地方，且有達到一萬呎燭光的。如果地球上現存二十萬萬的人類，均一分佈，即每人各占五百呎平方的地面，則若每人各以一千華脫（Watt）的電燈泡而欲使其所有五百呎平方的地面，都照得和日光所照一樣的強，那末，每人至少須有一百萬個的電燈泡。所以若欲以人類之力光照地面，使能與日光匹敵，在現在還等於痴人說夢，斷難實現。

你道太陽的燭光，究有多少，說來莫驚牠的燭光支數是一個三字下面再加上二十六個〇就是。若在地球上想得到這樣一個強的光源，須全地球二十萬萬人類，齊集一處，每人各持十萬萬隻的電燈，每燈須有十萬萬支的燭光。如果要造成這麼多的電燈，須得把現在全地球的電燈工廠，先設法使他的製造能力增加十萬萬倍，在後叫他們一起趕造一萬萬年，大約勉強可以就成。

其實我們又何必造到怎樣的強光，只要光照方法，能夠比現在更略略進一步，我們已儘夠受用了。因為光照方法若能更進一步，則各製造工廠的生產力，至少可以增加一成。各公司的利益，尤不可以數計。但這還不算什麼，更大的利益當是損害的減輕，和安全保障的增進。

人類避免危險，全賴於視覺。危險是隨時隨地潛伏着的。照美國人的統計，美國全國平均每分鐘至少有四人係遭不測之事而受傷。每小時至少有兩人致死。受傷致死的原因，大都由於光照不良的過失。據保險公司的計算，工場的不幸事變，共十分之二也是由於光照法的不當。又因光照的不良，美國全國無論何時，至少有十萬人不能工作。如能改良光照方法，而使此十萬人俱能工作，則其工作所獲，必百倍於改良光照所需之費。

就美國國內三十個大都市，詳細調查其在一九二三年夜間所發生的交通事故，知有三、二二三人死亡，其中五八〇人即約十分之二，就是由於道路光照方法的不良。又據某統計家說，因交通事故所發生的損害，每年約為十萬萬元。實當道路光照費年額的二倍。他如馬路上的犯罪事件，若能改善馬路的光照，必當有急劇的減少。

別的不說，單就為保護我們的視力而論，則優良的光照，也有非常的利益。如果方法改善則將來戴用眼鏡的人，決不致有像現在一般的多，可以斷言。

更足以惹起非常重大的結果的，則為心理的影響。在工廠中沒有正當的光亮，我們常感覺得心身均受壓迫。又如電燈不加燈罩，燈罩的位置不當，以及反射器具的惡劣等，都能使室內全體發生惡劣的情緒。因此種心理上的影響而起的經濟的損失，實在難以估值，有心人又怎能不加深切的注意呢？

因環境的變化而起反應，這是人類的通性。和煦的春日，我們終很感到愉快。於是工作能力也會驟然增進，大概晴天愉快之日，比之於陰慘雨雪之日，普通人作事能力的差數約為一〇〇與七五之比。惟人類性情，又喜變化，久晴望雨，久雨喜晴，以此而推，則家庭，工場，馬路，事務所等，如欲得到良好的光照，常須有時時變化的必要。

由是而言，則我們對於光照方法，常知有所注意了。有良好的光照，我們能以僅少的努力，獲得較多的成績，衛生的利益既大，心理上又能感到無窮的愉快。同時傷害率得以減少，亦即安全率可以增加。且我們人類的活動，大都由於視覺，而視覺又由於光，然則從任何方面來說，我們都希望有更進一步的光照方法啊。

此外光又有特別的刺戟作用。據某心理學家的研究，凡不用視覺而僅用手之觸覺的工單，當其在暗室所作，與在光明室而設法掩蔽其使目時所作，能力就有差別，大概後者比前者約能加多十分之一的工作。這個光的特別刺戟作用，也是我們所當注意的。

草木有知

微知

在本誌二十四卷十八號，我曾譯過一篇短文，題名花草有靈，作為補白。現在見日文雜誌上，有一篇記載，說得更為詳細，值得介紹，所以再為譯出，以實新語林欄。又以花草有靈這個題目，尚不能該括樹林在內，因特改題今名。

植物是否具有感覺，除少數的二三種外，其餘尚不能確知。但是近頃印度的一位物理學家，英國皇家學會的會員，波舍氏（Sir Jagadis Chunder Bose）經過種種有興趣的實驗，斷定一般植物，都有與人類同樣的感覺，所缺者祇有聽覺而已。

一般人，向來皆以為動植物主要的差別，就在感覺的有無。只有詩人詞客有時歌詠着花的情緒，樹之生命。但據波舍所說則以為詩人詞客之所詠歌者，大半均為事實。一切生物，不問其能動與否，其本質上，實完全同一，均持感覺。換句話說，即植物也會覺得疲勞，也會感受痛苦，能興奮，有憂鬱。又凡動物所具有的心臟，筋肉及其他各種作用，植物也無不具備。

波舍曾發刊十餘部的著作，公表他的研究實驗。書中所載各種實驗均不難一一覆試。正證亦可，反證亦可，均足以證明他的學說為不謬。在現在波舍確已使印度本國，在科學方面得與世界列國為伍。他在本國已與政治運動的甘地，著名詩人的泰戈耳齊名了。

波舍是七十年前生於南印度的農家。父母均係孟加拉人，父曾為教育長官，對於兒女的教育，非常嚴厲。兒女有所質問，他必詳細解答。波舍幼時曾築一小花壇，而以極巧妙之方法，引水灌注，在這時實已微微露出他一生事業的根苗了。

波舍畢業中學，即赴英倫，學醫於劍橋大學。以優等成績卒業，歸國後為加爾客塔國立大學的物理學教授。於是他的大才，逐漸顯露。三十五歲時以自己手製的機械，作今日所謂無線電電波的實驗，獲得成功。他的研究論文，當由皇家學會發刊，倫敦大學即贈他一個學位。

但是波舍在無線電學上的成功，寧可說是他以後關於植物生命的大發見的基礎。因為欲記錄植物的脈動，和複雜的神經反應，非有如他一般精密的實驗物理學家，是斷難成就的啊。

無線電實驗以後，波舍又着手金屬的電氣性質之研究。他見到種種的反應，——即金屬由於某種物質的刺戟能發生反應，好似具有生命一般。於是他又想到生物體，尤其是植物，另加以某種刺戟又使怎樣呢？隨即出外摘取七葉樹的嫩葉而加實驗，看他的反應，很為顯著，大喜過望，又至街頭，購得人參蕪菁，復加試驗，則其反應，也非常明顯。以後更返復試驗，均

有成效，乃於一九〇一年六月，發表其實驗於皇家學會。但是不幸，這所發表的，雖是向來很稱譽他的功績的科學家也多不予贊成；當時一位最有名的生理學家桑特遜，也曾對此問題有過研究，卒未成功，看了波舍的發表，說波舍已超越物理學的範圍而侵入生理學的領域，頗有非難的言論。皇家學會也不肯將波舍的報告文出版，而置之高閣。

這事可說是波舍一生最大的打擊了。波舍覺得要打破一般人的反對，除發明自記裝置，記錄出植物所能起的反應，別無他法。他遂向這一方面努力研究，約經歷二十年之久，發明很多有興味的自記裝置。

最初他所想到的，卽是所謂「電氣筆」。這筆能把植物的生長和其他種運動擴大幾百萬倍，而自行記錄。譬如一秒間植物伸長十萬分之一糎，則電氣筆所描出的，一秒間就能伸長十糎。所以有了電氣筆，那植物的伸縮情形，就易為我們所目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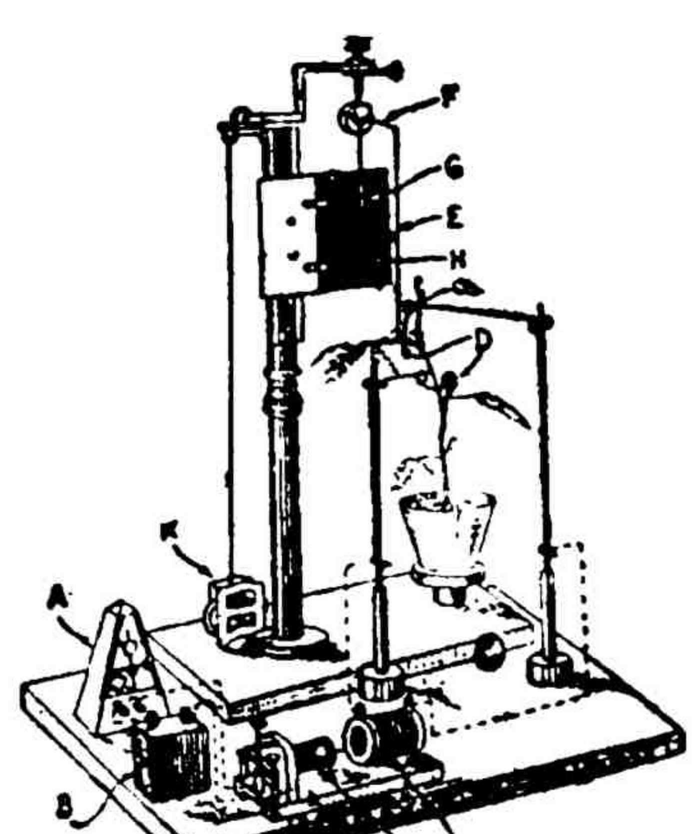
這樣一來，英國的科學家向來對他懷疑的，也就拜服了。於是波舍被人尊稱爲爵士（Sir），他的功業遂博得歐洲第一流學者的稱譽。

以上是波舍成就其大事業的經過，現在再把他的功績擇要述說於次。

（一）植物也有神經系統，能受取外界消息，而起反應。（二）牠也有像筋肉一般的東西，也有生活運動。（三）牠又具有似於觸覺之物，對於外物的接觸，以及天空之游雲，惡臭的氣體，均極敏感，只對於聲音，不能感覺。（四）也像人類一般，能對化學藥品及有毒物發生反應；牠會興奮，有疲勞，有消沉。（五）最有興味的，則在當植物將死之刹那，必現痙攣現象，放出多量的電氣而後死去。（六）植物在其脈動的細胞中，有與人類心臟作用相同之物，牠全賴此物吸上樹液，而流通於組織之中，所以無論怎樣高大的樹，都能從地下的樹根吸上水分，直至葉端為止。

波舍在其近著中有說：『凡最高等動物的生活現象，在植物生活之中，無一不可以顯示。所以動物與植物之間，實在決沒有本質的差異，所差異的只不過程度問題罷了。所謂動物，所謂植物只不過在唯一「實在」的大洋之中，形態不同的各個個體罷了。』

讀者聽了波舍的話，也許還要將信將疑，所以在這里，非更把波舍所發明的各種實驗裝置寫錄出來，不足以堅讀者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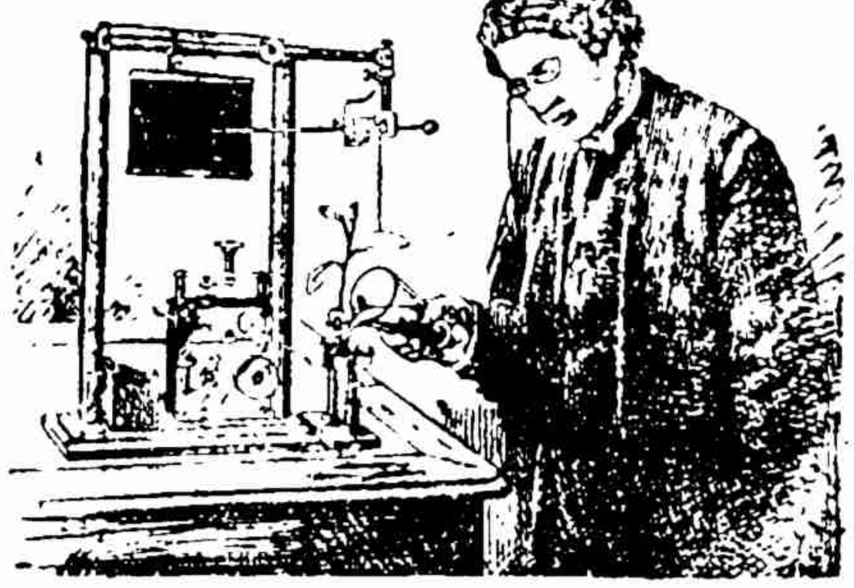


第一圖

波舍所發明的自記器械，第一種所謂「共鳴記錄器」（Resonant Record）的就是。這是用時計構造，以一定的時間間隔，加植物以電氣的打擊，而紀錄出植物所起反應的裝置。大略如第一圖所示，D之二點，為加電擊之處，電由a b c各誘導線圈供給，其強弱以a，b二線圈之位置調節之。又有調制器A，通B

蓄電器而連接於C線圈，藉此得以調節所給與電擊之時間間隔。植物之葉以絲線E連接F桿，故葉能傳達其反應於G之筆。G筆滑動於熏有煙煤之日玻璃板上，此玻璃板則由K之時計構造，以一定的速度而移動。

今若考察此裝置所紀錄的形態，則當最初給與電擊時，所紀錄者爲「之」字形的曲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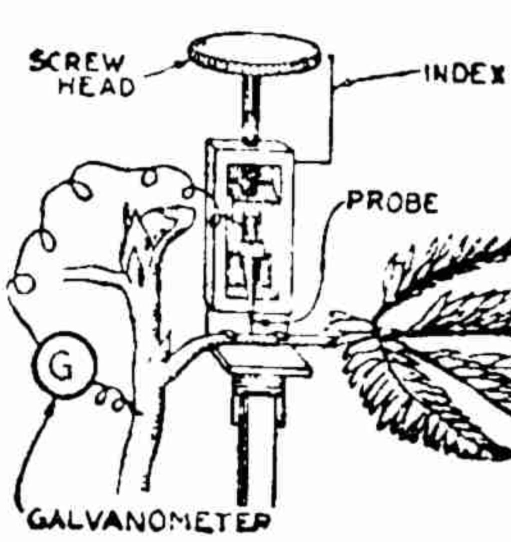


第二圖

但頃刻以後，雖仍繼續與以電擊，而電筆G已不復動；今暫停半小時，再行試驗，則復如最初一般，發現動作，這不是和動物的疲勞爲同一現象嗎？

其次爲紀錄植物對化學藥品反應的器械。如第三圖，以植物之小枝，插入試驗管中，同時注入化學藥品，則葉動，其動狀紀錄於黑煤玻璃片之上。

又次爲植物將死時能放電的試驗，譬如取大豆一粒，剖切爲二，試以電流計的二導線，連接其內外二面，則大豆的溫度逐漸增高，至華氏一百四十度，即失其生活力，此時注意電流計，則容易看出有很強的放電起於植物體之



第三圖

中；而其電壓之差，爲一・五弗打（Volt）。若用五百粒同樣之豆，直列（Series）接續，則可得數百弗打的電壓。

第三圖爲紀錄植物鼓動的裝置。此時電表與針配置如圖。針上附有極細密的分度盤，故刺人深淺的位置，易於明瞭。若針只接觸於植物體之表面，則電表絲毫不動，但若少許刺入，則電表即按一定的時間間隔而振動，其形狀正如人類心臟的鼓動。譬如某種植物，當針端刺入其皮下二十五分之一吋時，即開始微弱的電氣鼓動，刺入更深（較前兩倍深）則鼓動亦隨之增強，深至八分之一吋，則鼓動愈益劇烈，大約鼓動的細胞，就在此處。過此以往，雖再行刺入，而鼓動反減弱了。

尚有所謂磁氣測度計，也是很奇妙的器械。這是使植物生長的速度能爲人目見的方法。波氏利用槓杆作用，短的一邊固定於植物體上，而長的一端，使其磁化，藉其磁力以引動在旁之磁針，此磁針上更附以鏡，另以光源照於鏡上，使其反射於遠隔之尺度之上，於是植物的生長便擴大爲幾千萬倍而爲人目所能認辨了。

以上所述，極爲簡略，讀者如欲作更進一步之研究，請閱波氏著之 Collected Physical Papers，在此短文中恕不能詳述。

世界接吻的風尚

彭兆良

讀拿萊，拜輪及西方其餘諸偉大詩人的詩，時見關於接吻的吟咏，因此，頗想起談談世界接吻的風尚來了。

東西方有許多不同的風俗，接吻便爲其中之一。以一個暖熱的吻爲勝過其餘一切之性行爲這事實那居住在近東的阿剌伯人未始不懂得而且未始不熱贊着此中的趣味，但他們乃是歐化的東方人，其餘亞洲諸國如印度，中國，和日本就都不甚領略接吻的美了。

「一個最親暱的擁抱，倘不曾有吻的狂樂在其間，則祇給與心懷上以僵冷與不滿足而已。」——這是阿剌伯名著香園上的話。但歐洲及世界之重視接吻者，却並非以接吻專爲情愛的表示，此外，有用之爲宗教與世俗之禮節的。如耶教舊約上「沙龍曼之歌」即有講到接吻的一段：「讓他用口的無數之吻來吻着我吧。」即是一例。又如阿剌伯的宗教史上記着：『Jacob 吻他父親 Isaac；Joseph 吻他衆兄弟，他的子和父；Aaron 吻 Moses，而 Moses 乃更吻他的岳父 Jethro；SaMuel 當尊 Saul 爲王時，吻了他；Davia 吻 Jonathan 而更及其子 Absalam；Absalam 吻着一切來賓……』等事情，可見接吻在古代的宗教上爲一種如何隆重的教儀了。後世的基督教徒尤重視接吻，因而發生如吻牧師之手與教皇之足等陋習來。查里里德作修道院與家庭上曾推原這些怪俗的發端，而歸結於東方異教徒所傳入，他說：



他的嬌兒子是荷佛和斯密斯

「吻神像和教皇的足趾乃從東方異教傳入的。蓋埃及從亞塞林傳入，希臘從埃及輸進，而我們是從羅馬得來的，那裏最高牧師的足趾曾爲皇帝所吻着。且在紀元前一千年已有 Druid 吻那最高牧師之足趾的事情出現了。」

如這樣的禮俗，在歐洲甚爲風行。今拿英國來說吧。古代的皇，后，效耶穌爲其徒洗足的故事；俗有聚諸丐而洗其足之舉。那位萬乘之尊的君或后依其年齡之數，以吻這些乞丐的足。受其吻者所得之賞賜名曰 Maundy；行禮這天則名 Maundy-thursday。伊麗沙白女王三十九歲時，詹姆司二世四十八歲時（一七三一）和吳爾塞王五十九歲時（一五三〇）均舉行過這些禮節，而後者給每個被吻者以十二便士和三「伊爾」（尺度名，合四十五英吋）作襯衣的帆布，一

雙新靴，一簡紅的鯡魚，及二條白魚以爲「賞賜。」

接吻的開始，雖無論怎樣的久，牠在世界上的發現，還比較是近代的事。在雅里安（Aryan）和色米忒（Semite）的古代，接吻之風，鮮爲流行，荷馬書中不知有親吻一回事。又在開爾底（Celtic）語言中，亦無『親吻』一字，此字蓋從臘丁 "Pad" 借來的。近世世界上不知道接吻的大都爲野蠻人種：如非洲的黑種人，美洲大部分幾尼亞的印提安人，馬來人等都是不知親吻的。反之，被認爲文化較高的歐洲，除勒普蘭（Lapland）一國外，其餘則未有不盛行此風的，而且他們更自詡這是文明的表現。如中古期的一個歌謠上說：一位牧女記起她的愛人，來去對於她都不親吻，即用以決定這是一個賤役而不是她的 Lord 了。現在且來談談世界各文明國接吻的風尚。

各國對於接吻的狂熱，到今似乎並未減退，雖美國的醫學會曾經警告過接吻有礙衛生，不宜沿用，但這警鐘似乎並不足以警醒各國的迷夢。在昔歐洲農奴時代，接吻本用爲敬上的一種禮制。Pling 詼諧的說：『吻女人的風尚是始於羅馬，那裏因爲丈夫用以試探妻的曾否飲酒。』這話雖近滑稽，但按諸習俗，亦似有理。因爲在許多地方，確乎妻子的嘴祇許丈夫來吻，如法國便是一例。法國尤其是未結婚的女郎，她的紅唇須留待丈夫去吻，倘一旦失愼，便貽終生不磨之玷了。

蘇俄在日本的搗亂



『站着，你從什麼地方來？』

『啊唷！那裏來呀？……我……從義軍會議來呢。』

俄國對於接吻是漫無禁止的——每人對於任何人都可自由地行其吻禮。當大革命前，街上那些最窮苦的農民，遇着一位高貴的人，口中輒喊：『耶穌降臨了！』而那答語則輒爲：『耶穌誠然是降臨，』接着便是啜啜的吻聲。

挪威逆旅中的女主人，對於旅客例有接吻之俗。那位良善的婦人，先爲旅客陳設好被褥，諸事安排停妥了，於是乃在旅客的嘴上，親一個響澈的吻，以祝其旅安。這種吻，不消說，有時令人煩惱，有時也令人怡快。此俗芬蘭也有的，不過以牠於道德上有所牴牾，終爲人所厭棄了。

英國接吻的習禮，相傳是 Hengist 的美麗的女兒 Rowena 所引進的。那位美麗的公主在 Vortgiern 王所設的宴席上，給那愉快的君主以口的親吻，這實開英國接吻之端。Edward 四世時，行客在相見或告別時，例與家中女子或旅舍中女主人行接吻禮。迨一四九七年 Enasmus 時代接吻乃更浸盛一時。當時王的訓話是這樣的：

——倘你要往任何地方去，你必須受衆

人的吻禮，而你亦須以吻禮相還。有民衆來拜望你，你第一件事所須注意的便是接吻——你須對他們吻着，吻着，在任何地方，你不能忘記這接吻的。看呵，吻是如何的溫潤，如何的甜香呵！爲我的緣故，你不但行之十年，且須終生佩之不忘呢。』

北美合衆國的文化，本從舊大陸襲來，所以接吻也還保存其遺風，但近年來則闢頗加以限制了。在律吻人之妻，得科重刑。又如吻一女郎而未得其同意，在法該女郎得要求賠償其損失，這些賠償金視地方而異其值。如在費拉特爾費亞爲七百五十金元，紐約爲二千五百金元，紐瑞塞 New Jersey 則祇爲一元有幾而已。同時對於接吻，醫學會曾發過通告，警戒其此習的危險，據該會考查所得，說：從一位平常男女口上，一接觸可有十萬個細菌傳染着各種險症如赤痢，風寒，梅毒，瘡癬等都可從接吻而傳染。尤其受害的是小孩。他們體衰力弱，即爲父母的在其口上接吻，也很足以致患的，所以除小孩的面頰外，絕對不許人親吻。而一般女子，在昔所視爲「吃糖」般甜蜜的接吻之風，至是也稍殺了。

老鼠是人類的大敵

遂初

法國佛立尼氏（Henri de Varigny）最近在巴黎現代科學雜誌上發表一篇論撲滅老鼠的文字，內容詳述丹麥撲滅鼠類的經過，以及殺鼠的方法，十分精警有趣，爰爲迻譯如下。開頭他就說老鼠擾亂了世界的和平，牠們不僅毀壞極多的人類的食料，同時還散播着許多致命的病菌。但我們不能因此怨尤老鼠，歸根結底，我們應當責備自己，不應繼續地將食物與棲所來供給牠們。換句話說，我們是姑息養奸，我們是自召滅亡。若我們果能堅決斷絕此兩項的供給，待以時日，鼠類一定會滅種的。這件事在丹麥已施諸實行，不但是成效卓著，即施行的方法亦是很簡便的。佛氏鄭重地說：「在和平時應預備戰爭，切不可等疫病到來驅使我們前進，那時已經是嫌遲了。現在我們大規模地向老鼠進攻的時機到了。」

「在過去的二世紀中，因商運的發達牠們經越海洋而侵入一切我們的港埠；牠們很快地在各市鄉蕃植勢力，牠們侵食我們裝在船艙中的穀類；牠們攻襲我們田地中的收穫。牠們不但蹂躪我們的農業，商業和實業，并且還播植和散佈鼠疫，旋毛蟲病，恐水病和其他疫症。」

「總之，牠們在同時擊破了我們的錢袋和衛生。卡爾曼德（Calmette）說得好，這樣重大的傷害無怪要引起人們的報復行爲了。但因鼠類的靈捷，狡黠，和善於生產，人們却不容易一網打盡牠們。最好的方法是組織一個國際團體，集合全世界人民的力量來撲滅此跳梁小醜。」

「這個計劃後來是實現了，在一九〇二年有一個「國際滅鼠會」在丹麥宣告成立。他們研究滅鼠的方法，向世人竭力宣傳滅鼠的重要，頗著成效。洎乎歐戰爆發，諸國無暇及此，

於是鼠類又得乘機大施活動了。

「老鼠對於農業的破壞，至爲可驚。據比較病理學會的迦伯列潑底（Gabriel Petit）君告訴我們，在大戰發生以前，美國農業每年因老鼠的騷擾而受損的金錢達十萬萬元；法國達二萬萬法郎；英國佔一千五百萬金鎊；德國則有二萬萬馬克。在今日，法國的農民因老鼠而發生的損失亦年達一千萬金法郎。牠們尚不以此爲滿足，牠們除蹂躪食料外，更攻襲倉廩，貨棧以及住屋中的棉織物，地毯及其他什物。牠們又能嚙破木質甚至鉛質的東西，如地板，牆壁，鉛皮等物，進一步，即據以爲棲居的巢穴。

「就衛生方面說，老鼠是一種傳染疫病的寄生動物，牠的病菌最爲兇惡，其播布亦比任何蟲類爲快。老鼠好像一座蓄水池，牠源源地放出許多蚤虱到人身上播布病菌，破壞人體的組織。其實說一句，老鼠倒是最早的被犧牲者，蚤虱先咬了老鼠，然後再從鼠體移殖到人身。最可怕的便是死鼠了，牠們往往是造成鼠疫的來源。」

現在我們要講一講丹麥的滅鼠運動了，牠們的方法是有順序而聰明。幷不要化多量的錢，也幷不是疫病發生以後的救濟運動，不過是一種永久的防止方法而已。其主要方法是先由人民組織一個大規模的滅鼠會，訂立有系統的捕鼠規章，共同遵守。一方面幷由政府通過法律，獎勵捕鼠出力者，同時對於弃髦法令者加以相當的處罰。此法律自於一九〇七年實施後，三年中，老鼠之被捕殺者幾有三百萬隻之多。但當鼠類逐漸減少後，一般捕鼠者的熱情亦隨而減低了。

鼠性善疑，而富於辨別力；且在陷於危險時，能用暗示警告他鼠遠走，故捕捉頗感困難。爲避免此種困難計，使有拜耳（L. Bahr）發明一種新武器「拉錠」（Ratin），是一種黴菌培養物。「拉錠」含有極強烈的毒素，老鼠服後，二十四點鐘內必死，較之用其他毒物能延長老鼠生命至八九日者勝多多了。且此種物質毫無流弊，老鼠死亡雖多，但對於人類及家畜絕不會發生不良的影響。

據迦伯列潑底的調查，在一九二一年，丹麥的十萬村戶中倒有半數以上是被鼠類侵擾的。但在「拉錠法」實施後的第一年末，這個數目便突然銳跌，各地竟有減至百分之十，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一的。這種殺鼠法在德國亦已實行，有許多城市因施用此法，老鼠中毒死的達百分之九十四至九十八的數目。

但是餘剩下來的老鼠是怎樣呢？牠們還是很快地生殖小鼠，這樣，二三年後豈不是死灰將復燃嗎。在一九一四年召集的哥本哈琴會議便是爲討論殲滅餘鼠問題的。但不旋踵而歐戰爆發，這個問題便無形擱置了。現在時移境遷，各國人士又紛紛注集目光於此問題，第二次滅鼠會議即將於數月內在巴黎舉行了。

庫末爾（Foreau de Courmelles）說老鼠在城市區域是比較的多，因爲那裏的食物也是格外豐富的緣故。當僕歐的，他們大都憎惡食餘下來的殘肴，照例的把剩餘的菜蔬傾棄在一個汚穢的桶裏。於是每天晚上，老鼠

可以得到一頓雜碎的和豐富的嘉宴

在法國微關(Vichy)地方有一條法律是專為解決這個問題的，那條法律規定凡傾棄殘存的桶子都必須謹慎地蓋好，這樣方能斷絕鼠類的覬覦。在大戰時，鼠類常離棄已經撤空了的村鎮，因那裏已沒有東西可以供牠們果腹了。這一點倒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無論什麼舉動，祇要能使鼠類稍感困難的，我們都應努力去做。據佛利尼氏的意思每個村鎮的鼠類至少是和人類的數目相埒，如果不講究衛生，前者還要超過後者的數目咧。

因鼠類的猖獗引起了我們養貓的問題。在哈佛爾有許多船隻豢養貍奴的，都已證明牠們對於捕鼠是確具卓效的。貍奴有銳敏的目光，靈捷的嗅覺，和犀利的腳爪，這些都是殲滅鼠類的利器。牠們確是人類捕鼠的最好的幫手，而值得我們養育的。現在新式的船隻已有裝避鼠器者，不過他們僅注重於貨物的安全，乘客的健康他們是不措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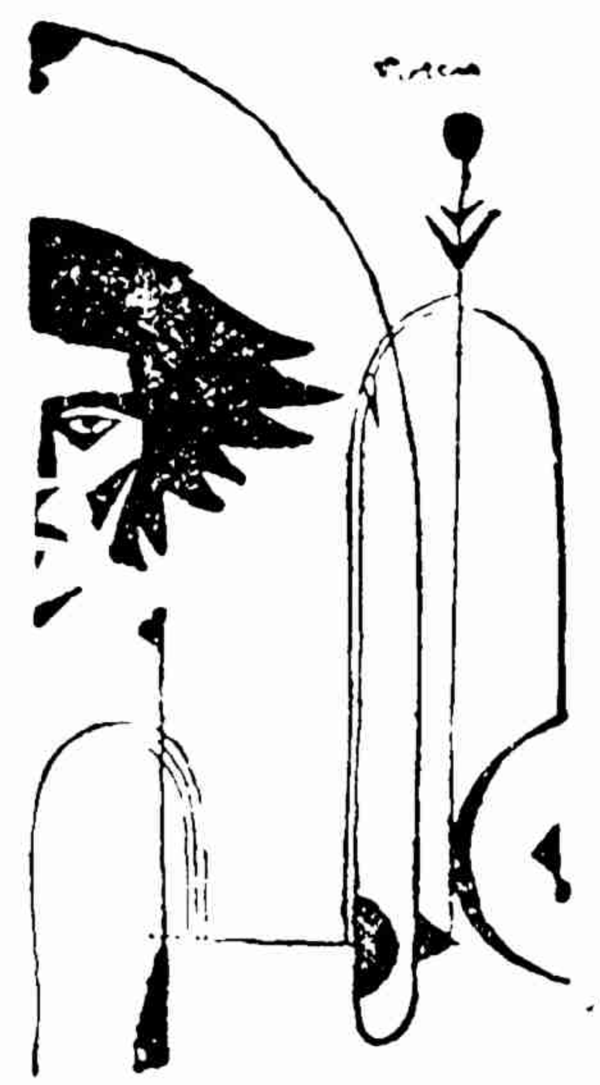
普通船隻泊岸時，大抵用纜索將船繫住在石岸上，這種纜索便是鼠類藉以登岸的唯一途徑。現在有一種方法可使船鼠不能再緣纜上陸，這種方法極簡便易行，僅須在纜索上套上數個圓形的隔離物，無論是金屬物製或木製均可，總使船鼠不能再越此而過。數年前，倫敦市政局特頒章程，嚴令各船均用此器，不然則處以五鎊以下之罰金。此種方法各國若能仿行，那麼船鼠自無從瀾迹陸地了。

鼠類的捕取是不是一種最適當的方法，這還是一個待決的問題。巴黎曾舉行一次鼠類大清除，在五六日後，全境的鼠類似乎已完全殲滅了。但經過詳密考察後，才發現牠們的大隊已遷移到布基佛爾(Bougival)地方了。

用含氮苦味酸(Chloropicrin)來殺鼠是十分靈驗的。牠還有一種特別好處，就是能將寄生在鼠身上的蚤蝨更快地殺死。這是十分重要的。因疫病之發生，其原因固由於鼠類之作祟，但鼠蝨却是傳染病菌的媒介。鼠蝨不除，禍根從此便隱伏下了。

鼠在西土是一種輸入品，這點羅馬人是不知道的。在基督紀元初年最初發見的有一種黑鼠，牠們散布病菌，造成了中世紀時代的恐怖。灰鼠的蹤跡直到十八世紀才有發見；像黑鼠一樣，也是從亞細亞洲移殖而來的。這些後來的移民較諸前者更為強悍，牠們排斥灰鼠，而將繁盛的城市列入自己的勢力範圍。

鼠類的生殖力是非常可驚的。一對灰鼠在一年中竟能生產八百至九百隻小鼠之多，經過四個月後，牠們即已長成如大鼠了。一切鼠類都十分狡黠，善於趨避危險，人類欲捕捉牠們，頗非容易。但撲滅鼠類，亦非絕不可能的事。我們可先從組織捕鼠團體入手，官民協力，積極提倡滅鼠運動。滅鼠方法則採取丹麥實驗有效的「拉錠法」，同時更督促建築師根本的鏟除鼠類的巢穴，警告一般居民毋再供給鼠類以食料。這樣，若能始終不懈的幹下去，鼠類雖狡黠，亦將無噍類了。



Château-Thierry 通信

為容

魯星：

今晨起來搴起窗帷一望，山麓河原，一白無際——原來昨夜下了一場大雪。遠處雪裏農家細細地抽出幾縷炊煙；短垣下幾個孩子在擲雪球；看到窗下紅梅，我想起薛家的寶琴來了。你知道，這並不是指的紅樓夢裏那個，我是說我們武大的同班 Miss 蔣。

你問我為甚麼恁些時不寫信，沒別的，我被幾個女人絆住了，歡喜一陣，苦惱一陣，毫無心腸提筆，並沒有更重要的理由。

現在趁着雪天，不能出門，又沒個朋友來過訪，我們從頭說起吧。好在我的行裝已經整就，只等晚上十點欠五分的快車回巴黎去。

* * * * *

現在該說去年了。

去年十一月十五我到 Château-Thierry 來，聽說這兒有個公學名 College Jean de la Fontaine 的每月只須繳一百九十佛郎，因為我的錢借給朋友回國去了，我便想借此權做個便宜的客棧。到校之後，校長把我安置在屋頂間裏。一夜過來，我就病了。身下一床草荐，身上兩床棉毯，此地又冷，屋裏又沒個火爐，我本不大健康，怎麼吃得住呢？於是我決意遷到校外住。

一連尋了幾天，終歸白跑，這座八千人家的小城竟少有閒屋出賃。因而我便問到每個咖啡店裏。

還記得是二十二日的向晚，我和安徽章君及公學學監 Robert Bisset 君到一家咖啡店（Café de la Comédie）裏去打彈子。掌櫃的叫做 Rene 的喝醉了正和他的女僕鬧膈肢。從飯廳裏出來一位老年人，說：『正事不做，又在那兒貓遞爪了。』女僕才低頭進去。

這位老年人和我答起話來。她問『是這位先生要房子嗎？』我說：『是。』她說：『如果不嫌遠，我們山上還有一間閒房，可以去看看，不合意也不打緊。』

十分鐘後我們便到山上了。

這是一幢新修葺過的小樓，座落在蘇也松路八十四號（84, Ave-

nue de Loissons）。樓上有三間臥房，樓下一間客廳，一間飯堂，一間廚房，廚房和飯堂之間是走道。樓前是小花園，右首是一個養家禽的院子這時花園裏除掉一叢殘菊還在傲霜外，其餘草木都不着花了。

我選定那間小房，房裏一張合歡床，兩架衣廚，一張夜用几（table de nuit），一把椅子，一個書桌。我最合意的，是那扇四開的玻窗，整整的佔了一面牆。只消把窗帷一搴，便可看見 Marne 河繞山脚流過，河上小橋，夾岸的篠懸木，河灣的農場，令人不自覺的便自以為是山中高士。記得我們旅行廬山時，黃龍寺道中看見租界上外人的別墅，季莊說：『真想一頭鑽進去住他一輩子。』魯星，假使她此時再來訪我，她一定要說：『不為尋什也留住，那知此地是君家』了。

同來的章君也看中了這兒，教我商量房東把隔壁的那間大房租給他住。房東躊躇了一下，說是不為別的，她有個甥女，不時來瞧她，這間房便是為她留的。我說：『如果令甥女不常來，而來了又住不久時，我們臨時讓出一張舖來，也沒甚麼要緊。』她又考量個一忽兒，這才答應了。

第二天我們便上房子了。我一人睡在這張合歡床上，不免起了些冥想。

* * * * *

上房子那天，女房東便把我們介紹給她的丈夫 Reyt 君，這是一位忠厚老人。說起來和我們海州北門街開雜貨店的張老頭兒差不多，一樣的會享怕老婆的福。他沒讀過甚麼書，每天只吸煙看報，看過了便和人談論報紙上記載的新聞，也間或下幾句他自以為有理的批評。尤其樂道的是一些趣新聞，他的一句老話是：『自從大戰以後，甚麼都不像從前了。』

至於 Reyt 夫人呢，她別無所長，只做得一手好飯。成天說她乾炸魚和紅燒兔子的心得。再時常談起的，就是她甥女。從她口中描繪出來的是一個二十一歲的農家女，有我這們高，沒剪頭髮，挽着雙髻，好說話，一說一笑，會甜言蜜語的哄人，也會惹人生氣。說來有史湘雲的風味，只不知道會不會做詩。

閒着我常幻想：這個女孩子一定多情，又愛性情溫柔的人，假如我們談得來時，定會成一對情侶。有些時把這個意見說給章君，章君總是笑而不答，或至多說一句『理想者事實之母也』討我的歡喜。

記得是星期三那天，晚飯後從公學回來，走道裏很黑，我碰着了一輛脚踏車。飯廳裏笑語諠譁，只辨得出房東兩口兒的聲音。其餘的，似乎有年輕的男子和幾個女人。魯星，我說這話，你一定想得到我在走道裏偷聽了一忽兒。

上得樓來章君拍手笑迎，說是我的理想實現了，我立時便猜到房東的甥女身上。故意裝做不懂，請他明說。他說：『房東的甥女到了。』我又故作不信（其實我早已相信了）連說：『不要哄我。』章君微笑，做出哄人的樣子，以增我的疑惑。

我捻滅了燈，坐在床上凝想。聽見送客，又聽見女孩子說『再會』的

聲音。聽見有人上樓，又聽見下樓。我又擰開燈，拿起一本趙存譯的玉笛來看，看到「吳宮女」這篇，眼前便現出一個式微後宮闈的內景……不知怎們又想到飯廳裏輕年男子的聲音來。是她的丈夫嗎？如果她有丈夫，房東也會提及的。是她的情人嗎？不，不會吧！還有別的女人說話呢，就不會是別個的情人嗎？伶星，你是明白人，我總是向她沒有情人處着想。

第二次捻滅了燈，路燈穿過窗帷一條條的照在天花板上。後來我便睡着了。

* * * * *

清晨起來我正在外間裏洗臉，房門開處，出來一個女孩子，揉着睡眼，赤了一雙脚，她說了「早安，先生」之後便兩級一步的跑下樓去。

我穿衣下樓，在飯廳門上敲了兩下。「進來，」裏面答應。我開了門，說：「早安，夫人！小姐！」

「Chao 先生起來了，我還沒去買奶呢！」房東說。因為每天早晨是房東預備我的早點。

「我去。」女孩子說。她拿起水鐵罐，穿起木屐，便跑了出去。

這時房東告訴我這便是她的甥女，叫做 Lucienne Riffard（後簡稱L.）的。她是昨天上午到的，在咖啡館裏一天，晚上才上來。她很好奇的想見見我，因為她向來沒見過一個中國人。雖然昨晚上見過章君，但是他不會說話，有如坐對一張畫像一樣。房東又說她丈夫昨晚到咖啡館去睡了。她和她甥女同床，她們在等我到十點鐘。我始終沒有下樓。她們見窗上沒有亮，心想大概是睡了，她們也上樓睡去……話未說完，她甥女買奶回來了，我便說：「如果你受了風吹，這便是我的不是了。」

「安心，」她說，「我比一條牛還壯。」於是房東替我們介紹了姓名，我們握手。

吃早點之頃，房東又說了些恭維我的話。她說她不懂得，只是聽她丈夫講，我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我知道巴黎的街道，我還常在第二劇院看戲，我又會跳 Charleston。

「你要是個有學問的人，我便不敢同你說話了。」L. 說。

「天啊！你不同我說話，我的學問還有長進麼？小姐！」我笑着答她。她把兩肩一聳，意思是：請別笑話我吧！

從她嚼着麵包的嘴裏聽話，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大致是她家住在 Ville-en-Tardenois，離這兒有四十法里。來時，先坐公車，後坐火車。她家是個大農家，養了三百頭牛，有馬，還有羊，還有家禽。家裏有她母親，父親六年前在野裏被雷擊死了。哥哥二十五歲，還未娶親，也沒有情人。冬天事少，家裏只用兩個長工，兩個女工。夏天，她也不閒着，多半是趕着一羣羊到附近的山林去。「其實狗比我有用些，」她又說了，「我總是帶着幾件衣服到山澗去洗，不則在青草窩裏睡覺，狠偷了羊去我還不知道呢！」

「你也唱得幾首牧歌麼？」我問。

她搖搖頭表示不會，隨着哼道：

Car si me chanson je la connais,

Je suis pas dire en Japonais

我接着唱：

Adieu, ma Clematite

Je vais regagner Pékin bien vite

Je suis sûr que là-bas ça ira,

Pour dire cette Chanson-la……

我唱着，拾起書包點了點頭，說聲『再會，』出來把門反關上。走到天井裏，還聽見屋裏的笑聲。L.又在玻窗上敲了兩下，我送給她一個飛吻。其實星期四公學裏沒有課，不過我歡喜在講堂上看書，那兒有熱水管。這天下午勉强着看了幾點鐘書，心總是跳跳的想回去。憑良心說，這天晚飯有些吃不下去。丟了碗便跑回來了。上山的時候，出了一身汗，大概是走的太快了一點。

『到這晚才回來！』L.第一個問。

『看吧，不見你她便無聊了！』她舅母笑着說。

『O！今天鐘走的格外慢！』我故張聲勢。

『何以故？』L.問。

『因為沒有你在跟前！』我答。

『看他，在那兒學來的一些哄人的曲子！』章君坐在旁邊做出個懂得的樣子。

今兒晚上這齣戲硬逼出我和L.做主角，她舅母做小丑，章君算是北京人看廣東戲。

房東從麻袋裏捧出一捧胡桃來，說：『吃，孩子們！』我檢兩個握在右手裏用左手一拍，立時便破了一個。L.也照樣一來，沒有成功，再一下，手疼了。她央告我替她剝。我說『可以，但須允我把桃仁送到你口裏。』她點了點頭。

這樣一頭吃，一頭談。她問我家裏有甚麼人。我說父母在堂，女人四年前死了，留下兩個孩子。她問孩子誰照應，我說有乳母。她問乳母照拂得周到嗎，我說總沒有有娘時那樣好，然而這也是無法的事。她又替兩個孩子的命運嗟嘆了一回。這後她又問：『你到法國幾年了？』我說：『剛剛十三個月。』她又問『未到此地以前你在那兒？』我說：『從馬賽到蒙伯里野(Montpellier)，最初兩個月在 The Berlitz School of languages 學會話，後來又從 Marcelle Cazalan 小姐學文法，馬逸谷(M. Manival) 律師替我改作文，更結識了一些住在 Villa Florida 的農業學堂的校外生。九個月後便到了巴黎。在巴黎沒做甚麼正經事，無非是聽戲，跳舞，下咖啡館。為避去這羈難的生活，才到 Château-Thierry 來。』

『這兒又沒個大學，那們，你來做甚麼呢？』她問。

『為的要認識你。』我答。

『滑頭！你怎們知道此地有個我？』

『上帝的指示。』

『怪哉！上帝不娶女人，偏好做媒。』

正在熱鬧中間，看廣東戲的北京人上樓去了，做丑的舅母早伏在桌上打起鼾來。

這時她又醒了，說『孩子們，睡吧！』

『都在等你呢！』她甥女說。

她沒回言又睡着了。

『聽！我們就讓做過了什麼事，她還不知道呢！』我說。

『做甚麼事？』L.假發氣的問。

『你說呢？』

『我不說這種沒出息的話。』

『好，好，我說錯了，罰我跪在你床前頭。』

『跪一天。』L.忍住笑說。

『我不願白天跪。』

『那就跪一夜好了！』她舅母似乎在說囈語。

『○○！她並沒睡着！』我們兩個都笑了。笑時我捏了捏她的大腿。

* * * * *

星期五逢集，咖啡館裏很忙，所以她娘兒倆趕早便下去了，直到晚上才回來。這是章君告訴我的。

晚上回來，一推開飯廳的門，電燈底下，房東，L.，章君，還有位四十來歲的婦人，圍桌而坐，剝着胡桃。這婦人本在高談闊論，一見我便不做聲了。房東介紹說『這是 Coquelet 夫人，(後減稱C.夫人)今天從Coincy來。』

我們握手，對坐剝胡桃。

『接着說，夫人！』我向C.夫人說。

C.夫人向L.丟一眼，L.也回丟一眼，兩人都笑起來。

『她有些不好意思說了，正在拉村。』L.說。

『還怕我嗎？我是小孩子。』我說。

『說！』房東拍着C.夫人的肩頭。

於是C.夫人的話匣子又開了，直到房東在睡椅上睡醒兩覺還不歇。在房東打盹的當兒，C.夫人伏着她的膝蓋搖了幾次叫她答話，她含糊地唯，否。甚至於C.夫人故意說『你說，你現在還上不上年輕時的火？』她說：『上！』引得我們譁笑。

本來C.夫人是「拉」的牧師「村」。他說：『我是天主教徒，但不是個好教徒，我從不到教堂裏去。』她說：『這些牧師是男子，畢竟是男子，也該和其他男子一樣歡喜那們回事。不許他們娶女人，自然免不了一些笑話。就我所知的，我們那兒附近教堂的人家除了我外，很少不同牧師睡覺的……』

『除了你？我有些不相信。』L.說。

「不相信你去問問我們的牧師」C.夫人答。

「要是牧師肯說人家使不同他們睡了。」L.這一箭正射在把子的紅心上。

隨後C.夫人又說了一段善女人們左省右省積蓄了錢送給牧師用的故事，以及一個年輕的牧師把手擱在她長統絲襪上部的那一晚，……除了章君和睡着的房東外，我和L.簡直笑出淚來。

這晚上我睡在章君房裏，我的床讓給C.夫人和L.睡。她們倆談笑不歇，房東在隔壁房裏吵了三次，然後她們才放低聲音說話。隱隱聽得：

「我睡不着。」C.夫人的聲音。

「到隔壁房裏去睡。」這是L.。

「我們都去。」C.夫人答。

撻扯的聲音，打的聲音，笑的聲音。

房東又敲着牆警戒她們。

* * * * *

我忘記和你說了，章君才到法國沒有好久，因為聽不懂課，想請一個人專門教他。我說，找女人最好，因為女人的發音清朗易懂。

我託了房東，房東介紹了Tasserit夫人。（後減稱T.夫人）

這是位四十來歲的女人，頭髮頒白了，又不斷地流鼻涕，看來是個窮酸像。我們有五分鐘的談話，我便知她不懂甚麼，連V. Hugo的秋葉(Feuilles d'Qutonne)還沒讀過，其他可想了。不過既然房東介紹了來便權且試讀幾點鐘，講明每點鐘五佛郎，每星期一，三，五，六下午兩點到三點的課。

星期三她沒來，說是病了。星期四來補課。就是這天她和房東說了一點多鐘的話，還哭。章君看那情形，說是她們之間怕有了甚麼變化。

星期六這天下午我沒到公學去，L.約我上樓看T.夫人教書。我們上來，一個站在章君面前，一個躲在T.夫人背後。她教一個字，我們便拿這字編一句笑話來打鬧。T.夫人說『孩子們，人家花了錢的時間是可寶貴的。』於是一隻手提一個，把我們送到隔壁房間來，呀的一聲門關了。

我們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亂翻各書中的插畫。翻到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時，我便是Armand，她便是Marguerite；翻到瑪儂(Manon Lescaut)時，我便是M. des Grieux，她便是Manon；等到把我比作Albert把她比作Charlotte的時候，我的手是繞過她背後，從脅下伸出來翻着這本Goethe的名著的。

我猛地吻了她一下，她站起來就跑，我以為她生氣了，乃她下了幾級樓梯，又回頭一笑。

「喂！三點半送C.夫人上車，你去麼？」她問。

我點點頭表示去。

聽她開飯廳的門，聽她問：「Chao君要送你上車，允許他嗎？」

「自然！」C.夫人說。

我想：「小妮子到會送人情。」

T.夫人在房門口招我，說是我們這兒太冷，要求章君到她家去上課，為認識這條路起見，請我和章君現在到她家去吃一杯咖啡。我說三點半要送C.夫人上車，她沉吟了一下，說：『恰好我家便住在車站下面，回頭我們站上遇吧！』我便答應了。

三點十五分的當兒，我和C.夫人，L.小姐便在路上了。

『孩子們，兩個人送我走，不要三個人回來。』C.夫人說。

『你狗嘴裏還吐得出象牙？』L.把她老遠的一推。

我仍然莫明其妙，直至C.夫人在L.肚子上量了一下，我才明白應當朝這上頭想。

到站時車還沒到，我們便在當爵椅上坐下。

『等着接到我的信，約了日期，你和（Chao君到我家來玩。』C.夫人向L.說。

L.未答她，正注意到左首那位太太的帽子。

『心呢？』C.夫人用力在她耳邊上說。

她仍然不理，只唱着：

Le Cœur est un oiseau léger

Un rien peut le faire envoler……

站上的人都回頭向我們看，我掩了她的嘴。

C.夫人走後，我們在站外遇見了T.夫人和章君，便一齊到T.夫人家來。

T.夫人住在公園路十四號（14, Rue du Parc）二層樓上，進得門來，T.夫人把我們讓在廚房兼飯廳又兼客堂的一間屋裏，因為沒處掛大衣，我們便不脫，把帽子拿在手裏。

這時屋裏只一個輕年工人坐在那兒看報，T.夫人介紹說這是她的丈夫。（後減稱T.君。）我當時便詫異他們年齡相差太遠，後來L.告訴我說：『據說T.君比他夫人小十三歲。』一會兒T.夫人的兩個小兒回來了，一個叫Paul，一個叫Arthur，兩個孩子的臉龐身高都差不多少，說是孿生。

一會兒她的女兒回來了，穿着灰布工衣，一雙藍呢輭鞋。T夫人介紹說：『我的女兒鶴乃（Renée Dou[illegible]）。』我話到嘴頭又嚥了下去。怎麼她媽媽姓Tasserit，姑娘姓Doucé呢？後來L.解釋給我聽，說T.夫人是再醮，被離過婚的，鶴乃是前夫的女兒。這在我們中國，鶴乃要算是拖油瓶了。

鶴乃問我叫甚麼，我說叫做Lucien。

『也同我們這邊一樣。』她說。

『O！不！我叫做Lucien是因為她叫做Lucienne。』我指着L.。

回頭，T.夫人拿出手織的絨帽給L.看。L.看中了，也想買絨託她打一頂。為要買到同樣的絨，便約定下星期一和鶴乃同到那家店去買。鶴乃帶睬不睬的哼了一聲。

『咖啡冷了。』我說。故意提回L.的注意。

歸路上，L.說：「不圖T夫人有恁們個好看的女兒！」

「你覺得？」我帶着不信任的口氣。

魯，是我那裏還有心注意到鶴乃的好不好看呢！

就在這天，房東殺了一隻兎子。晚上一個男子陪她們吃飯，問起來知是L.的愛人Ernest君，才從Pantin來，他們差不多快要訂婚了。爲容本以Albert自命的，現在反成了一個活Werther。（未完）

權度標準

工商部駐滬辦事處，接南京工商部訓令爲劃一權度，業經該部釐訂標準，呈由國民政府審定，明令公布，玆將權度標準方案錄後。

㈠標準制　定萬國公制（卽米突制）爲中華民國權度之標準。

長度　以一公尺（卽一米突尺）爲標準尺

容量　以一公升（卽一立特或一千立方生的米突）爲標準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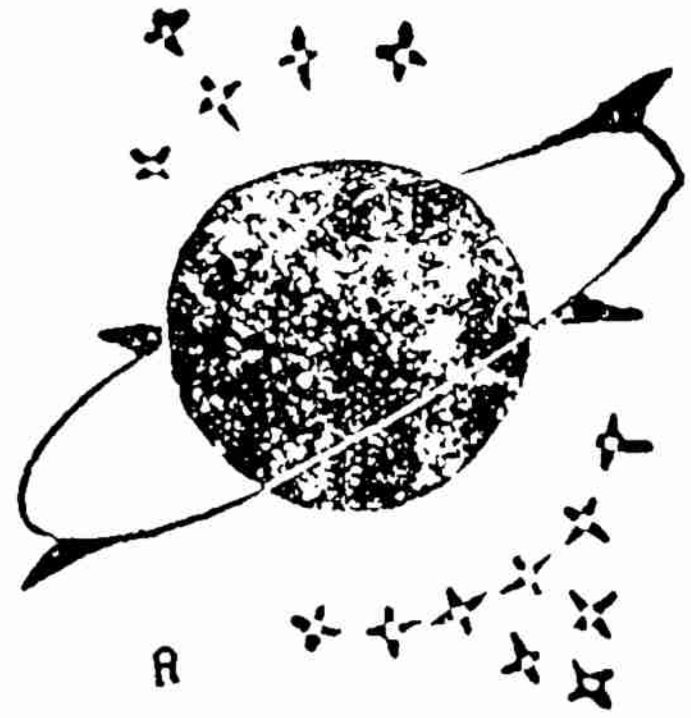
重量　以一公斤（卽一千格蘭姆）爲標準斤。

㈡市用制　以與標準制有最簡單之比率，而與民間習慣相近爲市用制。

長度　以標準尺三分之一爲一市尺，計算地積時以六千平方市尺爲畝。

容量　卽以一標準升爲升。

重量　以標準斤二分之一爲市斤，（卽五百格蘭姆）一斤爲十六兩。（每兩等於三十一格蘭姆又四分之一）



甘酒

日本加能作次郎作

黎烈文譯

——君：

村中的收穫早已完畢，無論那家人家都大概在作閉戶過冬的準備。味噌（註一）也造好了，燃料已儲滿在簷下和廄屋的樓上，每家周圍防雪的竹垣也從新編整好了，茅葺屋頂的棟梁也用繩子緊緊的縛牢了。於是男子們或在倉屋裏打草，編席子，或在大路和土地廟前搓繩索，女人們在爐邊或縫着襤褸或撚着麻苧，都在等待那悠長的冬天的到來。

村中是非常平和而又安穩。自昔便是這樣的。雖是邊鄙的山間的僻地，但叨着居民都不惜勤勞的光，幸而食糧薪炭等都比較的豐富，人情呆板得和鑄型一樣，却頗淳朴敦厚，隣人們常常相倚相扶的美風至今還存續着，以至於在村人裏面竟還不曾發生過生活上的可怕的爭鬪和軋轢。並且人人都有着深切的信心，都是安於現世而又信着來世的，所以在物質的精神的兩方面，不知道生活的不安和恐怖究竟是甚麼一回事的人還像有很多的樣子。又從外面來威脅村中的平和的事也幾乎沒有。

不過一宗，每年到了現在這樣的季節時，有一事使得村中的人們，尤其是無知的純樸的女人們極度的畏怖而受威脅。這事便是稅務官吏的襲來。說來你會有點奇異之感罷？這事的原委是這樣的。

村中自古以來無論那家大抵都造着甘酒。秋天農事完結了，這以後冬天的準備的第一著便是做味噌，但這時乘着由市上的糟坊把做味噌用的酒糟買來（大抵是由自己這方面拿來去請糟坊代造的）的機會，偷偷的便夾着帶回了一點白酒糟，（做味噌用的是玄酒糟，）這眞是為着自己家用而造的僅僅一點點兒。然而這事不知從何時起，便被法律禁止着了，所以每年到了這樣的季節時，稅務局的吏役便跑了來沿家搜檢。因而有時便有一兩個或是被沒收品物或是被科取罰金的不幸的犧牲者，大家雖以此非常害怕着，每年却還照舊不變的在偷偷的製造。

實際，這甘酒在他們是冬季唯一的最上的補養的飲料。在除薩摩芋和黃豆之外再得不到像這樣可口的通行食物和飲料的這偏僻的山村，是無論男女老幼，大家都把牠當做了比甚麼都要緊的嗜好品而寶貴着的。原來這東西一方面是他們的酒，一方面也即是他們的點心。當日中工作疲倦時，任身上站滿着草屑，偷偷的摸到薄暗的什物房，把那冷冰冰的甘酒斟上滿滿的一飯碗，咕的一口吞下時，在他們是不知道成了多大的一種慰安的。突然之間，覺得氣分清爽了，精神也從新恢復過來了，這不是很容易可以想像到的嗎？尤其是寒冷的雪夜，當夜工已作厭倦了的時候，

『吵，今晚就是這樣算了罷，喝一杯熱的甘酒去睡覺罷。』

單是聽着這樣的話由誰的口中說出，大家便呼的一聲現出像蘇生過來的神氣。於是在一把熊熊的燃燒着的最後的榾火上架上鍋子，啜飲着那熱得燙舌而又甜蜜的甘酒時的快樂，那又是異乎尋常的了。身上即刻溫暖了，一日的勞苦也覺得完全消去了，便自然能得到快眠。

因為如此，所以無論法律怎樣禁止着，他們也還是差不多把他當做生活上的必需品而在製造。雖然一方面惴惴的恐懼着被發覺，却還是不能不造的。為甚麼造這東西是不好的事呢？這理由不是他們所能知道的。依他們說，這並不是造着去出賣營利的，這不過單是一種口的安慰而已，這不和蒸芋頭與作煎豆是一樣的道理嗎？造造濁酒有甚麼妨礙呢？不消說，他們簡直覺得這事是不可思議的了，不過這既被禁止着，這便一定是壞事無疑，他們除掉這樣單純的思索以外沒有別的。可是，總而言之，犯禁的意識使得淳樸的他們的心感到深深的恐怖。那是事實，尤其是確信着官憲的權力為絕對至上的他們，徒然恐懼着這事的發覺，平常連說到甘酒這兩個字都要加以十二分的注意。一聽到有人說稅務署的吏役來了時，膽小的女人們完全像犯了殺人大罪似的，身子瑟瑟索索的戰慄着恐懼着。

* * * * *

——君：

今年這樣的季節又來了。今天村裏有着築路的工事，男子們都往村界上去了，家裏大抵只剩着女人和孩子。在重兵衛家裏有隣居治助的女人和對過源右衛門的女人集在一塊，坐在火爐旁一邊嘮嘮叨叨的談說着，一邊各自從事自己的針線或績着蔴苧。照例一到了冬天，田裏和山上的工作完結了，村裏的婦人們趁着丈夫到外面搓繩或者燒炭去了的時候，大抵常是隣近兩三家意氣相投的女伴，各人拿着自己的工作，今天到重兵衛家，明天到治助家，這樣輪流的會聚着。照這方法，一則大家節省了柴火，二則還可以得到一種樂趣。

這天從早便是薄暈的時雨（註二）的天色，又像要下雪似的，一個嚴冷澈骨的日子。三人從早起接連一邊談着種種的閒天和彼此家庭的瑣事，一邊在做着工作，但其間無意中忽然談到甘酒的事上去了。不用說，這三家都是造着的，已經將是吏役們來檢查的時分了，現在非好好

的隱藏着不可啦，去年某家和某家被搜着了啦，那時某家又是怎樣的謝罪啦，怎樣的受叱責啦，把這樣的話滔滔不斷的說着。這時有一人說：

「這雖是那樣，但在這麼寒冷的時候，燙一滿杯喝喝多好啊！」

「真的啦！既然如此，不要緊，燙一杯喝喝罷。好在現刻稅務署的老爺們也沒在這裏。家裏今年做得特別好呢，喝一杯嘗嘗味看罷。」

三十歲光景，身材俊俏，皮膚白淨，牙齒染黑着的，在三人裏面最美麗而又最富於愛嬌的重兵衛的女人這樣說着，從什物房裏斟來一小鍋甘酒擱在火爐上。恰好在這當兒，叫做「新屋敷」的區長的家的太太從這裏走過，就便進來了，於是四人一同暢飲着。不多一會，區長的太太便告辭回去了。

但是這以後大約不過二三十分鐘光景，區長的太太喘息着再向重兵衛家裏跑來了。

「……………」

「稅務署的老爺們來了嗎？」

區長的太太還甚麼都不肯說出，重兵衛的女人看着那顏色和態度便即刻領悟到了，於是面孔發青的站起身。

「是啦，來了啦，我從這裏回去不一會，便兩人一路來了啦。現在在我家裏喝茶休息着呢。馬上就要同我家裏的人一路來搜檢的，趕快尋個甚麼地方隱藏着罷。真是僥倖，我恰好到裏面去了，沒有被他們看見，偷偷的從後門跑來了，隨後我還要到旁的地方通告一下呢。請趕快尋個甚麼地方隱藏着罷。」

區長的太太這樣竭力放低聲音在那急嘴裏囁嚅似的說着，即刻便倉皇的向外面跑去了。

從重兵衛的女人起，治助的女人和源右衛門的女人大家都是怎樣的吃驚、恐怖、狼狽，那是不用說的罷。

「啊呀，怎麼好啦！好不可怕啦！真是了不得呢，如果被搜着了怎麼辦呢？今年比向來都多造了一點，並且還一口都不曾嘗過，正想從明天動手，所以滿滿的一大桶還放在廊下的屋角裏，啊，這是怎樣的愚蠢啦！」

像治助的女人那樣的人，是幾乎魂魄都嚇掉了似的慌亂着，一邊在那裏徬徨不安的打圈子，一邊便說出這樣漏嘴的話了。源右衛門的女人本來也就是一樣的。重兵衛的女人也和她們一樣，瑟瑟的戰抖着，時而跑到外面看看，時而跑回來，差不多弄到不知所措似的。

一會兒，治助的女人和源右衛門的女人，針線也好，甚麼都不管，去在一邊，各自跑回自己的家裏去了。雖說是鄰居和對過，但其間還隔着兩三枚田圃長的一段坡路。恰好當治助的女人走過了前面田圃的畦路，正向自己家裏的倉屋後面跑去時，突然看見對面大路上走來了兩個留着口髭戴着眼鏡的年輕的穿洋服的紳士，年老的區長在前面領帶着，正向自己的家裏走去。這女人大吃一驚，只好在倉屋後面隱藏着身子，說她隱藏還不對，其實是蹲伏在那兒的。她一面胸中在砰砰的跳躍，一面屏息着在窺探動靜。

「喂，甚麼人在家嗎？」

稅務官吏走入土間 註三 叫喊着。

「誰都不在呢。」裏面小孩子的聲音答應着。十二歲的長男和妹妹一塊兒在看着家兼在遊戲

「到那裏去了？」

「父親築路去了，母親走入家去了。」

「到那裏去了不知道嗎？」

「哎，不知道。」

「怎麼樣，你這裏藏着有甜蜜的東西嗎？」

「…………」

小孩子沉默着甚麼都沒有回答。女人一面聽着這對話，一面覺得吏役們現在已經走進家裏去開始搜查似的，心裏慌急得利害，稍爲誇張點，甚至連自己被加上着人的縲絏拉到監獄去的事都想像到，因而愈加惴惴不安起來。隨又聽着下面的會話。

「沒人在家就沒辦法啦！走進甚麼人也不在單只有小孩子的人家去搜檢，在道理上是說不過去的，那麼沒有辦法，只好算了罷？」

「是啦請區長先生好好的對他們說罷，這家人家像是造得很多呢！」

於是一行人由向頭門走出僅只由外面向廊下的屋角窺視了一下，便往別處去了。

女人好像拾着了性命似的歡喜着，一面雀躍着向家裏走去，一面安心的撫拍着胸脯，因爲小孩子們沒有回答吏役的詢問而雙救了，爲褒嘉和慶祝起見，第一次開了甘酒的封，既給孩子們喝了，自己也嘗了味道。

* * * * *

吏役們由治助家出來，卽刻便到重兵衞家去了。重兵衞家因爲早就敏捷的好好的藏在地板下芋窖裏面的緣故，安然無事的通過了。但對過源右衞門家裏本來用小飯桶做着三桶的，還只藏過兩桶在竈屋的樓上，現在還剩着早已喝了一半的一桶，正在周章着想把牠藏起來時，恰好吏役們已經走來了，於是到底隱瞞不住了。女人非常恐懼着，叩首於地，謝罪不已。

「老爺們，我知道你們是慈悲的，請你們饒恕我這一次罷。實在是沒有甚麼可辯的。我並不是不知道這事是犯着朝廷的法度，無奈那餓鬼左想吃右想吃的說着，實在沒有辦法，雖明明知道不好也只得做了一點，眞是只有這一點點的。這以後是無論怎樣決不再做這樣的事了，求你們饒恕了這一次罷！」

這完全像唸佛一樣，用一種獨特的有節奏的悲哀的調子，熱心的巧言哀求着。吏役們雖感到她那話裏有多少虛僞和衒惑，但一看到那稍有幾分顏色的中年女人神妙的畏懼着，差不多只是合掌哀求，便自然而然覺得不好意思取嚴酷的處置，加之區長又在旁邊說着情，於是他們便不深咎，只警誡着將來便算了事。

這時候，稅務署的吏役來檢查的消息已經傳佈於村中。親切的區長太太，把牠當做村中的一件大事似的，對彷彿造着甘酒的那些人家挨戶警告着。淺黃的手巾包着頭，脚上自襪子套草鞋，身上穿着沒有袖的胴着罩，稍爲駝背的老了的她的身姿，在催着時雨的寒空底下，忽而在沿着那面的畦路走，忽而隱在這面的樹林裏面，忽而又在小溪的橋上出現過來，在不停的蹬蹬的急走着，說不出的過分的給人以異樣的不安之感。

「……造着甘酒的請趕快隱藏起來啦!」

這樣，她由這家跑到那家巡回廣告着。在外面築路的男子們也早就知道這意外的事了，因爲恐怕跑回去弄出了不好的事情反爲不妙，所以大家心裏都抱着不安，而外面却作裝不知的樣子在繼續工作着。故此無論那家都只有婦人們一時由上到下的大亂着。大抵都是拿到地板底下的芋窖或是蓄着柴的竈屋樓上藏着，但其中也有搬往屋後的竹林中藏着反被嗅到了香氣而大遭叱責的。也有因爲聽着治助的女人爲着沒有在家而獲救的消息，於是自己也偷偷的向外逃走轉被看破了叫向轉來挨着臭罵的。

稅務署的吏役們在來到村中以前，原來早在市上的精坊調查好了的。在精坊那方面大部分雖是記着賣出作味噌用的玄酒精的賬，但想全部是這樣作弊却做不到，因此根據着這帳簿可以知道大體甚麼人家造着有甘酒。然而他們本來的目的也似乎並不一定要捉着違犯者依照法令嚴重處罰他們，雖然形式的而又警告的跑到人家去搜檢一次，即或發見有違犯者，只要他肯正直的溫順的求饒，大抵是只警誡着將來，寬大的放過了事。並且他們似乎對於這樣的職務很感興味而在享樂着的樣子。無智的正直的婦人們，只一味恐怖震慴，那單是見着也們的姿容便縮做一團驚惶失措的樣子，也像是給了他們一種快感。尤其是有幾分顏色的和年輕的女人，像更是使他們喜歡。不用說，他們對於這樣的女人們是溫和而又寬大的。有時候故意像煞有介事的威脅着，隨後又表示着寬大以買對方特別的感謝和嬌媚的事也似乎常常有之。

可是對於年老的醜陋的老婆子們，尤其是對於那些特別頑固而又不正直，獻鼻狡詞辯護的東西，他們便動輒反動的使出不懷好意的苛酷的態度。在村端有家叫做權吉的小酒店。這家人家彷彿每年都造有很多的甘酒。但今年雖然把酒糟備好了，却還一點都沒有動手做。

「怎麼樣，老媽媽，聽說你這裏也做着有甜蜜的東西啦，可是……」

吏役一走進了店裏便說。

「那兒的話，你老。這樣的東西連粉屑大都不曾做啊。嚇人啦。若是被査見了罰起錢來怎麼得了呢。」主婦的老婆子因有着今年不曾釀造的確信，故而氣勢強壯的得意洋洋的否定了。

「是嗎？眞的嗎？」

「哎，哎，你老，一點也沒有扯謊。」

「老媽媽，不要太嘴強罷，我們很知道的呢。」

「可是，你老，誰然不知誰人在你老面前這樣饒舌，但不能造的東西是一點也沒有造的。如果你老見疑時，搜檢也可以，甚麼都可以。」

吏役們彼此目語了一下。

「如果別的人家造着有甘酒時，請老爺們好好的對他們說，請他們以後不要再造了罷，不然，小店的酒（此係指公酒。譯者註）賣不出去，生意會做不成了啦。」

老婆子以爲自己講得巧妙，得意的把鼻子聳動着說。

「但是老媽媽，你家裏近來像買了很多酒精呢。」吏役的一個打着了要害。

「是，買着的。一點也不隱瞞，買了就說買了。不過這是預備放在漬物（註五）裏面去的，單是買了一點兒玄酒精，所以造甚麼甘酒的事是絲毫沒有。」

「是嗎？那麼這些酒精怎麼樣呢？」

「有的。」老婆子心氣不定的說着，「這兩天幾次想把牠放進漬物裏面去，但因爲事忙着……」

「那麼，你拿給我們看看。」

老婆子吃了一驚，但沒有辦法，只好立起來，從裏面尾裏搬來了一隻袋子。

「呀，你這東西，這不是白酒精嗎！」稅務署的吏役對袋子裏面看了一看，粗暴的說着。

「啊？是白的啦？有這樣的事啦，呀！這一定是那孩子買錯了啊。」老婆子獨語似的裝着不知的樣子說。「近來託人去買了來，沒有打開袋子看，就照着原狀擱在一邊，所以絕不知道裏面是白酒精呢。」

「老傢伙，是白酒精不行呢。——那麼漬物在那裏？」

「在倉屋裏面。」

「既是這樣，即刻在我們眼前把牠倒進去罷。白的不更加出味嗎。」

「是，是。」

這樣調侃的說着，老婆子自然不能不完全絕望了。

她只好飲泣吞聲的同吏役們一路走到倉屋，把這些酒精一點不留的倒進了那不知甚麼的漬物桶中。

「從底下把牠透底的攪一攪。」

老婆子恰像奉着了玉帝的命令一般，一句話也沒回答的服從着了。

這意外的事情又給了村裏的人們以異常的衝動。和權吉的老婆子一樣，單是買來了酒精還沒有造甘酒的很不在少，這些人心想自己不會遇着同樣的倒霉嗎，於是更爲一種新的不安與恐怖而戰抖着。

* * * *

最後還發生了一宗說是悲慘也可以說是滑稽也可以的事情。那便是稅務署的吏役們到仁兵衛家裏時所發生的。這家人家的女人是附近一帶有名的美人。她生長在隣村的某貧戶，嫁給這村中有數的資產

家仁兵衛作妻子是很不合身分的。但她是老板，（雖說是老板，但現在還不過三十歲而已，）仁太郎從年輕時便深深的愛着，不顧周圍一切的反對，尋死覓活的鬧着才娶到了的女人。她雖是一個老實的女人，但那圓臉之光彩煥然，肌肉之豐潤，及其嫣然微笑的一種不能言傳的魅力，是使人一見便神魂顛倒的豐肥的豔麗的美人。這女人當她丈夫出去築路不在家的時候，爲着有點事情，從早便回到鄰村的娘家去了，當她回來時正是那照例的甘酒亂子鬧得最利害的時候，已經到了吏役來到鄰家的地步。她非常狼狽着，連換衣服的時間都沒有，連忙把那釀着滿滿一大桶的甘酒隱藏在竈屋樓上。從門口的土間登上了樓梯，正當她用兩手把那隻有耳的大桶抱放在胸前爬上了四五段梯子時，突然吏役進來了。

『喔噫，喂喂，那是甚麼，怎麼幹的？』——一人叫喊着。

『嚇！』

她因爲驚嚇和恐怖，微微失聲的回轉頭來看，但就在這剎那間，大概是因爲兩手抱着的桶的重量和身體失了平衡作用罷，一下失脚，呀的一聲即刻連那滿盛着甘酒的大桶一同筆直的向土間的地上倒下了。雖幸而沒有受傷，但她由頭至胸全身絡着雪白的粘人的和粥一樣的甘酒，暫時因爲身上的痛楚和羞恥，起身都起來不得，就倒在那裏動也不動的啜泣着。當然，吏役們是連正眼都不敢看便慌忙的逃走了。

* * * * *

——君：

稅務署的吏役們是這樣突然的恰像憎惡平和富於嫉妬心的惡魔一樣來襲着這村子，暫時之間，使人人受着威脅感到恐怖。隨後，到將近晚邊時便像影子似的消去了。正和可怕的風颶一過之後似的，村中又再回復本來寂靜的平和與安穩了。並且人人在欣喜着從今宵起可以沒有一點甚麼恐怖的安然酣飲他們的甘酒。

雪跟着夕暮霏霏的落下了。

大寒小寒，

從山頂降來。

小孩們歡喜的歌聲，山鳴谷應的從各處揚起了。

（註一）日本人最通常的食物，和我國的豆醬相似。

（註二）秋冬之際，時落時止的細雨。與我國的所謂「時雨」異。

（註三）日本房子沒有地板和牖子的光地。

（註四）和緊身相近的一種便服。

（註五）如我國醃醬菜之類。

（加能作次郎爲早稻田派的健將，擔任文章世界的編輯甚久，對於日本文壇，有過相當的貢獻。他最能以素朴而有情趣的筆致描寫北海的農村生活，博人稱譽。他的作品大概都有一種獨特的飄逸瀟脫的風味。）

一九二七，九，十，譯於東京

國際形勢概況

近代歐洲外交史

周鯁生編　定價　紙面一冊二元四角　布面一冊三元九角

此書從維也納會議起直至大戰後巴黎和議止所有近百年來之外交風雲各國外交政策以及外交家操縱之手段爲研究外交與政治之人所必讀欲明歐洲外交而無法窺見其全者得此書不啻得一寶筏凡此書於各項條約均加批評各時代之分析亦極明白

戰後新世界

張其昀等譯
竺可楨等校
一冊定價四元

本書著者美國鮑曼博士爲地學界老宿曾與巴黎和會被聘爲釐定疆界委員此書凡三十餘萬言於民國十年出版十二年後加增補本書宗旨所以論述世界各國之地位與各種條約之因果關係大抵以政治地理爲中心以自然地理爲背景又以經濟地理歷史地理人種地理宗教地理等之最新事實爲其佐證至其眼光之遠大思想之如顯選材之精詳圖表之豐富實爲現代學術界之偉作也就法國地學家白蘭漢論此書有云「數年以來此書在政治地理學上有偉大貢獻之貢獻無能與之抗衡者」凡欲明瞭最近地理學上新學說及世界最近大勢者不可不讀

中俄關係略述

陳登元著　一冊　五角

本書共分七章（一）引言（二）俄羅斯所受於近東問題之痛苦（三）俄羅斯與遠東（四）遠東之破綻（五）俄羅斯侵略中國之大成功（六）俄國政變時之中俄（七）蘇俄與中國之關係

英文 中國外交史研究

夏晉麟編　一冊　三元

本書對於外人在中國境內之領事裁判權　租借地　勢力圈　門戶開放主義　軍警　關稅諸問題均有詳細之論述

國際聯盟概況

鄭績秀編譯　一冊　二元

本書就國際聯盟會中近年之成績摘要編譯以備國人研究國際問題者之參考全書七編內國際法庭一編爲該法庭法官王寵惠博士親自擬定尤見精確編首有精圖十餘幅

世界大戰全史

張乃燕著　一冊　三元

當世界大戰時著者適遊學歐洲得實地調查戰事真相并搜集各方書報遴選要點編成巨帙綜計全書凡七百餘頁地圖插畫二百餘幅尤爲新刊中精審之作

國際關係論……九角
國際紛爭與國際聯盟……一元六角
國際聯盟及其趨勢……二冊一元六角
近百年間國際政治史略……三角
近時國際政治小史……二角
華會見聞錄……一元
華盛頓會議……一元
中國外交史……一元八角
中外訂約失權論……二角
對華門戶開放主義……二角
現行國際法……紙面二冊四元　布面一冊四元六角
國際公法要略……四角五分
平時國際公法……一元
戰時國際公法……六角
中國國際法論……九角
中國國際條約義務論……一元五角
增訂國際條約大全……三元

商務印書館出版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七年五月一日

◉國民革命軍佔領濟南後，即分兵進攻德州，方振武被任為濟南衛戍司令，日兵在濟佈置極嚴重之警備。

◉奉方會議決定以黃河北岸為第一防線，德州河間保定為第二防線，馬廠長辛店為第三防線。

同　二日

◉日本司令福田彥助抵濟南，方振武晤日軍旅長，聲明維持秩序，保護外僑，請撤消日兵之特備。

同　三日

◉濟南中日兵隊衝突，先是日兵挑釁，在商埠四馬路一路口，魏家莊附近，禁止徒手黨軍通過，衝突時日兵開槍傷軍民，惟開機槍大砲，求發中方制軍，則令軍合退，事變乃即行搜集證據，並從交涉，日本方面尤張大其事，調兵增援。

◉馮軍總部移設新鄉。

◉黃紹雄由滬攜眷回桂。

◉廈門事案，移國民政府外交部交涉。

同　四日

◉濟南日軍挑釁，情勢益趨嚴重，日兵殺我交涉員蔡公時，戰地政務委員會外交處人員幾全被殺，外交部長黃郛臨時辦公室亦被搜查。

同　五日

◉馮玉祥赴濟南，與蔣介石會晤。

◉正太線奉軍退出井陘。

◉北京外部，對濟南日兵衝突事件，亦向日使提出抗議。

同　六日

◉中央黨部緊急會議，議決將此次日兵在濟南暴行，通告日內瓦國際聯盟，請公判。

◉蔣介石由濟南退駐黨家莊，並令全軍即離濟南，分別繞道北伐。

同　七日

◉黃郛返甯，蔣馮電令王正廷赴濟南辦理一切外交事務。

同　八日

◉黃郛在甯報告濟南事變經過。

◉日本福田師團長於七日致最後通牒於蔣介石在濟南之代表，其大意(一)嚴懲與本事件有關係之南軍高級幹部。(二)解除在日本軍前抗爭之軍隊武裝，(三)駐辛莊張家莊之中國軍隊，須在二十小時內撤退，(四)停止反日宣傳，(五)濟南及膠濟鐵路沿線兩旁二十華里以內，禁止駐屯中國軍隊。該代表以蔣已離濟，未能答覆，福田即下令對濟南城砲轟，並襲擊辛莊之方振武軍隊。

同　九日

◉日本決第三次出兵，令名古屋第三師團動員，現役預備共一萬五千。

◉張作霖發出通電，宣布停戰，謂正太彰德兩路，已停止攻擊。國內政治，但期國民有公正之裁決，斷不作無謂之堅持，是非聽諸輿論。

同　十日

◉日兵在濟南之暴行，已激動全中國人民之反日情感，各地紛起抵制日貨。

◉譚延闓以國民政府主席名義，為濟案事致電瑞士日內瓦國際聯盟秘書長德蘭孟，請召集理事會集議。

同　十一日

◉駐美李代表電國府，謂勃拉克氏面請國務卿開洛，請以美國政府為中日間之公斷人。

◉晉軍克石家莊。馮軍占領順德。

◉長蘆鹽款為褚玉璞扣留，不解北京。

同　十二日

◉電通社消息云，北軍放棄德州，由馮玉祥軍入據。

同　十三日

◉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全體中國會員柯紹忞等爲表示反對日兵在濟南之橫虐行動，於十三日議決全體退出該委員會。

同　十四日

◉一一二三慘案特種法庭開審判庭。

同　十五日

◉馮軍進逼馬廠。

◉華盛頓電，美議員勃拉克氏在美國下議院外交委員會提出議案，謂中日爭端應由美國務卿，中國駐美公使，日本駐美公使及國民政府，互相協商以求解決。北京消息，則謂日本拒絕美國及他國從中調停，濟案由中日直接交涉。

◉天津各國軍官在日武官新井處會議，新井主列國聯合防津，二十華里內不使有戰事，英美法意均主照向來辦法，保守租界。

◉使團消息，日對南北首領，將提出濟案條件：（一）出兵費，（二）膠濟全線二十里永不許作戰，（三）賠償日方損失，（四）懲責負責者，（五）中日滿蒙諸懸案依日方希望而解決，則日軍立即撤退濟南。

◉國府會議，任李宗仁爲第四集團軍總司令。

◉全國教育會議閉幕。

外國之部

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

◉日政府又宣布議會停會三日。

同　三日

◉日內閣準備改組，鈴木內相已提出辭呈。

◉阿富汗王抵俄境，由蘇俄代表克拉辛歡迎如禮。

同　四日

◉日本國會通過彈劾內相案。

同　五日

◉德美和平公斷條約簽字。

◉阿根廷選舉總統結果前任總統伊立戈顏得當選。

同　七日

◉日本國會特別會議終會，不信任案流產。

◉英國會通過平等選舉權案。

同　八日

◉美國資本家多人在巴黎與阿富汗王締結關於阿富汗重要油礦讓與權之合同。

◉日本田中首相又令名古屋第三師團動員，是爲日本對華之第三次出兵。

同　九日

◉國際絲業大會在巴黎開幕。

同　十日

◉印度加爾各答發生罷工風潮。

同　十一日

◉波斯政府下令取消投降條約，又與英國訂定稅則自主條約。

◉美參院核准對德意志之新公斷條約。

同　十二日

◉意參院通過選舉改革案，依此案，則意大利全國，將以代表四百人組成一個選舉院。

同　十四日

◉德外長史德萊斯曼患病，已取銷其選舉宣傳。

同　十五日

◉美總統批准密西西比河工案，需款逾美金三萬萬元。

◉波斯與德國締結臨時商約，許住於波斯之德人享有與英人所享同樣之法律保障。